

中東局勢與聖經預言(陳希曾)

——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目錄：

- 第一章 山雨欲來的中東局勢
 - 第二章 聖經預言知多少
 - 第三章 「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 第四章 「連根都枯乾了」
 - 第五章 「樹枝發嫩長葉」
 - 第六章 「那如鴿子飛回的，是誰呢？」
 - 第七章 失落支派何處尋？
 - 第八章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 第九章 「忽然進入祂的殿」
 - 第十章 「無花果樹」與「各樣的樹」
 - 第十一章 雙城的故事
 - 第十二章 聖殿重建難題之一：同一座山頭，同一塊基石
 - 第十三章 聖殿重建難題之二：稱義和成聖
 - 第十四章 聖殿重建難題之三：隱藏之子難尋
 - 第十五章 聖殿重建難題之四：智慧之子難尋
 - 第十六章 哈米吉多頓大戰
- 參考書目
- 附錄一：耶路撒冷與聖殿山簡史
 - 附錄二：以色列地理一瞥
 - 附錄三：今日以色列小統計
 - 附錄四：製造「聖經藍」的化學過程
 - 附錄五：從耶路撒冷看天下
 - 附錄六：中東及西亞地理一瞥
 - 附錄七：黑海區域地理一瞥
 - 附錄八：中亞地理一瞥
 - 附錄九：東南亞地理一瞥
 - 附錄十：東亞地理一瞥

附錄十一：中東各國戰力比較

附錄十二：古巴比倫城一瞥

附錄十三：空中花園一瞥

附錄十四：侖巴族輾轉遷徙路線

寫在前面

在十八世紀中葉，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有一天在宮廷裡召見德國貴族辛辛道夫 Count Nikolaus von Zinzendorf。不信聖經的腓特烈知道辛辛道夫是家喻戶曉的基督徒，在談話中向他挑戰，要他舉證證明聖經的真實性。辛辛道夫不慌不忙的回答了寥寥幾個字：「猶太人！」給了一個最簡潔而有力的答案。

事實上，辛辛道夫的回答是一語道破了聖經中一大系列有關猶太人的預言及其奇妙的應驗。比辛辛道夫還要早半個世紀的哈佛大學校長馬特 Increase Mathier 就早已著書論到這些預言，並深信四散的猶太人有一天要回到他們的故鄉。從辛辛道夫起，一百五十年後才有所謂的錫安復國運動，兩百年後以色列才正式復國。

將近三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比辛辛道夫或馬特看得更清楚，有許多有關猶太人的預言都逐一的應驗在我們眼前。以色列的復興從 1948 的復國，到五零年代和九零年代兩批的回鄉潮，到 1967 耶路撒冷的回歸，到彌賽亞回來以前的聖殿重建，整個世界局勢的演變，似乎都朝著這個大方向，按部就班地按照神的時間表進行著。在以色列復興的四部曲裡，其中復國和回鄉兩項預言的應驗，大致可算底定；至於耶路撒冷的回歸，不論局勢如何發展，如果耶路撒冷繼續不斷地保持在以色列手裡，那麼路加二十一章所說的「外邦人的日期」就算是期滿。然而最近巴勒斯坦人對於耶路撒冷和聖殿山主權的堅持，使得大家對於聖城和聖殿兩項預言在短期內應驗的期盼罩上一陰影。

最近八個月來，以巴衝突不斷，中東緊張情勢急劇升高。筆者寫這篇序的時候，正值以色列舉國歡騰慶祝她的五十三歲生日，而巴勒斯坦人卻黯然度過他們所謂的「災難日」，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有數千民眾集會遊行，為「災難日」默哀三分鐘。就在同一天各處也引發了更多的流血衝突：一名猶太墾民被擊斃，四名巴勒斯坦人被殺，另有一百多人在佔領區的暴力衝突中喪生，使得自去年九月爆發動亂以來，以色列佔領區的死亡人數高達五百三十六人。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對於以色列的態度絲毫沒有軟化的跡象，在「災難日」的演說中，依舊堅持：「以色列的軍隊和墾民必須從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完全撤離到一九六七年以前原有的邊界，巴勒斯坦難民的問題也必須解決。」

這一本書《中東局勢與聖經預言—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就是在這一段中東局勢動盪期間，根據臺灣好消息電視臺空中主日學的講稿整理而成。除了保留原講稿的內容並加注資料來源之外，我們又增添了不少其它的相關資料，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讀者而前。這些歷史性和時事性的資料使得這本書側重資料性過於說理性，如此一來，我們期盼能深入廣大的讀者群，尤其是慕道的朋友、初信的聖徒、和福音的使者，但願這本書成為慕道朋友接受救恩的管道、初信聖徒得以堅固的幫助、和福音使者傳遞話語的參考。對於有志深入鑽研聖經預言的讀者，我們在書尾特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參考書目，以

期收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這一本書得以出版，是因為神的恩典開花結果，願將最深的感謝歸給那愛我們，為我們捨命的主。這一本書雖然代表著筆者的一些讀經心得，然而本書所列的參考書目可以證明：書中重大的亮光都是來自基督兩千年來，在祂的身體裡所儲蓄的豐富，我們最多不過像路得跟在波阿斯的僕人和使女後面拾取一些麥穗而已，因此心中怎能不懷著一份感激之情呢？

作者

2001.5.21 於紐約

【第一章】 山雨欲來的中東局勢

『神啊，求你不要靜默；神啊，求你不要閉口，也不要不作聲。因為你的仇敵喧嚷，恨你的抬起頭來。他們同謀奸詐，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議，要害你所隱藏的人。他們說：“來吧，我們將他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紀念。”他們同心商議，彼此結盟，要抵擋你，就是住帳棚的以東人和以實瑪利人，摩押和夏甲人，迦巴勒、亞捫和亞瑪力、非利士並推羅的居民。亞述也與他們連合；他們作羅得子孫的幫手。』

『他們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

詩篇八十三篇第 1-8 節及第 12 節

一、前言

當我們回顧，從 2000 年七月起，整個中東局勢的演變與發展，並且對照上面這段聖經經文，我們不得不驚訝詩篇八十三篇是如此生動地把中東問題的焦點為我們描繪得這般淋漓盡致。讓我們首先摘取幾則新聞頭條，讀者便可一目了然，好像眼前發生的大小事件都是為聖經的話加上註腳，藉此向世人開啟，神在這世代依舊說話：

「巴勒斯坦 9/13 日建國，定都耶路撒冷」(7/5/00 中國時報)

「聖殿山以巴衝突，兩百多人死傷」(10/29/00 法新社耶路撒冷電)

「埃及最大伊斯蘭民兵級組織精神領袖，拉曼獄中呼籲屠猶」(10/6/00 中國時報)

「伊拉克招募志願軍發動對以色列的聖戰」(11/10/00 CNN)

「伊朗傳令哈馬斯發動襲擊」(10/16/00 香港蘋果時報)

「阿拉伯世界爆發反美、以的示威」(10/7/00 BBC NEWS)

「利比亞格達菲：必須宣戰或宣佈經濟抵制」(10/7/00 BBC NEWS)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為敵呢？而依據上段聖經經文：「他們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又是指著什麼而言呢？根據統計，聖經裡百分之廿七都是預言，而其中詩篇八十三篇又是其中一則很重要的預言，到底這段預言又與中東的局勢發生怎麼樣的關係？一連串的問題存在我們世人心中，也道出世人是那麼的渺小。相對地更顯出這本古老的聖經永恆無比的價值，執筆之時，以色列仍然瀰漫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現在讓我們對她作深入的探討與分析。

二、以巴近期局勢

回顧以往歷史，自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建國以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迭起。去年（西元 2000 年）七月中旬，以色列總理巴拉克與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在美國大衛營進行為期將近十五天的和平高峰會，談判失敗後，九月廿八日以巴爆發了近十年最血腥的動亂。

動亂的起因

「九月廿八日，以色列主要反對黨右派 I 聯合黨」領袖夏隆造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長期爭執的耶路撒冷東城【聖殿山】……，此舉被巴勒斯坦人領袖解讀為『危險的挑釁』並引發近兩百名巴勒斯坦的學生與以色列鎮暴員警嚴重的衝突，包括巴勒斯坦人自殺炸彈攻擊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已造成近三百五十人喪生，上萬人受傷。」(9/28/00 中國時報以及 12/31/00 中央社)

這次衝突如此的嚴重，導因于巴解組織於去年七月四日午夜片面宣佈不論是否與以色列達成最後和平協定，巴人都將在九月十三日宣佈建國，並定都東耶路撒冷。

奧斯陸協議

在這之前，為化解以巴雙方的紛爭，在國際斡旋下，一九九三年首次達成和平協定，又稱「奧斯陸」協議，雙方同意以土地換取和平，正式展開中東和平進程，經過七年來的曲曲折折，解決了許多枝節問題。這次希望再度透過圓桌會議，能夠達成最圓滿的結果。

另一方面，以色列建國已逾半世紀，然而他們一直活在戰爭的陰影底下。他們關心下一代子孫的前途，尤其不願他們的兒女在烽火底下過日子。當他們的兒童上學或是遠足的時候，常常是武裝的軍警各在前後保護他們。因此，形容他們是在刀光劍影底下長大的小孩並不為過。由於不耐長久的政局動盪逼得以色列人呼喊出：「我們要和平」，不惜任何的代價，甚至願意用土地以換取和平。

以巴高峰會議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也希望能早一日在他們的家鄉建國，所以到了去年，巴解領袖阿拉法特提出要片面的決定宣佈在巴勒斯坦建國時，世界就緊張起來。美國總統柯林頓感覺到事態嚴重，就在七月份的時候，招聚雙方在美國有一次高峰會議，這是與會各方一致認為是一次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談判。

這一次的圓桌會議，原先預定從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八日在大衛營舉行，剛好是柯林頓要出門到日本之前。由於談判未果，柯林頓寧可延期訪日，但是談判還是遲遲無法定案。柯林頓不肯甘休，指望從日本回來後能夠繼續參與談判。但是很可惜，最後的結果並沒有成功，談判還是破裂了。到了去年年底，幾度雙方仍然嘗試敲開談判的門，連俄國總理普亭也於十一月廿四日提出俄版「和平方案」，以色列總理巴拉克也於十一月三十一日提出過渡協議方案，以及柯林頓在他卸任前不久再提出新「折衷協議」，然而最後都一一觸礁。雖然在今年二月以色列大選以前，以巴雙方再度展開較低層次的圓桌會議，可惜由於以色列大選及美國總統新任的諸多不確定性，使人無法寄予厚望。

三、以巴會談幕後

雙方談判對手

論到去年七月關鍵性的以巴會談，根據美聯社的報導：「坐在談判桌一方的是現年五十八歲的巴拉克，他有卅六年的軍旅生涯，個性沉靜而專注，倚重一群緊密結合的顧問，其政治立場屬溫和派。巴拉克以和平訴求當選以色列總理。」(七月二十日美聯社) 因此，巴拉克在前年（一九九九年）五月大

選上臺後，即誓言力謀中東和平，率先自黎巴嫩南部撤軍，解決了以、黎之間的部份衝突。至於巴拉克的對手，也就是「坐在談判桌對方的則是現年七十歲的阿拉法特，為人多禮又好客，但他要求親信對他忠誠。只要有人忤逆他，隨即動怒。他長期患有帕金森症，畢生以巴\$)) 斯坦獨立建國為他追求不懈的職志」。(美聯社)

雙方積極的態度

按理而言，這次在美國大衛營展開的談判，有相當的機率可以達成協議。遠在召開會議前一個多月，柯林頓表示：「以巴和約在望」，並且說：「以色列總理巴拉克重申了同巴勒斯坦人達成和平協定的決心，目前需要動力，促使以巴雙方達成協議。」(06/01/00 BBCNEWS)

「就在高峰會當天，以色列司法部長貝林表示：『高峰會僅此一次，下不為例，如果雙方未達成協議，代價可能非常高。』巴勒斯坦內閣秘書拉曼表示：『如果高峰會失敗，巴勒斯坦人會覺得他們使用的所有和平方式都無效，那將意味著衝突和對立。』而以以色列軍方電臺報導：『巴拉克本人原本認為高峰會成敗機率各占一半，但現已修正看法，認為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上升為百分之五十一。』」(07/11/00 路透社)，甚至巴拉克總理在前一天發表全國電臺和電視講話，直接呼籲人民支持他克服政治分歧，在高峰會談中達成和平。

從上述對話，似乎可以嗅出當時中東的天空瀰漫一般非達成和平協議絕不中止的強烈意願及決心，甚至用「孤注一擲」來形容也不為過。

然而，中東的風雲究竟是「詭譎多變」，特別是在耶路撒冷的上空。

和談失敗

七月十一日高峰會會議開始展開，七月十九日柯林頓仍舊留在大衛營：延遲一天至日本，十九日深夜白宮宣佈大衛營以巴高峰會失敗，不到三小時，後又峰迴路轉，以巴雙方同意重回談判桌，為解決雙方半世紀的衝突繼續努力，調停工作由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接手。

柯林頓在廿日凌晨召開記者會，聲音沙啞的對記者說：「沒有人想退出，沒有人想放棄。」巴拉克的助理亞尼夫在大衛營附近對以色列電臺說：「我們得找出解決荊…我們得竭盡所能解決此事。」二十一日柯林頓抵達日本參加八國高峰會，廿三日柯林頓心系大衛營，提前返美，參與這次「馬拉松和談」，廿五日晚上，以巴和談再度宣告流產。

爆發流血衝突

在七月廿九日以後阿拉法特開始出訪遊走各國，尋求建國的支持，巴拉克則得面對國內一連串的政治難題，迎接他的是右派人士的憤怒，與左派人士的失望。八月十八日美國柯林頓表示願助以、巴再有會談的幫助，至九月上旬，巴解宣佈建國期限延至十一月十五日，惟至九月廿八日爆發「聖殿山」激烈的流血衝突，國際間呼籲雙方中止暴力，同時設法打破謀和的僵局，截至廿世紀的最後一日，衝突仍然不斷。

變幻難測的局勢

從去年年初，甚至更早的謀和努力至年終雙方仍然僵持對立。雙方的談判代表、美國特使以及國務卿、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以及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等在中東的天空中穿梭如織，所企望的是和平協議的締結。另一方面，海珊多次號召聖戰，巴勒斯坦「法塔：組織起而抗爭，以及哈瑪斯和回教什葉派「真

主党」的恐怖行動，美國驅逐艦遭受自殺式的攻擊等等，又交織成另外一幅硝煙四漫的景象。

不論是戰爭或和平，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因素在作梗，使得中東高峰會雙方無法達成協議？

以土地換和平

在以色列方面，曾「在去年（西元二千年）三月十六日與巴勒斯坦當局達成協議，同意再讓出西岸百分之六、一的土地，這使得巴勒斯坦控制的西岸土地達到百分之四十二、九，這項過渡性協定乃為五月份簽署架構性協定，以及在九月十三日以前達成最終的全面和平協議做鋪路。」(03/16/00 BBC NEWS)當然阿拉法特希望能夠從以色列得著更多的領土，因著架構性協議（亦即中東高峰會的會前會）的延宕，在美國的介入下，阿拉法特將抓住難得的機會，希望借著正式的高峰會或許可以得到借著戰爭所得不到的利益；為促使雙方盡速達成協議，美國柯林頓政府推動舉行三方高峰會議，希望雙方都能相互退讓，起初高峰會的消息全面封鎖，但談判之後其中內情終於慢慢的浮出抬面。

「據外泄的檔指出，以色列希望保有西岸約百分之八的土地。」(07/14/00 中國時報)。換言之，以色列政府同意讓出約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二的土地。「只要巴方承認以方擁有整個耶路撒冷的主權，巴拉克有意將約旦河西岸九四·五%至九五%的土地交由巴人全權接管。」(07/19/00 中國時報)

耶路撒冷的主權問題

很顯然在土地方面，以色列政府作了最大的讓步，甚至從這裡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希望和平的到來顯得相當的迫切，不僅如此，在其它方面，巴拉克總理也作了一定程度的配合，而在巴勒斯坦建國方面，「巴拉克曾一再表示若巴人願意放棄東耶路撒冷的主權，以色列國可考慮承認巴勒斯坦國，使得阿拉法特一度陷入兩難。」(07/21/00 聯合報)，但阿拉法特卻未作相對的回應，這使得「高峰會後的記者會上美國柯林頓述及時表示：『巴拉克前往大衛營參加高峰會，已經把他個人的政治前途置之度外——。』藉此盛讚巴拉克的勇氣與遠見，但幾乎全未提及阿拉法特。」(07/26/00 華盛頓郵報)「當記者問起何以對兩人的待遇不同時，柯林頓回答說：『也許原因是以色列花了更多時間準備，想得比較徹底，所作的讓步也比較多。』而在背後『巴勒斯坦人對於柯林頓的論斷感到震驚，這是過去多年來阿拉法特首次無法義正詞嚴』」(10/15/00 聯合報系)

因此，很顯然，整個談判的焦點，不在政治上，也不在土地上，或受壓迫上，而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主權上，這也正反應在阿拉法特所宣佈的：「巴勒斯坦人要建國，並且定都東耶路撒冷。」這句話上。

回猶聖地之爭

東耶路撒冷的範圍乃是包括現今的橄欖山以及耶路撒冷舊城。翻開歷史，耶路撒冷之所以成為焦點，不僅僅因著是一座京城，乃在於位於耶路撒冷舊城區東南隅的聖殿山，占地十四公頃，略呈長方形區域，也就是聖經上所提及的摩利亞山，那是亞伯拉罕獻上以撒的地方，同時也是聖殿建造之舊址。因此聖殿山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乃是最神聖的猶太教聖地。回顧歷史的長廊，此處曾經是所羅門王根據神所指示的樣式所建造的第一座聖殿，之後以色列亡國，聖殿被巴比倫人摧毀後，經由所羅巴伯帶領猶太人在原址重建。後來第二座聖殿由希律王加以美化，一直到西元七十年終於被羅馬人摧毀，如今僅存一面城牆，即是所謂的「哭牆」。

但現今建造在聖殿山上的，並非聖殿，而是回教的艾喀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根據回教世界的傳統而言，此處是穆罕默德得道升天的地方。據說，有一日穆罕默德騎著一匹名為「阿佈雷克」

(Al-Buraq) 的飛馬從麥加來到艾喀薩，即是現今的耶路撒冷，他將那匹馬綁在西牆邊，而後升天，之後在回教世界，便稱西牆為「阿佈雷克」牆，也因此，聖殿山是回教的第三大聖地，僅次於麥加和麥迪那。

以色列在西元一九四八年建國，而在一九六七「六日戰爭」中，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人的懷抱。從此以色列人誓言決不再離開耶路撒冷，要她成為以色列永遠的首都。就在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傘兵部隊收復聖殿山后一個月，當時國防部長戴楊將軍分析整個情勢，顧及以色列長久的和平，乃與回教管理當局交涉達成「以色列擁有聖殿山整個主權，而使用權屬於回教管理當局」的協議，而當時的回教管理當局也就是眾所周知的伊斯蘭教委員會 Waqf。

回教勢力的積極介入

事隔三十年的今日，阿拉法特不僅僅是代表巴勒斯坦人，且是代表回教世界希望借著談判要回聖殿山的主權，並且建都東耶路撒冷，換言之，即是整個東耶路撒冷的主權。

正如美聯社去年七月二十六日所做的報導：「關於巴勒斯坦的疆界，阿拉法特也許可以自主，決定和以色列達成任何交易，但耶城歸屬問題又另當別論，阿拉伯世界領袖表明這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問題，除了他自己的同胞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同時必須考慮阿拉伯世界領袖及其它回教徒。」而在和談正式破局後，大衛營談判的過程逐一浮現，同樣證明瞭上述的觀點。事實上阿拉法特曾一次又一次的述及到他代表全世界回教徒的立場，其用意在提醒柯林頓總統，阿拉法特「既身為伊斯蘭議會組織常設的代理主席，而已往阿拉伯的領袖從未有過放棄耶路撒冷主權的念頭，現在與未來也不可能會有。」(07/20/00 耶路撒冷 A1-Quds 報) 如今，我們終於明白，現今中東整個問題的焦點乃是在聖城與聖殿，而這樣的情況就讓我們想起一開始我們所引述的聖經詩篇八十三篇的話。這一首具有三千年歷史的古詩竟然蘊藏著應驗在我們眼前的準確預言，怎能不令人驚歎。

四、詩篇八十三篇與今日中東局勢

要得神的住處

回顧去年七月的以巴高峰會，談判破裂後與會各方雖然約定絕不對外透露談判過程中的枝枝節節，然而紙還是包不住火，透過西方和阿拉伯媒體陸陸續續的揭露了出來。大衛營談判的焦點至終集中於耶路撒冷城的主權歸屬上，巴勒斯坦始終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 242 號的決議，認定東耶路撒冷為其領土的一部份，因此要求以色列從 1967 年 6 月 4 日所侵佔的區域全面撤離。對於以色列而言，在 1967 年奪回耶路撒冷後，東耶路撒冷就被以色列視為是領土的一部份，決不容許被分割。綜合起來就是詩篇八十三篇 12 節的那一句話：「他們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從下列的幾則新聞可以清楚看出：耶路撒冷的主權問題確實成為以巴雙方談判的主要絆腳石。

以色列內部之分歧

「在中東高峰會前夕，以色列內閣已有六名成員提出辭職，聯合政府的三個黨派指責巴拉克在作出重要決策時沒有諮詢他們，他們要求巴拉克在耶路撒冷地位等關鍵問題上不能作出讓步，而內政部長反夏蘭斯基提出辭呈！告訴 BBC 記者說巴拉克一直在同巴勒斯坦人秘密談判！連外交部長利維也不知情。外交部長表示將抵制以巴高峰會，不會與巴拉克一起前往。」(07/09/00 及 07/10/00 BBC NEWS)

巴方拒絕折衷

「以巴雙方已同意立即就耶路撒冷地位問題展開磋商，而鹹信耶城之地位是這次談判最棘手的難題，巴拉克準備就此提出一項折衷方案。」(07/13/00 耶路撒冷郵報)

「以色列副國防部長史奈表示，除非解決耶城問題，否則以巴衝突無法解決。」(07/14/00 中國時報)
「阿拉法特已拒絕柯林頓所提調和以巴雙方立場的折衷方案（美今天可能再提就方案），阿拉法特將警告說，以方若不擔保巴人得以掌控耶路撒冷舊城的回教第三大聖地清真寺以及基督教聖地聖墓堂，大衛營峰會即不可能獲致任何協議。」(07/19/00 中國時報)

「七月廿一日傳出巴拉克願意接受在耶路撒冷東城附近和巴人共用主權的消息，但阿拉法特對收回耶路撒冷主權的立場卻堅持到底」。(07/25/00 中國時報引述路透社報導)

「舍耶城換建國？阿拉法特傷神」。巴勒斯坦政府調查研究中心主任席卡吉說：「如果阿拉法特放棄耶路撒冷，將無顏再見巴人父老。」(07/21/00 聯合報)

「哈馬斯組織向阿拉法特與以色列放話表示，耶路撒冷無可談判，阿拉伯媒體也要求阿拉法特堅持立場。」(07/21/00 聯合報)

「以巴大衛營高峰會失敗——，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已仁至義盡，阿拉法特不願在耶路撒冷問題上作重大讓步才是主因。」(07/26/00 聯合報)

大衛營以巴密談內幕

有關在大衛營以巴雙方的談判詳細內容，原本屬於機密，然而透過美國的一項阿拉伯文新聞翻譯機構、中東媒體研究院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的服務，我們獲得了一些談判破裂後來自巴勒斯坦媒體的內幕消息，同時也聽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心聲，明白他們的立場。以下的幾則刊於巴勒斯坦各報章的消息都是根據中東媒體研究院的英語譯文再翻譯成中文的。

去年 7 月 23 日，美國提出一份協定方案，方案主要內容為：同意巴勒斯坦擁有耶路撒冷回教區及基督教區的全部主權（包括基督教聖墓堂），以色列則擁有猶太區及亞美尼亞區的所有主權。對於這份協定方案內容的回應，阿拉法特向美國總統柯林頓表示：「我是不會同意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擁有任何的主權，不論是亞美尼亞區、或回教的艾喀薩清真寺、抑或 Via Dolarosa，還是基督教的聖墓堂。因為我們現在處於劣勢，他們可以用武力強佔我們的土地，但或許再兩年、十年、乃至一百年，終將有人會從以色列手中，還耶路撒冷一個自由。」(08/10/00 巴勒斯坦 Al-Hayat Al-Jadida 報)

曾經一度美國總統柯林頓表示，既然在以方已退讓許多，為使巴拉克配合以色列右派的要求，建議在聖殿山上建造一座會堂，使以色列人能夠上去禱告，但是阿拉法特回絕這項要求。回絕的理由可以從耶城伊斯蘭自治委員會的官方說明看得出來：「回教擁有艾喀薩清真寺的獨佔權並將之納入回教信仰的一部份。我們的宗教法，禁止任何一位非回教徒在該處禱告。任何意圖破壞它的神聖性都將傷害到全世界的回教徒。」(08/15/00 Al-Quds) 負責巴勒斯坦及耶路撒冷的巴方自治機構的沙布裡 Sheikh Ikrima Sabri 也補充說：「在艾喀薩清真寺四周的任何建築物也都是神聖的，因此不可能容許在其上興建猶太會堂：所有圍繞在艾喀薩清真寺的建築物的門窗都是面對艾喀薩清真寺，因此在承受祝福及神聖的地位上與阿喀薩清真寺相等。根據伊斯蘭的律法，搬移這些建築物並且讓猶太人蓋起一座會堂，那是天方夜譚。」(08/25/00 Israeli Arab Weekly)

在大衛營由巴勒斯坦談判代表所送出一項機密檔中透露：以色列方面提出「垂直主權劃分說」，

建議巴勒斯坦方面擁有從清真寺廣場整個地面到外太空垂直方向所有空間的主權（vertical sovereignty），而以色列則擁有從地面到地心的所有主權。」（08/18/00 Al-Quds）這項訴求的主要原因，在於猶太教當局堅信失落許久的約櫃就藏在回教清真寺內大磐石底下的某處。還有，以色列人當初飄流曠野時所用的會幕及其器具應該也都埋在地下。正因為如此，猶太教當局禁止猶太人登上聖殿山，唯恐他們不小心踩到至聖所的根本地，以至於慘遭不測。一旦確定主權的歸屬，以色列人就能放手從事考古的挖掘和研究，有助於對以色列歷史的考證。

巴勒斯坦首席法律顧問阿布、阿拉聲稱：「在大衛營談判中，以色列建議巴勒斯坦擁有清真寺廣場整個地面以上的主權；以色列則擁有清真寺廣場以下的主權，這誰會同意呢？他們認為給予巴勒斯坦主權，自己卻擁有無限上剛的主權，這種事還是第一次聽到。他們提出的意見根本是將巴勒斯坦控制在以色列的主權之下，好像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設大使館所擁有的主權一樣，誰也不會同意這種叛教的作為。」（08/12/00 巴勒斯坦 Al-Ayyam 報）他又說：「以色列這樣要求，沒有別的，無非是一項陰謀：一旦接受聖殿是在清真寺的下方，以色列便可取得在清真寺地面下方的主權，這樣亦即在數年內他們將可破壞清真寺。在 1996 年 9 月發生的西牆隧道暴動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在那一次巴勒斯坦認為以色列挖掘隧道，目的就在於動搖清真寺的根基，直到完全破壞為止。」（07/30/00 Al-Ayyam）

巴勒斯坦事實上是基於認定猶太人與聖殿山完全沒有任何絲毫的牽連，因而拒絕以色列對聖殿山主宰權及禱告權的兩項訴求。阿拉法特及其它巴勒斯坦官員都異口同聲說：「那座以色列所謂的聖殿根本從來沒有在這裡過，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07/27/00 Al-Ayyam）阿拉法特曾鄭重的告訴柯林頓：「我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不會允許歷史在我身上寫下這麼一筆：阿拉法特承認那座所謂的聖殿曾經迄立在所謂的聖殿山上。」（08/12/00 Al-Hayat Al-Jadida）。

關於西牆的主權，沙布裡（Sheikh Ikrima Sabri）有一段評語：「在這一道阿佈雷克牆上，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塊石頭是與猶太教相關的。正如貝林（Yossi Beiling）所說的，猶太人在 19 世紀才開始在這面牆禱告，那正是錫安復國運動展開的時候。」（08/18/00 Israeli ArabWeekly）

顯而易見地，阿拉法特及巴勒斯坦官員一開始已打從心底，採取完全推翻以色列在聖殿山上的歷史之策略，以取得談判時優勢籌碼，爭取聖殿山的主權。在談判結束前還加強語勢地對柯林頓說：「如果我在耶路撒冷問題上作出讓步的話，我會被殺死的，那樣的話你只能同哈馬斯的領導人去談判了。」（07/26/00 英國泰晤士報）

從上述大衛營談判前與談判後，媒體所揭露的種種報導，十足的道出阿拉法特的心中是完全在乎耶路撒冷城及聖殿山的主權，雖然以色列作出各種退讓，阿拉法特還是不滿足，寧可錯失得回土地的百分之九十二，甚至到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好機會。

談判破局後，雙方各說各話

在阿拉法特拒絕以色列對聖殿山主權的要求，談判正式破裂後，他依舊馬不停蹄的周遊列國尋求建國的支持。去年八月十五日，阿拉法特接受日本 NHK 新聞訪談中，透露了對於哭牆問題的讓步：「他們可以在西牆自由的禱告，他們已經在那裡禱告，我還要使他們能夠繼續和他們的同伴一同禱告，因為我尊重猶太教。」但是他留下了一條尾巴：「同意這樣的自由出入，並不意味這座牆將屬於他們的，這座牆仍舊是我們的。」（08/16/00 Kul Al-Arab）

問到有關耶路撒冷開放給三個宗教共同分治的可能性時，阿拉法特不假思索地斷然回答說：「共同分治？不可能！我不會同意的。我不允許有任何外來主權介入於基督教及回教的聖地之中。」(08/15/00 Japanese NewsAgency NHK)

在聖殿山爆發以巴激烈衝突的當天，巴拉克「首次宣示聖城耶路撒冷，將成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未來建國的共同首都，但拒絕將聖殿山主權轉讓給巴勒斯坦或伊斯蘭組織。」(09/28/00 法新社新聞)

失敗的折衷方案

「巴拉克提過渡協議多讓給巴人一成土地，並承認巴勒斯坦國，但耶城爭議暫時擱置，巴勒斯坦立即回絕。」(12/01/00 華視新聞)

又一次的提議乃是在十二月下旬：「由美方提出新的折衷方案，主要系要求以色列放棄東耶路撒冷的主權（包括聖殿山）交換巴勒斯坦放棄讓約四百萬名難民回到現為以國領土的原居地的權利。」(12/28/00 中國時報)

到了去年底，以色列巴拉克政府同意在上述這項方案基礎上展開談判，巴勒斯坦則有相當的保留。今年元月八日以色列國內有過一次大規模的示威抗議，反對將耶路撒冷一分為二。「昨夜，號稱耶路撒冷史上最大的集會、超過二十五萬人圍著古老城垣走上街頭、喊著要一個不容分割的耶路撒冷！」[01/09/01 耶路撒冷郵報]相對的，巴拉克的聲望日趨低落，終於在今年二月的大選中落選出局。

夏隆粉墨登場

在以色列方面，如今由現年七十三歲鷹派總理夏隆(Ariel Sharon)粉墨登場，這位以色列右翼人士代表，無疑地勾起阿拉伯人的新仇舊恨，也讓巴勒斯坦人深惡痛絕。以色列人左右派人士在目前的處境下對他也是愛恨交加。談及夏隆，「堆台機」、「戰爭機器」、「瘟神」、「大壞人」、「鷹派中的鷹派」…各樣的綽號頻頻加諸在他身上。

一家西方報紙曾這樣報導：「夏隆把冒險當成自己的第一事業。：此言不虛。在歷次中東戰爭中，幾乎都有夏隆的「赫赫戰功」。

在 80 年代以來的近 20 年裡，夏隆幾經沉浮。但在以色列政壇上，他始終是一個鷹派人物。由此看來，去年九月夏隆「視察」艾喀薩清真寺的做法儘管被人認為過於出格，但對他本人而言，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耶路撒冷報告》雜誌的政治分析人士哈勒維說，這位鷹派領袖是一個無法預測的人物。哈勒維說：『夏隆的權力以及使很多以色列人民感到畏懼的是，在某種意義上，他是無法預測的。夏隆總是在緊急時刻介入的人。那就是他在以色列軍方和政治方面一向發揮的作風。』」(02/06/01 美國之音)

夏隆對記者說，他不明白為什麼人們總認為他是反對和平的。他歷數自己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的「光榮史」：比金執政期間，參與了同埃及的和談；以色列和約旦締結和平條約，他的貢獻無人能及；全程參加了以巴達成懷伊協議的談判。他說，在與阿拉伯人的談判中，他從不開「空頭支票」，他所承諾的「讓步：都是能做到的。可見「驚鷹也銜來橄欖枝」，只是阿拉伯人很難領情，總是感覺「橄欖樹枝帶著刺」。

雙方僵持依舊

新任以色列總理夏隆始終堅持「先安全，後和平」的原則(02/05/01 BBC NEWS)，但從他各樣的舉

措，透露出他仍希望恢復和談。甚至「致信阿拉法特希望通過私人接觸，恢復和談。」(03/09/01 CCTV)。連以色列第一大報「獨立報」這樣形容夏隆的政府是一個「拼命的政府：拼命要推動和談，拼命要處理安全情勢等等——。」(03/07/01 法新社)

問題是，「巴方認為衝突並非他們挑起，以色列的軍事鎮壓和經濟封鎖才是衝突持續的主要原因，雙方立場南轅北轍，使和談恢復希望變得似乎遙不可及。」(03/11/01 新浪新聞)

但不論如何，曾在去年以巴局勢嚴重之際，阿拉法特甚至「曾眼含熱淚地對埃及等國領導人說：在以色列，無論是巴拉克繼續執政，還是其它人當選，他對以巴達成令巴勒斯坦滿意的和平協議不抱希望…」(12/28/00 CCTV)，如今他依舊踏起堅定而勇敢的步伐，如同他慣常形容他自己是一隻「火鳥」一般，並且掛在嘴邊說到：「我出生於耶路撒冷。」「我的下一站將是耶路撒冷！」，阿拉法特依舊要與夏隆展開談判，就在今年三月十日，「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國會發表演說時，呼籲讓夏隆恢復前總理巴拉克與巴勒斯坦的和平談判，他同時祈求『勇敢的和平』，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讓回教徒享有聖殿山艾喀薩清真寺的管理權。他談到：『我瞭解以色列人和他們新政府對安全的需求，但以色列人也必須考慮到我們對回教聖地的權利，安全與權利是不可分的。』」(03/10/01 法新社)

在稍早「阿拉法特在加薩市為回教忠孝節祈禱後表示：『儘管會有饑餓，軍事孤立與戰事升高至極危險的程度，我們仍要奮戰到底，直到巴勒斯坦的旗幟在耶路撒冷的圍牆上，在耶路撒冷的回教寺院與耶路撒冷的教堂上升起為止。』」(03/05/01 法新社)

相對於阿拉法特「勇敢的和平」，向來以不妥協著稱的鷹派總理夏隆更是「永恆的堅持」，因此以巴拉克對巴人所做的讓步為基礎恢復的和談，並不大可能為夏隆所接受。「他甚至在選前一度說到：『土地絕不妥協』(01/07/01 Yahoo NEWS)，然而在他心中清楚和平需要付出代價，所以「他說到：『我們都知道和平是要雙方作出痛苦的妥協與讓步。』」(03/08/01 中國日報)。然而在夏隆的心中，最不能妥協，也絕不能碰觸是什麼呢？在當選之日，發言中說到「和平需要痛苦讓步，但耶路撒冷除外。」(02/08/01 中央社)他心中的堅持從以下的兩次行動及表白中透露無遺。

「在二月六日當選以色列總理當天，夏隆立即趕往耶路撒冷的猶太聖牆禱告並發表講話，說到：『耶路撒冷是一體的，在過去三千年裡一直是猶太人的首都，它是永遠不可分割的城市。』」(02/07/01 BBC NEWS)，「雖然歷屆當選的以色列總理都象徵性地前往猶太聖牆禱告，可是這次這位右翼領導人希望通過這項行動再次強調其針對耶路撒冷未來地位所持的強硬立場。」(02/07/01 BBC NEWS)

另一次在三月七日就職當日，有一則報導指出夏隆語帶嚴肅而又感性的語調說到：「耶路撒冷是猶太人曆世歷代如影相隨，無可抹滅的夢想。耶路撒冷過去是、並且未來永是我們的永恆首都。(Jerusalem is the dream that Jews have dreamed for all generations. Jerusalem was and will be our eternal capital.) 接著夏隆朗誦舊約詩篇：「耶路撒冷阿，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If I forget thee, Oh Jerusalem, let my right hand forget its cunning.)」(詩一三七:5)

小布希上任後

在美國方面，小布希上任後，對於以巴的衝突，與柯林頓迥然不同，即使在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促請續辦演以巴和談的角色，直至現今尚未有明顯的介入，但國務卿鮑威爾近來有一次的表達，話一出口就重重惹怒了阿拉伯國家，而遭猛烈的抨擊。

就在三月七日，鮑威爾在美國國會表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總統有責任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03/09/01 CCTV)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三月十日立刻反擊說：「耶路撒冷屬於伊斯蘭世界，是巴勒斯坦永久的首都。」他呼籲所有回教國家、政府及有關國際組織採取行動，阻止布希政府將其決定付諸實施。(03/11/01 CCTV)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發表譴責性聲明：「鮑威爾此言是對國際法的公然違背，而且將會給中東的穩定造成可怕的後果。」(03/13/01 鳳凰新聞)

「巴勒斯坦則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耶路撒冷問題上的立場。」(03/09/01 鳳凰新聞)

最後使得「美國國務院不得不儘快澄清鮑威爾只是無心快語，一時失言：並非意味美國對耶路撒冷在政策上有任何改變。」(03/09/01 CCTV)

「他們同心商議」

中東情勢依舊緊繃：阿拉伯國家聯盟敦促以色列儘快撤出其所佔領的阿拉伯領土，約旦、葉門要求以色列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取消對巴勒斯坦的封鎖；歐盟也敦促以色列結束對巴勒斯坦的制裁；敘利亞、埃及、約旦三國在安曼舉行中東局勢會，討論如何對以色列政府作出強而有力、統一的阿拉伯立場。(03/13/01 廣州日報、BBC NEWS、03/11/01 CCTV、03/15/01 鳳凰新聞)

顯而易見的，阿拉伯世界依舊堅持：「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詩八十三 12)，因著這個緣故「他們說，來吧！我們將他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紀念，他們同心商議彼此結盟要抵擋你，…」(詩八十三 4-5) 然後接下來聖經的記載逐一列出名單包括「以東人(現今約旦人)和以實瑪利人(現今葉門及沙烏地阿拉伯人)、摩押人及夏甲人(現今約旦和埃及人)、迦巴勒、亞捫、和亞瑪力、非利士並推羅的居民(指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詩八十三 6-7) 在欽定本的英文聖經中，非利士人就曾譯成巴勒斯坦人。

詩篇八十三篇第 8 節說：「亞述也與他們聯合…」亞述在聖經是代表巴比倫和波斯大帝國，我們知道巴比倫就是伊拉克的前身，而伊朗事實上就是波斯的前身。

在去年十月以巴衝突白熱化時，海珊就曾號召志願軍準備對以色列發動聖戰，就在一個月後，他宣示說：「志願軍從卡月一十日至十一月十日止的統計為止共有六百六十萬七千三百零六人，其中包括兩百零五萬一千七百九十一名的婦人。」(10/16/00 CNN)

美國國防部長柯恩在十月十六日表示：「美國已偵測到伊拉克正在調動精銳部隊，最近在巴格達向西方移動，他警告伊拉克總統海珊別企圖利用中東混亂情勢攻擊鄰國。」(10/16/00 中國時報)

海珊——巴人心中的英雄

早在九月一日時，聯合報報導：「美國大選正忙，伊拉克恐趁隙進攻，愛國者飛彈隨時進駐以色列。」

不僅如此，「伊拉克撥油款十億歐元，用來在以巴衝突中支持巴勒斯坦人」(10/09/00 BBC NEWS)

「在耶誕夜伊拉克總統海珊向全國發表演說：呼籲阿拉伯回教徒和基督徒向以色列發動聖戰」(10/26/00 香港新報)

據華磁頓郵報 2001 年元月三十日報導，過去四個月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等地接連爆發血腥衝突，喪生的巴人兒童和男性超過三百四十人。在此期間，海珊的代表一一登門造訪受難者家庭，並頒給每戶一萬美元的慰問金。最近，伊拉克政府也開始針對在衝突中受傷的巴

人——估計約三千人發放慰問金：重傷者每人一千美元，輕傷者每人五百美元。

正當海珊試圖重建阿拉伯鄰國對他的信心，並突破國際社會支持聯合國對伊拉克所加諸的制裁之際，這位伊拉克總統已成為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英雄，其聲望甚至超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

海珊不僅對巴人的苦難伸出援手，他還說出了許多立場比他溫和的阿拉伯領袖不能或不願說的話。例如，在日前紀念波斯灣戰爭十周年的電視演說中，海珊要求阿拉伯國家團結一致，對抗外國勢力對中東情勢的介入，並解放從「約旦河到紅海」的巴勒斯坦家園。換言之，要讓以色列在地圖上消失。正如詩篇八十三篇第 4 節的那句話：「我們將他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

應驗中的預言

另外，伊拉克與伊朗在八零年代曾打了一場沒有意義的兩伊戰爭，心結未解有年。誰知就在最近以巴動亂期間、兩國忽然一笑抵千仇！伊朗最高領導人卡門餒 Ayatollah All Khamenei 於今年四月間呼籲回教世界聯合起來支持巴勒斯坦人，即便是得罪美國和西方亦在所不惜。（4/25/01 耶路撒冷郵報）他在去年以巴衝突愈演愈烈時，還揚言要將中東地區的惡性腫瘤切除，他指的是以色列。果如詩篇八十三篇所料：「你的仇敵喧嚷，恨你的抬起頭來，亞述也與他們連合，他們作羅·得子孫的幫手……」。

最後第 12 節所描述的就是整個焦點所在：「他們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做為自己的產業。」從表面上看彷彿是世界上一些政治、經濟、軍事的局勢變化，但實際上透過聖經的話很清楚，背後神是主宰萬有的神。聖經一共有一千八百多個預言，有大概七百三十七個獨立事件，其中有五首九十個重大的事件，在這之中有五百七十個都已經應驗了，前述詩篇八十三篇就是還沒有應驗或是正在應驗中的二十個預言之之一。

五、大衛與歌利亞

自從去年七月以巴談判破裂，聖殿山爆發衝突，世人看到電視上的若干特寫鏡頭，多少感到幾分困惑和不解，鏡頭中常有巴勒斯坦小孩子拿著一些石頭對抗荷槍實彈的以色列人，彷彿是大衛與歌利亞對峙的局面，博得舉世輿論的同情。

聖經中的大衛是以色列人，而歌利亞則是非利士人，也就是巴勒斯坦人。然而現在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正好是相反，巴勒斯坦人現在扮演小孩子，手裡拿著的是石頭，而以色列人卻變成歌利亞了。

記得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評論員華萊契 John Wallach 夫婦共同著作的一本書書名為《Arafat: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內文中提到「阿拉法特說：你我都明白猶太教的真正意義和它的象徵就是大衛和歌利亞。不過巴勒斯坦人成了大衛，而以色列人卻是歌利亞！我們巴解組織則是那些石頭，要來對抗歌利亞。」

全世界得到的印象是以色列的殘暴無情，大家心中很自然的反應就是：「這些小孩拿著石頭怎能抵得過這些炮彈呢？」因此，世界輿論自然同情大衛，杯葛歌利亞。

如果我們稍微冷靜想一想，就一定會問起：「那些孩童們不是在街上而是在前線撿起石頭的。他們的父母怎麼會讓他們到烽火連天的前線去呢？這些孩童在千鈞一髮之時，他們的父母又在那裡？」原來阿拉法特為著贏得世界輿論的同情，不得不使自己的幼苗暴露在漫天烽火中。這些孩子們事先從訓練營中學會拿手槍、持機關槍、甚至上前線，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以下就是這次以巴衝突以來有關一

位巴勒斯坦孩童的報導：

「十二歲的莫哈莫德面對以色列軍警無情的掃射時，早已準備捐軀，他把自己的姓名和電話寫在手上和口袋裡，他出門前已向父母親辭行，視死如歸，他跟兩個弟弟說：他說不定很快就曾成為烈士，他說，我希望真主選擇我，看到別的人倒下來令我感到嫉妒。」（摘自 10/10/00 聯合報）

根據耶路撒冷今年五月四日的報導，布希總統在與以色列外交部長培裡斯 Shimon Peres 會面時，對於巴勒斯坦大人們將十六、七歲的小孩子推往自殺炸彈的懷抱，而沒有去保護他們感到十分不解！

1972 年以色列女總理每爾（Golda meir）曾說「如果阿拉伯人能夠多愛他們的兒女，甚至勝過恨我們的話，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可能就可以和平共存了（We will have peace with the Arabs, when they will love their children more than they hate us (Israel)」這真是人間悲劇！果然宗教的仇恨是人間最大的仇恨！！

目睹這樣悲劇發生在今天的中東，到底誰對誰錯呢？巴勒斯坦人說：「這是我們的故鄉」。以色列人說：「這塊地是神應許給亞伯拉罕的」。以色列大部分的人急切要和平，甚至犧牲領土也可以，或許最後他們不在乎聖殿，不在乎聖殿山。他們一心一意的希望他們的子孫能夠安居樂業！從政治角度來看的話，這是無解的難題。

大佈道家葛裡翰說得好：「人類的歷史，是從中東開始，也要從中東結束。」現今我們一面看中東緊張的局勢、一面再對照聖經，才知道在聖經裡面這些原來都預言到了，並且和神永遠的旨意發生很重要的關係。

【第二章】 聖經預言知多少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彼得後書第一章第 19 節

一、聖經的預言與神的旨意

根據聖經學者巴頓培恩（J. Barton Payne）在他的《聖經預言大全》（參考書目第二十一）書中所作的統計：整本聖經約有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四節，其中有八千三百五十一節是預言，所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七，或四分之一強。全本聖經總共有一千八百一十七個預言，在扣除重複部份之後，剩下七百三十七個各自獨立的預言，而其中所預測的重大的事件則有五百九十個。

論到聖經預言的應驗率，在上述的五百九十個重大的事件中，只剩下二一節尚未應驗或正在應驗中。換言之，在五百九十個重大的事件裡，應驗了五百七十八件，其應驗率之高遠非世上任何文獻可與倫比。聖經實在是神的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聖經的基礎之一就是建立在預言上。如果預言不應驗，聖經就被推翻了。（參考書目第二十二至二十六）

預言之研讀

面對聖經中的一千八百一十七個預言，我們不禁會問：應當怎樣研讀才會明白呢？或有什麼訣竅會使人融會貫通呢？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從物理學中的天體運動學個比方：我們注意到天體運動的軌跡都是橢圓形的。橢圓和圓的分別在於圓周運動只有一個中心，橢圓卻有兩個焦點。如果你要畫

橢圓，在桌上準備一張紙和一根線、使線的兩頭系於釘在紙上之兩個大頭針上，然後拿一隻鉛筆，用其筆尖把連線向外撐開，同時運動你的筆，這樣畫出來的軌跡就是橢圓。

原來聖經預言是為了表達神的旨意。論到神的旨意，因為有其過去、現在和未來，其中有關於未來的部分，就成了聖經中的預言。為了實現神永遠的旨意，當祂執行的時候，時間就開始運轉。預言就是在事情還沒發生以前，神就告訴我們將來要怎樣，後來這件事情果然在歷史上應驗了，神就這樣在歷史上留下了祂運行的軌跡。

回過頭來看神運行的軌跡是歷史，而往前看則是預言。無論是往前看或者回頭看，都是看到聖靈在時間裡運動的軌跡。聖靈的運動既然是屬天的運動，那麼、所形成的軌跡必定是橢圓的！（因為所有天體的運動都是橢圓的軌跡）因此聖經中一千八百個預言所代表的一千八百個運動點自然形成了一個橢圓，圍繞著兩個焦點轉！雖然是一千八百個預言，但是這些最終的解釋就在乎那兩個焦點。

預言中的兩個焦點

當我們綜覽全部聖經的預言就會發現：神書面的啟示中有兩個焦點，都是和彌賽亞或人類的救主發生關係。基督徒所說的人類的救主，就是主耶穌。祂在大約兩千年前，來到了這個世界降生在伯利恆，後來為我們的罪掛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贖的工作。這一位人類的救主也就是聖經所說的彌賽亞。根據聖經的啟示二彌賽亞的工作是分兩個階段完成的，而這兩個階段就構成了預言中的兩個焦點。

第一個焦點就是指著彌賽亞第一次來。主耶穌在兩千年前，祂已經來到這個地上，作了人類的救主，因此有一類的預言是圍繞著這個焦點轉。另外一個焦點，就是主耶穌第二次來，也就是彌賽亞第二次來；有一天主耶穌要回來提接基督徒到祂那裡去，於是就構成了聖經中另一部分的預言而它們很顯然地圍繞著彌賽亞第二次來。綜合起來，這兩個焦點就足足可以把整本聖經的預言歸納了起來。

論及第一個焦點，聖經有一卷很重要的預言書就是但以理書；至於連到第二個焦點的，則是聖經中另一卷論及預言的啟示錄。聖經裡有好幾必書都是講到預言，包括舊約的先知書、新約的馬太福音、還有其它的書卷共佔有全本聖經百分之二十七，但其中以舊約的但以理書和新約的啟示錄最為重要。

二、第一個焦點：主耶穌的第一次來

但以理書的預言，主要是圍繞著主耶穌第一次來；而啟示錄的預言，則是圍繞著主耶穌第二次來。據統計、關於主耶穌第一次來的預言在舊約總共有三百三十三個，並且已經全部奇妙的應驗了。既然如此，那麼聖經裡關乎主耶穌第二次來的預言也必定要應驗！

主耶穌第一次來做人類的救主，第二次來則作審判的主；主耶穌第一次來是神的羔羊，第二次來是猶大的獅子；所以祂第一次來解決屬靈的問題，第二次來要解決屬靈以外的問題；因此，根據神的救贖法，主耶穌不僅第一次來要為我們釘十字架，使我們的靈魂得救；主耶穌第二次來還要叫我們的身體得贖。基督徒雖然蒙恩得救，他外面的人還是一天毀壞一天，但他裡面的人卻一天新似一天。因此，要一直等到主耶穌第二次來，我們的身體才可以得贖，那就是神全備的救恩完成的時候。就著神的救恩來說，祂兩千年前已經來過了，但有一天祂還要回來，當你讀舊約的但以理書，他的重點及所有的預言是圍繞在主耶穌第一次來；而啟示錄則是圍繞在祂第二次來。

三、七十個七的預言

在但以理書第九章記載一個很奇妙預言稱之為「七十個七」，當先知但以理看見「七十個七」這個

異象以前，他從耶利米書知道，以色列人被擄七十年以後，就要回到自己的故鄉；但以理書第九章故事發生的時候，正好是以色列人被擄快滿七十年，因此但以理很清楚神很快就要把祂的百姓帶回故鄉。

可以想像當時但以理年紀老邁，面對返鄉、心有餘而力不足，但他卻為神的旨意成就和同胞的平安歸回迫切禱告。禱告之後，神就讓他看見「七十個七」的異象。回首往日，但以理怎堪那慘遭亡國之痛的七十年，現在神叫他往前看，看到了神為以色列人展開了一個定期計畫：「七十個七」。因為之前經文論及的七十是指七十年，之後的「七十乘七」，也應該是七十乘七年。這個「七十個七」又分成六十九個七和一個七，而六十九個七的計算是從「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城開始。換言之，以色列人回鄉之後，不只重建聖殿而且要重建聖城。從出令重建聖城開始，一直到彌賽亞被剪除要經過多少年呢？恰好是六十九個七年，也就是四百八十三年。這是很奇妙的預言，從出令重建聖城開始，經過了特定的一段時間以後，人類的救主—彌賽亞就要出現在這個地球上。但以理書第九章的『受膏者』就是彌賽亞，而所謂「受膏者被剪除」，就是指著主耶穌將要釘十字架說的。

這「七十個七」的預言在聖經中佔據很重要的位置，因為它遠在西元前六百年，神就預先透露了人類的救主、彌賽亞應該在什麼時候降生。在歷史上大家可以找到波斯王下令允准以色列人重建聖城的那一年，也就是亞達薛西王第二十年。從那一年開始算起，根據但以理書第九章，經過六十九個七年，即是四百八十一三年，人類的救主就要出現，而且祂要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亦即受膏君要被剪除。

四、第二個焦點：主耶穌的第二次來

相傳著名的大科學家牛頓，有一次在蘋果樹下休息，蘋果不小心掉在他的鼻子上，結果醒來、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牛頓一生除了做科學研究之外，也花了將近半生研究聖經中的預言、尤其是但以理書和啟示錄。當他研究到但以理書第九章的「七十個七」預言時，深入西洋史考證，然後寫了一本書證明：果然從「出令」重建聖城，一直到受膏君被剪除，就是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一點不錯、正是聖經所預言的六十九個七年。

封閉的預言

除了這「六十九個七」之外，但以理書第九章也記載另有一個七，亦即，最後一個七年，這個七年是在人類歷史最末了的一個七年。因為根據第九章整個啟示的結構來看，再對照整本聖經，很顯然這個七年是指向主耶穌回來的前夕。但以理書的著重點是六十九個七，顯明主耶穌何時第一次來，何時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但是關於最後一個七，但以理書著墨不多，雖可從中探到一些輪廓，卻是十分朦朧；一直等到讀啟示錄，我們才找到關於最後一個七的解釋。原來但以理書寫到最後的時候，告訴我們：這一卷是要封閉起來的，一直等到末時。換言之，但以理書是無法被解開，只有等到末時，在神給我們更多啟示之後，才能瞭解但以理書。相對的到了啟示錄最後一章，說到啟示錄的預言是不可以封閉的（參閱啟二十二 10），顯然到了啟示錄，時候已經到了末時。如今不只有舊約的三十九卷，也有新約的二十七卷，聖經已是完整的啟示；因著這完整的啟示，許多預言中難解之處終於找到解釋了。比方說：但以理書啟示的六十九個七，究竟一個七在時間上有多長？一七之半又有多長？我們無法從該書中得知，僅知是「一載、二載、半載」，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而非中文翻譯成「載」；然而，不論如何，但以理書所用「載」或「期」並沒有再詳加定義，因此無從測知究竟有多長；可是

當我們讀到啟示錄第十二章，就豁然開朗了：原來所謂「一七之半」，就是「一期、二期和半期」，相當於四十二個月，也相當於一千二百六十天。仔細一算，一期正好是三百六十天。因此，等到有了啟示錄，神啟示完祂的話以後，但以理書才得解開。這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七十個七之演算法

根據上述、一期是相當於三百六十天，而六十九個七，就是六十九個七再乘上三百六十天。果然在歷史上，有人做過很準確的計算，從出令重建聖城開始，一直到主耶穌騎著驢子進耶路撒冷，中間經過的日子剛剛好是六十九乘七再乘三百六十天。在歷史上可以找到重建耶路撒冷城是在西元前四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四日，當主耶穌騎著驢駒進耶路撒冷時，聖經說：「看啊！你的王…」(太二十一5)就表示彌賽亞正式的公開出現，這一日是在主後三十二年四月六日；從主前四百四十五年到主後三十二年，一共有四百七十六個太陽年，一個太陽年是三六五天，四七六乘三六五等於一七三七四零天；三月十四日到四月六日，一共廿四天，其中為一白一十六個壬年即加上一百一十六天，全加起來共是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天，這就是六十九乘七乘三六〇所得數字。但以理書第九章在歷史上果然應驗了。因此，神的話是非常準確的，在啟示錄啟示出來以後，就特別地表現出來了。從此但以理書就變成了一本開啟的書，而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可能解釋它，才知道但以理評的預言，是怎樣應驗的。歸納起來，預言的兩個焦點一個是六十九個七，另一個焦點乃是最後一個七。啟示錄的特點之一正是這本書到處是「七」這個字。有人計算過、啟示錄裡「七」字出現的次數，遠超過其它六十五卷聖經「七」字出現次數的總和。比方說，啟示錄講到七個號、七個印、七個教會、七個燈檯、七雷、七碗…等等，比比皆是；無形之中似乎提醒我們那神計畫中的最後一個七，而啟示錄主要的記載多半集中在最後的七年或兩千五百二十天。

歷史的演變與主的再來

如果主耶穌第一次來的預言是很奇妙的應驗了，如同六十九個七一樣，那麼祂第二次來的預言也一定是要應驗的。今日整個世界的局勢，包括緊張的中東在內，果真朝著末世預言所預測的方向發展。

從人的角度來看，不知為何莫斯科帝國一夜崩潰；也不知為什麼柏林圍牆一夜倒塌；從人的角度來看，更不知當初日不落沒的大英帝國為何以一夜興起，後來在一九九七年查理王子坐著英國旗艦黯然離開香港，大英帝國又在一夕間宣告沒落。但事實上，從聖經預言的角度，我們就能夠明白，原來整個世界大局的發展，包括一個國家的興起和衰亡，都是根據神所發佈的預言，一步一步的往前推進。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講到預言的時候，曾經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太二十四35)，因為我們的主之前才剛說了一個預言，就是「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然後，主說：「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怎麼成就的呢？完全照著神的旨意，祂的藍圖，一步一步的成就的。因此『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有趣的是，主耶穌在地上講了兩個很重要的預言，竟和現今中東局勢發生密切的關係；我們會在往後的一系列作進一步的介紹和分析。

在第一個焦點上，圍繞著許多預言，其中有關乎以色列的，包括了剛才述及的四百八十三年，也有關乎世界列國的預言。但以理書第七章預言到在地中海將有四隻獸上來，第一隻獸是獅子，第二是熊，第三是豹，最後是不知名的獸；後來果然應驗在巴比倫、波斯、希臘，和羅馬四個大帝國的身上。

以色列好像一隻羊落在獅子的口裡，就是巴比倫大帝國，然後又轉移到熊的口裡就是波斯大帝國，然後又轉到豹的口裡，就是希臘大帝國，最後到了羅馬帝國的口裡；而主耶穌就在那個時候降生了。

這樣，從但以理書第七章也可以知道主耶穌應該在什麼時候降生。彌賽亞的出現應該是在四個大帝國都出現以後，而這四個大帝國的王，聖經都一一的點他們的名：第一個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二個是古列王，第三個是希臘的第一位王即是亞歷山大，一直等到我們讀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提到羅馬帝國有一個皇帝叫做亞古士督，下麵聖經緊接著就說到主耶穌怎樣降生在伯利恒。主耶穌就是那將來要來的王，也就是萬王之王，乃在這四個王出現以後。

至於圍繞在第二個焦點的許多預言，其中大部分記載在啟示錄，。舊約十七卷先知書中的預言也有不少是關乎末世的。主耶穌在馬太福音裡的幾個重要預言，也是圍繞著主的再來。(參考書目第一、二)

【第三章】 『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32 節至 35 節

前章我們曾經提過：聖經中的預言雖然有一千八百多個，然而實際上是圍繞在兩個焦點上：第一個焦點就是主耶穌的第一次來，而第二個焦點則是祂的再來。聖經在主耶穌降生以前就已經預先發佈了許多預言，同樣的，在祂回來以前，也宣示了許多的預言，於是我們不禁要問：這位主耶穌究竟什麼時候要回來？

一、彌賽亞幾時歸來？

根據舊約聖經但以理書的預言，以色列被擄以後，有一天他們要回到自己的故鄉，不僅要重建聖殿，同時要把聖城建造起來；當什麼時候一有命令准許重建聖城，從那年開始人類救主的誕生就指日可待了；再經過四百八十三年祂就要公開出現而且要為我們掛在十字架上。因此主耶穌第一次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算起呢？就是從以色列人被擄歸回後重建聖城的那日開始算起，經過六十九個七年，彌賽亞就來了！

主耶穌第一次來是如何，祂第二次來也將是如何，而聖經如何說到主耶穌第二次來呢？雖然聖經說到「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不過我們卻可以知道，主耶穌大概什麼時候來。因為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曾經說過：「讓我們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太二十四 32)

「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但「人子近了」我們卻能知道。說到「人子近了」，緊接著主耶穌又加上一句：「正在門口了」。在原文「門口」這個字是多數的。在此讓我舉例說明：在西方世界裡，當客人一進了大門就直接到了大廳，也就等於客人已經到了你家。但是在古時候東方的房子多半是四合院式的，雖然客人已經到了門口，但主人並不知道是哪一個門口，因為客人要經過好幾道門，過了一陣子以後才到客廳。因此，雖然人子還沒有到，但是我們曉得祂已經近了，且已經正在門口，從大

門一直到客廳前中間的任何一道門都有可能。正因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我們就必須儆醒、預備。

「人子近了」是從無花果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開始算起。既然無花果樹枝要發嫩長葉，顯然就表示它曾經過嚴寒的冬天；現在它又重新發嫩、長葉；於是我們得知夏天臨近的訊息。換言之，等到春回大地之後，顯然人子的腳步就近了。在舊約的時候，以色列人第一次歸回並且重建聖城；從那天開始算起經過四百八十三年，主耶穌就來了；但是關於主耶穌第二次來，我們則是從無花果樹發嫩長葉開始算起，不久夏天就近了。既然主耶穌是以無花果樹作一個比方；顯然無花果樹是意有所指的，以下我們就要詳細說明：這富有意喻的無花果樹實際上就是代表以色列。

將南北國算在一起，以色列人在西元前六百年左右第一次被放逐、七十年後第一次歸回，那是發生在主耶穌第一次來臨之前。主耶穌所說的上面這一段預言，是預測在主耶穌第二次來臨之前，以色列人要第二次被放逐，而且最終要第二次歸回，正如無花果樹在嚴冬之後樹枝從新發嫩長葉一般。

二、「這世代還沒有過去」

就著史實而言，以色列大約在主後七十年亡國，以色列這個國·家就此正式從世界版圖中消失，這是他們第二次的被放逐。一直等到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很奇妙地複國了；縱然當時周圍的阿拉伯國家意圖把他們推到地中海去，但直到今天以色列國依舊迄立不搖，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歸回，主說：「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既然以色列人在一九四八年回到自己的故鄉，從一九四八年以後，「夏天」就愈來愈近了；接著主說：「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讓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主所說的這個預言：根據「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的這句話，有人認定從一九四八年起經過一個世代，主耶穌應該就回來了；換一句話說，從「門口」到抵達的時間是可計算的。若一九四八年以色列複國代表無花果樹發嫩長葉，莫非從此再加上一個世代，就可以推測主耶穌應該什麼時候回來。

有人發現在聖經裡，一個世代常指著四十年來說的，於是簡單的算術告訴我們：一九四八再加上四十就是一九八八。所以十幾年前，就有不少基督徒相信，主耶穌在一九八八年就應當回來。坊間就曾流行一本很暢銷的英文書，書名稱為《八十八個理由，證明主耶穌在一九八八年就要回來》。然而到一九八八年，主耶穌並沒有回來，這本書所代表的期待終於落空了。可是有一些基督徒仍是不甘心，又提出『一個世代是七十年』的主張，也許另一本書，書名換為『十八個理由，證明主耶穌在二〇一八年就要回來』又會暢銷起來。但是實際上主耶穌講這段話時，祂已經放進一個警示，即是「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可見這樣的推算是十分危險的算術遊戲，只會產生誤導的作用。現在的問題是：到底主所說的「這世代還沒有過去」當中的「這世代」是指什麼說的呢？原來主耶穌的這一番話乃是承先啟後，並非天外飛來一筆；事實上祂已經用過幾次「這世代」這個詞句。例如：祂在馬太十一章 17 節說過：「我可用什麼比這世代…，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然後在二十三章 36 節又講到「這世代」。綜合幾處主耶穌對這個詞的用法，很顯然地是指從主第一次帶著福音而來到祂再來中間的這一時段。所以「這世代」不是四十年或七十年，而是指整個的「福音的世代」。

三、無花果樹的四面訊息

先要問這預言中所說的無花果樹到底代表什麼？許多解經家都說它是代表以色列國，這一點都不錯。然而，若我們詳細查讀聖經，所得到的結論比傳統的說法要更廣許多：它不只是代表以色列國，而是代表了以色列的好幾方面。就政治層面而言，無花果樹是代表以色列國，然而就屬靈而言，它也指著神賜給以色列人的那一塊地—迦南美地、流奶與蜜之地。所以無花果樹不僅是指一個國，也是指那塊地。論及以色列的那塊地，我們就不能不想到一座城，而這座城是和以色列地不能分割的，那就是耶路撒冷。論到耶路撒冷，我們又不能不想到一座建築物，而這座建築物又是和耶路撒冷不能分割的，那就是以色列的聖殿。猶太的經典曾經有過這麼一段生動的描寫：『如果把世界比作人類的眼球，那麼其中的灰白部分就是世界的海洋；而其中黝黑的目珠自然是世界的大陸。目珠中的瞳仁恰好是耶路撒冷，而其上的影像正是以色列的聖殿！』在以色列的民族感情中，不只包括了以色列國和以色列地，更是融入了聖城和聖殿。我們如果仔細研讀聖經舊約，可以讀出無花果樹確是代表以色列的四方面，在我們腦海裡留下的是四合一的印象。

以色列國

論及無花果樹代表以色列國這一方面，舊約聖經列王紀上第四章 25 節就是一段很清楚的註腳，使我們可以一目了然；「所羅門在世的日子，從但到別是巴的猶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王上四 25）根據聖經的記載，當初神給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有一個應許，要把迦南美地賜給他們。到了創世紀第十五章，神才對亞伯拉罕說出迦南地的範圍有多大，怎樣從埃及小河一直到幼發拉底河。事實上，這樣的一塊版圖在以色列歷史上，是一直到了「所羅門在世的日子」才美夢成真，神對於亞伯拉罕的應許才算兌現。除了美地之外，關於亞伯拉罕後裔的應許在這時期也達到了高峰，正如列王紀上第四章第 20 節所描寫的：「猶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邊的沙那樣多」。此時此刻就如同神當初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要賜他子孫像多如海邊的沙。不論就著「後裔」或者「美地」的應許皆是到了所羅門全盛的時期完全應驗了。聖經說到那時所羅門統管諸國，「全地四境盡都平安」。那強盛的光景和如虹的氣勢只有聖經描寫的最生動：「從但到別是巴，猶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王上四 25）這裡的「從但到別是巴：是指著整個迦南地說的，而「自己」兩個字在原文意思更為加重，可譯為「就是在他的葡萄樹下和他的無花果樹下」。換言之，每一個猶大人和以色列人都能說：「這棵葡萄樹是我的，這棵無花果樹也是我的。」不像後來他們到了迦巴魯河邊被擄了的時候的光景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安然居住。此時此刻的以色列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主權獨立的國家（附錄三）。因此聖經是用無花果樹來代表以色列國。

以色列地

除此之外，在聖經中無花果樹也是指著以色列那塊土地而言。在舊約約珥書第一章第 3 至 7 節 1 講到以色列地曾經有過一次空前的蝗災。論到蝗蟲肆虐時，神說：蝗蟲侵犯了「我的地」！分明是以色列那塊土地，但神說是祂的。約珥書描寫到當時災情慘重情形，提起四種的蝗蟲怎樣輪番侵襲，塗炭全地：「剪蟲剩下的，蝗蟲來吃；蝗蟲剩下的，蝻子來吃；蝻子剩下的，螞蚱來吃。」（珥一 4）

這一幅的圖畫讓我們想起，但以理書第七章中四隻猛獸輪番蹂躪以色列的情景。從海中上來的第一隻獸代表巴比倫大帝國，第二只是波斯大帝國，第三是希臘，第四則是羅馬大帝國。同樣的一幅圖畫則是但以理書第二章中的金頭、銀胸、銅腹和鐵腿，代表著那四大帝國的輪番欺壓。

耐人尋味的是：聖經用以上的三幅不同圖畫，來預告歷史上同一系列的事件。但以理書第二章重在描繪世界的表像，征服者尼布甲尼撒所看到的只是金、銀、洞、鐵所表現輝煌且虛偽的一面；但以理書第七章則側重在表達描繪世界的實質，俘虜但以理的眼中卻是獅、熊、豹等四獸所表現殘忍且空洞的另一面。就在四獸各有展現的同時，以色列彷彿是一隻無助的羊羔，從獅子口裡轉到熊的口裡，再換到豹的口裡，最後輪到不知名獸的口裡。約珥書卻從另外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同樣的一件事。但以理書重在以色列國怎樣受到傷害；而約珥書卻重在以色列地怎樣受到摧殘。仔細來看，約珥書乃是從神的角度來看以色列亡國的歷史，也就是蝗蟲的侵略史。四種的蝗蟲輪番上陣：第一個是剪蟲，其次是蝗蟲，然後是蝻子，最後是螞蚱毫無疑問地，這裡的剪蟲是指著巴比倫大帝國，蝗蟲則是波斯，蝻子是希臘，最後螞蚱是羅馬大帝國。接著約珥書又寫道：「有一隊的蝗蟲…侵犯我的地。…」(珥一 6)這明明是指以色列的地，但神說這是祂的地，並且形容這地如何受到侵犯：「它毀壞我的葡萄樹，剝了我無花果樹的皮，剝盡而丟棄，使枝條露目。」(珥一 7)前面說：「我的地，後面緊接著說：「我的葡萄樹」或「我無花果樹」(可見甲經是用無花果樹和葡萄樹來代表以色列，在約珥書特別側重在以色列的那塊地。(附錄二)

聖城和聖殿

最後，無花果樹也是指著聖城和聖殿而言。舊約彌迦書第四章第 1 至第 5 節敘述了一段話：「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巔；萬民都要流歸這山」；經文中「耶和華殿的山：就是今天的聖殿山，也就是摩利亞山；到了「末後的日子」，摩利亞山要超過諸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然後下而接著說！「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這裡提到聖殿也提到聖城。聖經彌迦書接下去寫道：「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彌四 4)。前面說到聖殿和聖城成為『萬民』的彙聚中心，後面緊接著說：『人人』要坐在樹下。可見聖經是用無花果樹和葡萄樹來代表以色列，在彌迦書特別側重在以色列的聖殿和聖城。這裡的無花果樹是緊緊的連到耶路撒冷聖城，和其中的聖殿。

總之，聖經講到無花果樹的時候，一面是指著以色列國而言，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這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裡，住在他自己的無花果樹下。同時它也是指著以色列地，在神的心目中，迦南地和無花果樹是不可分開的。在聖經講到聖城和聖殿的時候，也述及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遊花果樹下。事實上，無花果樹所代表的乃是以色列的四方向：以色列國、以色列地、還有以色列的聖城和聖殿。當主耶穌說：「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這裡所指的無花果樹發嫩長葉就代表四件事情，第一就是以以色列復國，發生在一九四八年的事。其次耶路撒冷要回到他們自己的懷抱，這是一九六七年發生的事。從以色列復國以後，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就陸續回到他們的故鄉，特別到了一九九一年的時候，更有一批猶太人從蘇聯，從衣索比亞，回到以色列地。最後聖殿有一天要重建，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當我們明白了無花果樹所代表的以色列四方面之後，就更容易清楚現今中東時局的發展和走勢。

【第四章】 『連根都枯乾了』

『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耶穌餓了。遠遠的看見一棵無花果樹，樹上有葉子，就往那裡去，或者在樹上可以找著什麼。到了樹下，竟找不著什麼，不過有葉子，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耶穌就對樹說：“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門徒也聽見了。』，『早晨，他們從那裡經過，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

馬可福音第十一章 12 節至 14 節，20 節

上一章提到：主教導我們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它的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就知道夏天已經近了，這也就表示說，人子已經到了門口了。但我們仍須進一少剖析主耶穌所說「無花果樹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這句話的內涵。原因在於解釋這一段聖經之時尚需要另一段預言與之相互配合。而另一段的預言是主耶穌在上述這件事情之前沒有多久，用祂的行動所表達的一個預言，祂咒詛了一棵無花果樹：這段預言卻常常是遭人誤會，因此我們需要先解釋這段預言。

一、『無花果樹受咒詛』的預言解析

這段行動式的預言，其背景大略如下：有一天早晨，主耶穌從伯大尼出來，前一天晚上他就是在伯大尼過夜，這裡就是馬大、馬利亞和拉撒路的家。但是常祂從伯大尼出來時就餓了，遠遠的看見一棵無花果樹，樹上長滿了葉子，然而祂在樹上找不到任何一點的果子；所以祂就咒詛那棵無花果樹說，從今以後永遠沒有人吃你的果子，門徒也都聽見了；以上就是這件事情發生的經過。

神對以色列的期盼

首先應當記得，在那一天早晨，主耶穌剛從伯大尼之家出來，在這個家中有馬大的事奉，也有馬利亞的奉獻；而馬大的事奉，向來是高標準的事奉，一定要事奉到我們的主完全滿意為止。正因為馬大有著最周全的服事，主不可能從馬大家裡出來而沒用早餐；然而這裡卻說主耶穌餓了，可見那絕對不是生理性的，而是比外在的饑餓要更深一層的不滿足。可見主耶穌所面對的這棵無花果樹，不僅僅只是一棵普通的無花果樹，如果只是物質上的無花果樹，也許我們要說馬大沒有伺候好我們的主，所以他一出來就餓了。

既然我們清楚這次主耶穌餓了，不是生理性的饑餓，可見這棵無花果樹富有寓意或代表性。如同前章所述，無花果樹在聖經中乃是代表以色列的四方面，而主乃是栽種這棵無花果樹的主人，所以祂要在這棵樹上找果子，也就是說祂對於以色列有所期待。當初神為什麼揀選以色列人，神為什麼把那塊地賜給他們，乃是對他們有所期盼：指望在無花果樹上能夠找到果子。從舊約士師記我們可以看出葡萄樹的特點是酒，橄欖樹的特點是油，而無花果樹的特點是結出甜美的果子。(士九 8-13)

在聖經中神對每一種植物都有祂的最終目的。例如：葡萄也結果，但是葡萄的果子不是神對它最終的目的，而是葡萄經過酒榨，最終成酒，神才滿願。對於橄欖樹，神最終的目的是油，而對於無花果樹乃是果子。所以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整個以色列在神的面前乃是一棵無花果樹，當時擺在主耶穌面前乃是一棵長滿葉子顯得相當茂盛的無花果樹。那時以色列已經有久遠的歷史，悠久的文化；再加上莊嚴華麗的聖城和金壁輝煌的聖殿，此外還有完整的祭司體系、層層的祭祀禮儀，猶太教在各方面都已達到相當的規模。面對著輝煌的聖殿，有一次門徒不禁讚歎說：「看哪！這是何等的殿宇！這是何等的石頭！」。這一切在主耶穌的眼裡，就好像一棵長滿葉子顯得相當茂盛的無花果樹。但問題是：無花果樹的特點不是它的葉子，雖然它的葉子有許多用處，葉子多而且大可以提供亞當和夏娃編制裙子遮

羞，又給拿但業一間露天的書房。凡此種種，證實無花果樹葉子雖有用處，然而神對無花果樹的最終目的不是這些、而是果子！

一個行動式的預言

主耶穌因為在樹葉子茂密的無花果樹下居然找不到果子，祂就咒詛那棵無花果樹。然而這裡產生了一個問題，因為在馬可福音對於這個故事加上了一個註腳：「到了樹下，竟找不著什麼，不過有葉子，因為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可十一 13）因此許多不信的讀者就問一個問題：主耶穌所要求的會不會太過分了？既然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當然沒有果子，為什麼主耶穌還要咒詛那棵無花果樹呢？而且還說：「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可十一 14）果然，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門徒從那裡經過，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

在這裡，主耶穌顯然是要以一個行動來發佈一個非常重要的預言，這一類的預言我們稱之為行動式的預言。以色列只有葉子，沒有果子；只有面子沒有裡子，虛有其表，不能滿足神的心意。最諷刺的是：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最後一個星期，每到黃昏，都要到伯大尼住宿。身為神的兒子，居然在華麗的聖殿裡找不到安息。祂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卻不接待祂。既然如此，我們的主要使以色列裡外如一、不再自欺欺人，於是乎祂就咒詛那棵樹。主耶穌這一回用了猛藥，意圖醫治以色列、挽救以色列。這是何等的哀！也是何等的愛！

在繼續深入探討這個行動式的預言之之前，讓我們回到上面提及、但尚未厘清的問題：「既然是尚未到收無花果的時候，主耶穌怎麼居然還要找果子？」事實上，回答這個問題卻牽涉到無花果樹成長的過程。既然無花果樹代表以色列，這成長過程的背後也隱隱約約的道出以色列的發展史。

二、無花果樹成長的經過

兩次的收成

就著無花果樹本身的生長及收成而言，在迦南地的無花果樹收成有兩次：一次是六月份，還有一次是八月份或九月份。六月份收成的無花果樹稱為冬果，因為這些無花果是經過冬天所結成的；到了八月份或者九月份，所收成的果子就稱之為夏果，源自春暖花開之後所長出新嫩的枝子。如果無花果樹在六月份要有收成的果子，一定是要經過很寒冷的冬天；而在冬天的日子裡看不見一片青翠的葉子，光禿禿的無花果樹顯得蒼涼而寂寥。

然而就從十二月份到三月的時候，無花果樹開始發嫩、長葉，就在同時，它會長如同櫻桃一樣大小的果子，稱之為青果，但這還不是後來六月間收成的無花果。在這些青果裡面竟然開滿了無數小小的花蕊。稀奇的是，在中文既稱之為無花果樹，顧名思義就是不會開花的果樹，但實際上，無花果樹也會開花，不過花開在那小小的青果裡面；有一個細長的管道從青果的洞口通到最裡面，黃蜂就從這洞口進去，擔負起傳遞花粉的使命，使得果子就逐漸成熟了。（參考書目第二十）

再從春天一直到六月份，無花果樹的成長，仍是要經過一段很坎坷的路程，就在尚未到六月份之前，有時候天氣的變化引起一陣大風襲卷，就把那些青果吹落到地面；若是一陣強烈的巨風，很可能造成滿樹的果子通通掉落下來。此時此刻，若是在枝子上找不到任何殘餘的青果，我們就可以斷定這棵無花果樹到了六月不會結果。只有那些經得起風吹雨打而仍舊緊連於無花果樹枝的青果，才能帶進六月的收成。所以如果到了春天的時候，人到無花果樹下，應該可以找到小小的果子，雖然味道生澀

不怎麼好吃，但是仍可充饑；若是什麼都我不到，顯見這棵無花果樹不可能再結果子，六月份不會有收成，這就是為何主耶穌咒詛那棵無花果樹的緣故。

從聖經看其成長的歷程

無花果樹這般成長的歷程，可以從聖經的話得到印證。論到迦南美地的景致，雅歌第二章 11 至 13 節有一段栩栩如生的描寫：「因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地上百花開放，白鳥鳴叫的時候已經來到…」，顯然春訊已到來，接著第 13 節：「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漸成熟…」，在希伯來文這裡的「果子」是另外一個字，所指的就是青果，也就是當黃蜂在那裡傳遞花粉，在裡面開花的小小果子。這種果子通常要經過十分嚴峻的考驗，才能帶進最後的豐收。這一段成長道路的艱辛，可以從啟示錄的一段記載看得出來：「揭開第六印的時候…，天上的星辰墜落于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啟六 12-13）這裡「未熟的果子」，在原文就是還沒有到期的果子，也就是在雅歌書所指的「青果」。若這些青果緊連於枝子，不被「大風搖動」而吹落到地上的話，最後一定達到成熟。六月份收成時的無花果，芬芳可口，聖經稱之為「初熟的果子」。特別在何西阿書第九章第 10 節講到「我遇見以色列如葡萄在曠野，我看見你們的列祖如無花果樹上春季初熟的果子」，那就是指著六月份所結的果子，味道甘美。舊約聖經對於這些初熟果子的形容像是：當你將果子剛剛抓到手的時候，就不知不覺地已經溶入口中

三、以色列的發展史

漫長的冬天

就著以色列的發展史而言，果然如同無花果樹生長的過程。以色列在大約西元前六百年曾經被擄到巴比倫去，又轉到波斯帝國的鐵蹄之下，然後遭到希臘大帝國的蹂躪，最後飽受羅馬大帝國欺壓，歷經好一個漫長而又寒冷的冬天。根據成長的原則，以色列經過了多多少少風雨飄搖的歲月，到了主耶穌第一次來的時候，不僅應該有葉子，更應該有果子才是！但是很遺憾，祂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卻不接待祂。我們的主在地上，找祂最多麻煩的就是法利賽人、文士、祭司長等等。嚴格說來，這些人是代表整個猶太教棄絕主耶穌，最後這些人聲嘶力竭地喊著說：「釘祂十字架！釘祂十字架！」難怪主耶穌到了那棵無花果樹下找不著果子、卻滿是虛有其表的景況，祂就咒詛那棵無花果樹。主要搖醒他們，不要對自己著迷：與其不結果子，還不如乾脆從根全部枯乾了吧！那棵無花果樹，果然沒有多久就枯乾了。

預言的應驗

現在我們不禁要問：馬可福音十一章 12 節至 14 節的這一段行動式的預言，什麼時候應驗的呢？就是在主後七十年，羅馬將軍提多太子就率領大軍圍攻耶路撒冷，沒有多久以後聖城就淪陷了，然後聖殿是一塊石頭不留在一塊石頭上，從此以後再過不久，以色列就正式的亡國了，果然無花果樹是連根全部枯乾了。後來經過了一千八百多年，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以色列才複國；換句話說，現在經過了冬天，再到了春天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漸漸地夏天的腳步已經逼近了。這就準確地應驗了主耶穌的另外一個預言，也就是馬太福音二十四章論到「無花果樹發嫩長葉」的那一段。

記得主耶穌最後一次進耶路撒冷，祂情不自禁地為耶路撒冷哀哭。事實上主耶穌是真耶利米，卻比耶利米更大。耶利米乃是哭泣的先知，相傳在各各他山下的一個山洞裡寫了耶利米哀歌。當耶利米

看見耶路撒冷城被尼布甲尼撒王攻陷而焚燒，他彷彿感覺到一把火燒在自己的裡面，燒得他眼淚汪汪，結果他就寫出了耶利米哀歌。

我們的主把祂自己比作耶利米，他哭耶路撒冷的話記載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祂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焦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37 節) 懂得原文結構的人發現，這一段的聖經事實上是一首詩，是以哀歌的體裁來寫的，就像耶利米哀歌一樣。我們的主為什麼哭耶路撒冷呢？哭耶路撒冷就是哀無花果樹。我們豈不是看過耶路撒冷原是無花果樹所代表的一方面麼？主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38 節) 早些時候，當祂潔淨聖殿，曾說：「不要將我父的殿，常作買賣的地方。」(約二 16) 這是「我父的殿：也就是「我父的家」，祂稱聖殿作祂的家。但是到了後來，我們的主在這棵無花果樹上找不到果子，於是祂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本來是神的殿、是祂的家；現在同樣是聖殿，祂卻改口說是「你們的家」好像不再是主的家一樣。到了主後七十年，「你們的家成為荒場」就是「一塊石頭要不留在一塊石頭上」的預言，果然完全應驗。提多太子為著要攻打耶路撒冷，砍遍整個橄欖山所有的樹，並用這些樹來建築工事為著要圍攻耶路撒冷，終於把耶路撒冷攻陷下來。稀奇的是，那次耶路撒冷被圍困正是快要過逾越節的時候，滿山遍野的猶太人很勇敢地要上耶路撒冷去過節。他們覺得耶路撒冷是永遠的城，是不會滅亡的；以色列這棵無花果樹是永遠不會枯乾的，所以他們繼續前進

羅馬將軍看見巡視奇景，就不命令把所有的城門通通打開，就在那時候，許多基督徒想起了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講的預言，他們就聽命逃走了。約翰帶著馬利亞，很可能在那時從城門就逃出來了。沒有想到那是猶太人最後一次的逾越節。羅馬軍兵攻陷聖城並放火焚燒，把聖殿也毀了；後來他們發現許多金銀，都因那場大火熔解在石頭縫裡面，接著羅馬又下一個命令把所有金銀，都從石頭縫裡挖出來，果然就應驗了主耶穌的預言：「一塊石頭都不留在一塊石頭上。」

「你們的家成為荒場」是這一場悲劇的最後一幕麼？不是的！因為這首哀歌的結尾是滿有盼望的，主說：「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太二十三 38-39)。換言之，有一天無花果樹還要發嫩長葉，意即有一天以色列要復國，在一九四八年果然應驗了。從一九四八年一直到一九九一年，以色列人果然從全世界各地，包括蘇聯、衣索比亞回到自己的故鄉；不只如此，一九六七年耶血喻牧冷還回到他們的懷抱。現在一直到主回來，我們要見證一件事就是最後聖殿一定要重新建立起來，這些都包括在「這些事都要成就」(太二十四 34) 的這句話上。

【第五章】 『樹枝發嫩長葉』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32 節至 35 節

一、前言

主耶穌在道成肉身的日子，曾經發佈了兩個重要的預言；其中一個是行動式的，祂咒詛一棵無花果樹，藉以預告以色列不久即將亡國。另一個預言則是敘述式的，祂明說這棵無花果樹，在冬去春來之後要從新發嫩長葉，藉以預告以色列在末日將會複國。從以色列亡國到複國，這兩個預言都很奇妙的應驗了。然而前幾章已論到：「無花果樹：在聖經裡面乃是代表以色列的四方面，其中包括了以色列國這一面，那麼從無花果樹枯乾到茂盛，這兩個預言有的正在應驗中或即將應驗。就著無花果樹代表以色列聖殿的這一面，由於聖殿還沒有重建，所以這兩個預言還沒有完全應驗。既是如此，就和今日中東的局勢發生了非常密切的關係。這些預言就自然作了中東時局的最佳註釋。

以色列的覆亡

在本章下面的篇幅裡，我們將深入探討、無花果樹所代表以色列國的這一面。從以色列亡國到複國，讓我們剖析、聖經的預言怎樣的得到應驗。自從西元七十年羅馬提多太子率領大軍圍困耶路撒冷，最後奇妙的應驗了主耶穌的預言，即聖殿「一塊石頭不留在一塊石頭上」。至於以色列正式亡國應該是應驗在西元一三五年。原來在西元一三三年，有猶太人西門科西巴(Simon Bar Kosiba)以人重建聖殿為號召，起而領導反抗羅馬，而在西元一三五年羅馬皇帝哈德良的圍攻下，動亂終於平定。從此耶路撒冷轉變成一個異教城市，猶太人被迫遠走他鄉，流散各地。羅馬還廢止了「猶大」和「撒馬利亞」這兩個地名，將之改名為「巴勒斯坦」使人淡忘這片土地與猶太人之間的關係。從那時候起，以色列國就止式的沒人歷史

二、無花果樹發嫩長葉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是以色列人畢生難忘的日子。在這一天，以色列在亡國一千八百年之後居然止式複國了。這正應驗了主耶穌所說的頂旨：「當無花果樹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既然無花果樹被咒詛，從根開始枯乾，按理不僅結果無望，甚至連葉子也沒有了。根據政治的學理，任何一個國家亡國一旦超過五百年，絕無複國的可能。所以，可以預期的：以色列國從此就從世界的版圖永遠消失。猶太人也隨之過著浪跡天涯、寄人籬下的生活。經過無數漂泊的日子，到處慘遭屠殺、蹂躪、和流放。在這一千八百多年的流亡歲月裡，以人來看，不是被同化、就是遭殺害。希奇中的希奇，就在一九四八年，在全世界的驚訝聲中，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故鄉，並且獨立建國，這實在是政治史上一個很大的奇跡。顯明主的話永遠安定在天，毫無轉動的影兒。

三、到處成為戲景

回顧猶太人的流亡史頁，可說是一部無比心酸痛楚的血淚史。事實上，遠在三千五百年前、聖經就預告以色列人怎樣流落到全世界，怎樣到處慘遭屠殺、蹂躪、和流放。下面就是典型的幾節聖經：

「你必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申 28:25)

「你的上產和你勞碌得來的，必被你所不認識的國民吃盡。你時常被欺負，受壓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見的，必致瘋狂。」(申 28:33-34)

「你在耶和華領你到的各國中，要令人驚駭、笑談、譏諷。」(申 28:37)

「在那些國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腳之地，耶和華

卻使你在那裡心中跳動，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懸懸無定，你晝夜恐懼，自料性命難保。你因心裡所恐懼的，眼中所看見的，早晨必說：“巴不得晚上才好！”

晚上必說：“巴不得早晨才好！”（申 28:65-67） 「至於你們剩下的人，我要使他們在仇敵之地心驚膽怯，像葉子被風吹的響聲，要追趕他們：他們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劍。無人追趕，卻要跌倒；無人追趕，他們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劍之前。你們在仇敵面前，也必站立不住。你們要在列邦中滅亡！仇敵之地要吞吃你們。」（利二十六 36-38）

「令人驚駭、笑談、譏諷」

早期，猶太人自遊牧而農耕，但自從被錢到巴比倫，就從巴比倫人學會從商，終於以商業民族著稱於世。中世紀的時候，猶太人迫於生計而經營借貸業，多以高利貸為主，卻因此背上高利貸剝削者的罪名，尤其在歐洲被視為社會的寄生蟲，令人憎惡；每逢天災或人禍，到處寄居的猶太人必然是首當其衝的祭品。

一位錫安運動的成員曾感傷的說道：一對於活著的人，猶太人是死去的人；對於當地人，他們是異己和流浪漢；對於有錢人，他們是乞丐；對於窮人，他們是剝削者和大富翁；對於愛國者，他們是沒有祖國的人；對於社會上各階層的人，他們是令人討厭的競爭對手：（摘自 W.Lay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十一世紀末，天主教的十字軍東征，原是討伐回教徒，奪回聖地，卻帶給猶太人空前的災難和死亡，在東征的路上灑滿了猶太人的鮮血和眼淚。到了中世紀晚期，在西歐各地，猶太人遭受放逐的事件層出不窮，放逐的動機無所不包，宗教、政治、經濟、種族乃至天災人禍，都是放逐的理由。

另在十二、十三世紀末，羅馬教所成立的宗教裁判所，因此遭受打壓及酷刑的猶太人不知凡幾。

在一六四八至一六六八年間，約有四至十萬的波蘭猶太人殘遭屠殺。

在一九四二年，納粹領袖希特勒對猶太人展開圍捕行動，建立了許多集中營與殺戮營，其中以可容十四萬名囚犯的波蘭奧斯維茲（Auschwitz）集中營最為著名，營中有五間焚化爐，一天可以處理一萬具屍體。一般認為有近六百萬的猶太人在這場大屠殺中喪生。

在仇敵之地心驚膽怯

輾轉逃難到巴西的猶太人，為著苟活生存，將自己隱名埋姓；另一面又要他們的子孫牢牢記得永是以色列的後裔，因此在現今的巴西，若遇見某人名字內含有水果名，如無花果、橄欖或葡萄等，就足以斷定系屬猶太人的後裔，這事等到以色列建國以後在全世界有了立足之地且漸而強盛之時，他們才逐漸吐露出猶太人的身份，

猶太人有一部份在十二世紀沿著絲路來到中國開封，並且定居下來，同時模仿中國人生活上的各層面，因中國人對於他們相當陌生，僅知「回回」人（亦指伊斯蘭教），因此一度稱他們為「青回回」以作區別。隱名埋姓的情況亦發生在他們身上，以「趙」姓為例，可能是得知宋朝開國皇帝為趙匡胤，因而配合改姓為趙。以現今回到以色列地的猶太人，特別在首都特拉維夫中國飯館，就有姓「趙」的以色列裔在那裡定居。雖然猶太人在中國比起歐洲地區，尚較平順，然而從中國的俗諺中如「鷹勾鼻子秤勾心」所指的就是猶太人，顯見他們是普遍不受歡迎的人物。

四、「把以色列人打上來」

聖經不只預告，從以色列亡國到複國、一千八百年間的點點滴滴；也預先說明神要用「打魚」和「打獵」的兩道方法，將以色列人從全世界各個角落帶回。「耶和華說：“我要召許多打魚的，把以色

列人打上來；然後我要召許多打獵的，從各山上，各岡上，各石穴中，獵取他們。」(耶十六 16)這裡「打獵」的方法是指神用非常的手段，諸如希特勒的屠猶運動，把以色列人「獵取」回來。「打魚」的方法是指神用溫和的手段，諸如猶太復國運動和貝爾福宣言，把以色列人打上來。

錫安復國運動

在十九世紀末，因著「反猶太主義」蔚為歐洲政治裡的一股熱潮，再加上俄國沙皇透過秘密員警逼迫猶太人，成批難民湧入歐洲各國。法國也處處歧視猶太人。在一片憤慨聲中，有一位猶裔奧地利人赫茲(Theodor Herzl)登高一呼，成為猶太人的領袖，提倡復國，於鏟一八九七年乃在瑞士首創「錫安主義運動」。

起初赫茲深信，解決反猶太主義的唯一之道，便是建立以色列國，並選定巴勒斯坦為立國之地，後來因遭到當時土耳其的抵制，改而考慮巴勒斯坦以外地點的可能性。一度曾想到南美的阿根廷，但沒有實現。非洲的烏幹達是另外一個候選地，當時英國預備好要提供這一個區域給猶太人。赫茲因為受到若干的刺激，本有意接受，但是該提議卻在第六次錫安主義會議裡遭到激到反對，只好作罷。在他死前不久，赫茲只好重申非巴勒斯坦不可的決心。

五、萬事互相效力

錫安運動在前一世紀初，就如雨後春筍般的發展開來，神果然借著這個運動像「打魚」一樣，「把以色列人打上來」但如果「打魚」要成功的話，神還得作一件事。根據聖經以賽亞書第六十章的預言，神必須興起一個海上的強權來抓助以色列復國。因著是海上的強權，所以它的勢力就佈滿了全世界，而正好以色列人又是散佈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就像以西結書三十七章所形容的：枯骨四散。表面上，以色列復國是錫安運動在那裡奔走，但是事實上神老早就有了完整的設計，遠在主前八百年就借著先知以賽亞預先透露出來。

海上霸權的興起一大英帝國

現在讓我們查考以賽亞書第六十章這一段奇妙的預言，看神如何把以色列人帶回自己的故鄉。首先，在第六十章第 8 節說到：「那些飛來如雲，又如鴿子向窗戶飛回的，是誰呢？」這是非常奇妙的一段經文，若接著上文就能讀出，以色列人有一天要回到自己的故鄉，並且有的人還是搭乘飛機回來。下文接著就題到有「外邦人」要幫助他們。第 9 節「眾海島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隻，(船隻在原文是多數，即眾船隻)將你的眾子，連他們的金銀，從遠方一同帶來」這裡的地名「他施：是指現今西班牙一帶的西歐，而「他施的眾船隻」則是指西歐的一些海上商隊，而這裡的「羅海島」應是指英倫三島而言。「你的眾子：當然是指著以色列人而言，若是連他們的金銀也要從遠方一同帶來，顯然只有借重佈滿全世界的海上霸權，才能夠辦得到。

翻開歷史，世界上果然出現了一個海上霸權，號稱為「日不沒落帝國」，那就是大英帝國。第十節說：「外邦人必建築你的城牆，他們的王必服事你」對以色列人而言，英國人當然是外邦人。所以，從這段預言可以看出英國要幫助以色列復國。

我們再根據另一段的預言，即以賽亞第六十六章 19 節：「我要顯神蹟，在他們中間，逃脫的我要斧到列國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弓的路德，和土巴、雅完」，這不是以色列被擄到全世界的寫照嗎？是神把他們差到列國去，於是他們到了「他施」，就是西歐一帶；有的到了「土巴」就是黑海一帶；有

的到了「雅完」即是希臘一帶；下半節又說：「並素來沒有聽見我名聲，沒有看見我榮耀遼遠的海島」文中「遼遠的海島」顯然分明是指英倫三島，「他們必將我的榮耀傳揚在列國中。」（附錄五）

在第 20 節：「他們必將你們的弟兄從列國中送回，使他們或騎馬，或坐車，坐轎，騎騾子，騎獨峰駝，到我的聖山耶路撒冷。」根據以賽亞六十章的頂言，有人歸回是乘坐飛機，而這段經文顯然是指其它的回鄉方式，並由他們所在的列國把他們送回。以色列復國後，英國當局護送葉門五萬多的猶太人回鄉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綜合這兩段經文，顯然可以窺見這項預言的奇妙，道出以色列在復國以前，世界的大局怎樣操生神的手裡，而大不列顛帝國又怎樣是神手中的一粒棋子！

開國元老一魏滋曼博士

當我們回顧「錫安運動」爾後的過程，果然看到了大英帝國的影子，尤其是以色列創國元老魏滋曼博士(Chaim Weizmann)與英國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令人印象深刻。魏滋曼博士是個傑出的化學家，後中成為以色列第一任總統。他的一生充滿傳奇：六歲時，父母在一八八〇年沙俄的大屠殺中死去。作為猶太難民，他以復國為職志，積極參加錫安運動。曾有一度，他代表了俄國波蘭猶太人的主體心聲，反對赫茲的妥協主義路線，抵制在非洲烏干達立國的主張。他堅持主張猶太人應當回到本地，卻遭到英王激烈反對。

雖然如此，身為化學家的魏滋曼並不氣餒。他運用在學術圈內的關係，認識了常時大名鼎鼎的原子核子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盧瑟福博士(Lord Rutherford 1871-1937)。盧瑟福原是當時英國首相貝爾福(Arthur Balfour)的摯友，就將魏滋曼介紹給首相。十分奇妙地，魏滋曼因盧瑟福的牽引，居然成了為猶太復國鋪路的重要角色。

一九一五年魏滋曼受貝爾福首相之聘，榮任「海軍預備研究所」的首席技術專家。同年，他發明瞭一種新型無煙炸藥，使得英法聯軍在與德軍對抗時轉敗為勝。貝爾福首相在興奮之余，將魏滋曼介紹給英皇；英皇要給魏滋曼頒獎，魏茲曼則感性的說：「對我個人毫無所求，但求同胞能夠歸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從智利進口氦，用以製造武器，後來遭到德國封鎖。這一回，又是魏滋曼出來解圍，他建議從空氣中提取氦作為替代方案，果然一舉成功。由於魏滋曼一再對英國有卓越貢獻，就奠定了以色列獲准返鄉復國的基礎。

貝爾福宣言和以色列復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大英帝國頒佈了歷史上著名的《貝爾福宣言》，准許猶太人在英國的監護下回故土購置產業。一個月後，英軍在阿倫比將軍的率領下，攻取耶路撒冷，沒有多久就拿下了全巴勒斯坦，擺脫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其長達四百年的統治。從一九一八年 至一九四八年，英國治理這塊地，包括以色列和約旦並沿海的迦薩。在這期間，英國一直保持不許以色列人移入的政策，到了一九四七年初才交由聯合國解決。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案：准許猶太人有立足之地。後來又決定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獨立，並可獲得巴勒斯坦百分之五十五的土地。不料等不到十月，英國竟然在五月就從巴勒斯坦徹退。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猶太領袖齊聚在特拉維夫的博物館，於十四時零一分，正式宣佈成立以色列國。無花果樹果然樹枝發嫩長葉了。

就在五月十四日之前，周圍的阿拉伯世界已經發出警告：只要以色列獨立建國的那一天，就是發

動戰爭的那一天。五月十四日的那一天，以色列的領袖們一完成典禮，馬上就匆匆忙忙地把宣佈獨立的文獻送到地下室；沒有多久，就聽到敵機空襲的聲音，原來埃及、伊拉克以及敘利亞已經向以色列進軍，發誓一定要把以色列趕到地中海去。自從復國以後，以色列雖然經過好幾次的戰爭，但是直到今不，以色列仍舊屹立不搖。

雖然最近的中東局勢又再一次呈現緊張的態勢，但是無論如何，以色列復國已是鐵的事實：不管所有的阿拉伯國家有多不情願，甚至於聯合國無數次的會議決議對於以色列都十分不利，但以色列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是無人能推翻的事實。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是神叫萬事互相效力，使列王的心在祂手中流轉。表面上看到的是大英帝國的興起，之後又沒落。若要追問英國興衰的原因何在，從政治的角度，其錯綜複雜恐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的；但若從神的旨意來剖析，一切就變得顯而易見的了。神借著大英帝國的興起，幫助無花果樹發嫩長葉。如今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就在一九九七年夏天，查理王子乘著英國的旗艦從香港徐徐撒退，象徵著日不沒落大帝國終於日落了。主耶穌說得不錯：「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太二十四：35）

【第六章】 『那如鴿子飛回的、是誰呢？』

『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亞述、埃及、巴忒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並眾海島所剩下的。)祂必向列國堅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

以賽亞書第十一章 11 節至 12 節

前面幾章曾經論到無花果樹的四方面；其中一面是指著以色列國，同時另一面也是指著以色列地一神所賜給他們的迦南美地。主耶穌的預言中說到「無花果樹枝發嫩長葉」，一面是應驗於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的復國。但另一方面，也是指著飄流他鄉的以色列人，從全世界各地回到自己的故土說的。果然從一九四八年以後，以色列人一波波的回鄉潮，接連不斷；然而在當中所蘊含的故事，值得我們再根據聖經作進一步的瞭解。

一、以色列人第二次歸回

首先我們注意到以賽亞書十一章 11 節至 14 節預言。這短短的幾節聖經，竟然將過去半個世紀，以色列人回鄉的情節描繪得那麼生動。令人驚訝的是這個預言是在主前八百年發佈的，跨越了將近二千七百五十年的時光，而如今陸陸續續的應驗在我們眼前。

首先，我們逐一來看這段經文的論述。在第 11 節：「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在希伯來原文更清楚說到「第二次」，可見若有第二次必定之前有第一次；而第一次是指著在西元前六百年左右以色列人被放逐到巴比倫，經過七十年的流亡歲月才回到故鄉，那是主第一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

然而，在上一章我們說到，在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淪陷、聖殿夷為平地，「一塊石頭不留在一塊石頭上」，一片淒涼。這是以色列人的第二次被放逐。這一次被放逐的結果，人人被迫背井離鄉，甚至

被拋到全世界各地，到處飄泊。應驗了申命記二十八章 25 節的話：「你必在不下萬國中拋來拋去。」

從天下萬國中被招聚

以色列史上的第一次被放逐，經過了七十個寒暑，終於回到生長的地方；這是以色列史上的第一次歸回，也是主第一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剩餘的。至於第二次被擄，卻經過了漫長的一千八百年，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的故鄉；這是以色列史上的第二次歸回，也是主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剩餘的。第一次的被擄之地是巴比倫、一個集中性的區域；當時以色列人縱然被擄，所幸卻沒有被分散，因此第一次的歸回是從單一的區域回來。以色列第二次的被放逐和歸回卻完全不一樣：這一回被放逐之地卻是全世界，一個發散性的空間。這一回以色列人不只「受壓制」（申二十八 33-34）、成為「笑談」（申二十八 37），更是「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申二十八 25）：經過了一千八百年的漂泊、到處被驅散、到處被流放，到了上一個世紀中葉，不過是幾千萬人之譜的以色列人，居然被分散在全世界一百個左右不同的國家。這就解釋了為甚麼第二次的歸回運動是全球性的，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也是空前的。凡此種種，遠在兩千八百年前，神借著先知以賽亞預先告訴了我們：「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餘的，就是在亞述、埃及、巴忒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並及海島所剩下的：祂必向列國豎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賽十一 11-12）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向全世界吹起獨立建國的號角，一方面宣佈以色列正式立國，同時藉由在特拉維夫發表的獨立宣言，向全世界宣佈：「以色列國將開放給分散各國的猶太人移民。」並且以色列臨時政府也取消了由英國託管政府在一九三九年嚴格限制猶太人移民及購地的規定。頓時之間，似乎整個天空為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敞開，從各地各方返鄉的猶太人接踵而來。從保加利亞是幾乎整個猶太社區全數回鄉，波蘭也是如此，一時之間就有十萬四千人湧入以色列，這些人是慘遭納粹迫害所殘留的餘民。除了保加利亞和波蘭，還有惡夢初醒的德國、奧地利及義大利裔猶太人。從東歐有三分之一的羅馬尼亞猶太人歸來共有九萬六千人之多。另外陸續蜂擁而至的是從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利比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及突尼西亞等地的猶太人。單是一九五零年，全世界歸來的總共有六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五一年回鄉的人數等於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猶太人總人口的兩倍。整個地上的景象，彷彿神伸手在世界各地逐一的召喚他們歸來，正如以賽亞書六十章 4 節所預述的：「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你的眾子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也被懷抱而來。」如今就在此時此刻應驗在世人眼前。

根據統計，猶太人從至少八十七個不同的國家回來，有遠至紐西蘭、阿拉斯加，還有智利、阿富汗等等。這八十七個國家之中有不少應當是屬於上面經文所描述的地區，諸如：「亞述、埃及、巴忒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並眾海島」；至於紐西蘭、阿拉斯加和智利，無疑地常屬於上文 12 節所說的「地的四方」。

神秘的地氈行動

在陸續歸回的浪潮當中，最可歌可泣的，恐怕是旅居葉門五萬多猶太人的回鄉運動。這些猶太人，很可能是在主前七二二年間，被亞述國擄掠，放逐于巴旦亞蘭，而後各自遷移而失落的十個支派中的一支；及至主前五八六年，所羅門聖殿遭巴比倫摧毀時，他們早已在葉門定居一百年。然而因著在當

地生活的安定富足，以致在猶太人第一次歸回（主前四五八年間），在以斯拉、所羅巴伯的呼召下，卻掩耳不聽，仍然滯留於葉門。縱然如此，隨著時光的流轉，歲月悠悠，他們的後代依舊藉由手中的摩西五經，深信救贖之日，必先在彌賽亞降臨之時來到，並且等候盼望那日的到來，神奇地將他們帶回祖國的土地上。

當以色列複國的消息傳到各地時，頃刻之間令人措手不及，不僅是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甚至連以色列政府當局頓時之間也不曉得如何面對來至四面八方的移民潮。正當消息傳到葉門時，他們又驚又喜，感到等候已久的救贖之日已經來到，不肯錯失機會，立即變賣家產，上到會堂讀經、禱告、祈求赦罪，之後卷起律法書，帶著乾糧、餅乾等便向轉運地亞丁出發。在往亞丁的路上，人山人海，個個興高采烈。婦女沿途拾乾柴烤餅充饑，秩序開始混亂，葉門當局因而一度關閉邊境的通路。雖然如此，他們沒有退卻，只有禱告：「主啊！幾時才讓我們踏進以色列的門戶？」日子一天天過去，攜帶的糧食逐漸耗盡，甚至母親也擠不出奶水救活懷中的嬰孩。無助之余，只有向天祈求，結果神使阿拉伯人伸出援手，及時把食物和牛乳送到，賣給他們。

來到了亞丁港，在那裡本有可容納一千人的轉運營，但由於每月數以萬計的移民湧入，早已不敷使用。一路的艱辛使得有人身邊只剩下一件衣服，有男子體重下降到只剩八十磅。百分之八十的人染上瘧疾，但仍舊抱病趕路：有兩、三歲的小孩因缺乏營養，身體縮小到活像一個嬰孩。但每一個人都是無怨無悔，一心一意地要返回自己的故鄉。

此時，由於以色列和埃及處於戰爭狀態，海路不通。在亞丁的英國當局只好改用空運疏散移民潮，於是啟動了代號「神秘的地氈」行動，以每架飛機運送一百卅人的乘載量，將猶太人送往利達。在空運起程時在亞丁機場舉行猶太人古時的吹角儀式，慶賀救贖的到來，場面熱烈感人。

這項「神秘的地氈」行動持續了半年，從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一九五〇年三月，已運回四萬名移民的猶太人。再過幾星期後，總共達到五萬二千名，沒有留下一個猶太人。

二、「交出來」和「不要拘留」

論起從一九四八年起以色列人回鄉的熱潮，聖經有更詳盡的預言。我們且看以賽亞書四十三章 5 節至 6 節的描述，更對聖經的預言感到驚奇無比。這段經文的大意是說到以色列人回鄉的曲'曲折折，非但不是一帆風順，反而是好事多磨。

從東方回來

第 5 節說：「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西方招聚你。」這裡說到「東方」和「西方」。要知道聖經中的地理方向是以耶路撒冷作基準的（附錄五）：東邊是指伊拉克和伊朗；西邊則是指東歐；南邊則指埃及；而北邊當然就是敘利亞。將這一節與下文連在一起讀，顯然以色列人從「東方」和「西方」的歸來路還算通暢。按理從伊拉克回來應該會有困難，然而神還是主宰了一切。

旅居伊拉克的猶太人，可以遠溯至主前五八六年，猶太人被擄至巴比倫（即現今的伊拉克一帶），後來學會經商，從此流連忘返。直到一九二〇年，許多猶太人從他處回到巴勒斯坦地，讓海灣國家逐漸感到有一股新的威脅，開始有排猶的趨勢。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終於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街頭爆發了出來，居然漫延了十年之久。一開始是街上抗猶的宣傳活動，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就發生暗殺

慘案：有百餘位猶太人被殺，傷者多達二百四十位。猶太人的公司、企業有八十間遭到搶掠和搗毀。九百多個猶太家庭受迫害，損失估計有三百萬元以上。及至一九四八年五月情勢更顯緊迫，此時以色列與伊拉克已經處在戰爭狀態。

由於戰時海路受阻，若要展開搶救行動，以色列惟有空運一途。以色列果然派出大型飛機，在烽火漫天中、來回穿梭於伊拉克和以色列之間。終於在定期內救出了七萬餘人。

從遠方回來

我們在上文題到，若僅根據以賽亞書四十三章 5 節，以色列的歸鄉路彷彿是一帆風順。其實不然，問題是發生在第 6 節；「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

從這一節的聖經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回鄉在兩個大區域受到阻撓。他們「拘留」以色列人、不肯「交出來」，所以神命令他們：「交出來」和「不要拘留」。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北方」根據上下文應當是指「遠方」，「南方」則當指「地極」。綜合起來，不讓他們回來的兩個大區域，一處是北方、但非近北而是遙遠的北方；另一處是在南方，但非近南而是遙遠的南方。

衣索匹亞—南方的極處

我們不禁要問：這預言中的兩大區域究竟是指現今的何方？奇妙的是，回答這問題的關鍵竟是新約的一處聖經、也是主耶穌所說的一段話：「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她從地極而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看哪！在這裡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太十二 42）

這節聖經中的「南方」和「地極」兩個詞彙也恰好出現在以賽亞書四十三章 6 節，應可解開「南方」之謎。這裡的「南方的女王」就是舊約中的示巴女王，根據東方的文獻，她的名字叫瑪喀鞭 (Maqeda)，來自非洲的衣索匹亞。猶太史學家也說，示巴女王就是衣索匹亞女王。如果大家拿一支鉛筆，讓筆尖在地圖上從耶路撒冷開始筆直往南走，一直走到衣索匹亞，然後測量之間的距離，根據地圖的縮影比例，結果得知衣索匹亞正好位在耶路撒冷正南方 1400 英里處。（附錄五）

蘇聯——遙遠的北方

回到以賽亞書四十三章 6 節，現在我們可以斷定不肯交出來的「北方」又在天涯何方。若南方的極處是指著往南走 1400 英里，根據對稱原則，再試著從耶路撒冷筆直往北走 1400 英里，就到了現今的莫斯科。答案已經十分清楚：刁難以色列人回鄉的兩大區域是衣索匹亞和蘇聯。（附錄五）

當柏林圍牆倒塌的時候，蘇聯一共有 137 萬猶太人，以往每逢他們申請回以色列去總是被駁回，甚至一度嚴格規定，一旦申請不被允准其下場就是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所以他們總是希望落空，因為北方不肯交出來，但到了時候，神就對北方說話命令他們交出來。

什麼時候神說了話呢？波斯灣戰爭以前，忽然一夜之間柏林圍牆倒塌了；沒有多久以後，一夕之間莫斯科帝國居然崩潰，這種種的事件發生是作夢也無法想像得到，卻又是那麼真實的顯在我們眼前。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才曉得，原來神對戈巴契夫說交出來。誠如一位元美國哥倫比亞電視臺 CBS 駐耶路撒冷記者多蘭 (David Dolan)，提到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他還在 CBS 工作，當時蘇聯還是由戈巴契夫執政，他注意到有一日戈巴契夫突然宣告說：「我們已厭煩你們猶太人一直吵著要回去以色列，現在就讓你們回去吧！」可見神對戈巴契夫說：「交出來！」於是莫斯科帝國瓦解後，北方就在一兩年之內，有

成千成萬的猶太人，回到了以色列；大約每隔二十分鐘就有一架飛機從蘇聯飛到特拉維夫，這對他們的影響是無以計算。事實上，回來的都是蘇聯的精英，可以組成全世界最好的五個交響樂隊；同時最少有三千名的科學家，若將這些人才聚集至少可以辦起五所如同美國哈佛、或英國劍橋那樣顯赫的大學。

回顧蘇聯猶太人的歸來史，除了一九七零年國際間有和解趨勢，因而於年底有十四萬的蘇聯猶太人達到回鄉的願望之外，其它的時候都是稀稀落落。一直到了蘇聯解體之後才急轉直上，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八年約有八十五萬人回到以色列，其中以一九九零年為最高潮，共十九萬人，一九九一年還維持十五萬人，然後每年平均約七萬人。在這個回鄉潮的前夕，根據一九八九年的統計，當時以色列地的猶太人只有三百七十萬人，而滯留在蘇聯的卻有一百三十七萬人。十年來，八十幾萬的蘇聯猶太人注入以色列的社會，對於其結構，尤其是歐洲猶太人與東方猶太人之間的分配，產生重大的影響。

所羅門行動

另外南方的極處衣索匹亞在一九九一年前依舊拘留非洲裔猶太人。因著神對他們說「不要拘留！」，在一九九一年五月，衣索匹亞發生政變，就在兵荒馬亂之時，於五月二十八日以色列政府發動一項搶救任務，代號稱為「所羅門行動」(The Act of Solomon，由官方直接撥款一億美金，向航空公司租用大型客機四十架次，費時三十六小時，把衣索匹亞境內一萬四千五百名非洲裔猶太人從一千五百英里以外接應回國。有一度同時有二十八架同一任務的飛機從衣索匹亞朝特拉維夫飛行，蔚為壯觀。以色列航空公司七四七的貨機駕駛渥茲 (Aryeh Oz) 說：「我們正在改寫歷史，航空史上還從來沒有過任何七四七飛機擠進過一千零八十七個人的記錄。」以色列和衣索匹亞兩端的機場就各預備了四百多輛巴士。據說他們是所羅門和示巴女王的後裔，也有人說他們是屬於失落的十個支派中的但支派。由於他們來自全世界最貧窮的區域，當時搶救他們的景況令人難以想像：為使他們都能盡速歸回，事先就把座艙位子完全拆掉，因著他們骨瘦如柴，擁擠在大型客機裡就像沙丁魚一般。那次的搶救行動中還誕生了五個嬰孩，等到運送的飛機降落在特拉維夫機場，赤腳的衣索匹亞人魚貫下機時，頓時歡聲雷動，有拉比感到喜極而泣的說：「此時我們的黑人弟兄回來了，顯然彌賽亞很快就要到來！」在「所羅門行動」的前七年，有另外一次秘密的「摩西行動」接運徒步走了幾百英里抵達蘇丹的七千衣索匹亞猶太人。兩次行動從衣索匹亞總共接回兩萬兩千人。(參考書目第十八)

這兩件一北一南的大事都發生在我們可親眼目睹到的波斯灣戰爭前後，回想起來顯然只能以「神蹟」形容，可見是神親自伸手把以色列人帶回來有人要扣留，有人不准交出來，神就對戈巴契夫說：「交出來！」於是柏林圍牆倒塌，莫斯科大帝國崩潰；神也對南方說：「不要拘留！」，結果衣索匹亞產生政變，很多事情就陸續發生；所以為著以色列能夠複國，神興起了大不列顛日不沒落帝國；為著以色列人能夠返鄉，神借著戈巴契夫，使整個世界的局勢完完全全的改觀。如果從聖經的角度來看，世界局勢瞬間變化萬千，無非不是為聖經預言得著應驗而效力。

【第七章】 失落支派何處尋？

『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以法蓮的嫉妒就必消散，擾害猶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蓮必不嫉妒猶大，猶大也不擾害以法蓮。他們要向西飛，撲在非利士人的肩頭上，一同擄掠東方人，伸手按住以東和摩押，亞捫人也必順服他們。』

以賽亞書第十一章 11 節，13 節至 14 節

一、兩根杖要變為一根杖

讓我們再繼續看以賽亞書第十一章第 12 節末了一句以及第 13 節：「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以法蓮的嫉妒就必消散，擾害猶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蓮必不嫉妒猶大，猶大也不擾害以法蓮……」這裡的「猶大」和「以法蓮」原是以色列十二個支派中兩個支派的名字，在本經文中的用法卻是代表性的，分別代表著以色列第一次亡國的過程中，兩波被擄的兩個大族群：「以法蓮」代表在西元前 722 年被亞述帝國擄去的北方十個支派，而「猶大」所代表的卻是剩下的猶大和便雅憫支派。這兩個支派的以色列人後來被統稱為猶太人、也在西元前 600 年左右被擄到巴比倫去。七十年後，只有少數的猶太人，大約五萬人左右，回到故鄉重建聖殿和聖城，一直維持到主耶穌的時候。至於北方十個支派被擄後的遭遇，我們從聖經中只知道他們曾一度被遷到巴旦亞蘭一帶，從此以後就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去向，於是成了「失落的十個支派」。

以色列人第一次歸回的時候，回來的主要是猶大和便雅憫支派；然而第二次的歸回就不同了，根據目前的這段預言：除了「猶大」，還有「以法蓮」。換句話說，所有的十二個支派都要回來！不只如此，神還要作一件奇妙之事，那就是：「以法蓮必不嫉妒猶大，猶大也不擾害以法蓮」。雖然過去南國的兩個支派與北國十個支派雙方會有過節，將來卻要和平共處，彼此不再嫉妒。聖經中以西結書三十七章也是這麼預告，神要把以色列家(即是北國)，還有猶大家(即是南國)，如同兩根杖變成一根杖。所以非常肯定的，在彌賽亞第二次來之前，南國的兩個支派與北國的十個支派都要一同回到以色列地。

不僅如此，以賽亞書第 14 節透露出這十個支派歸回的細節：「他們要向西飛，撲在非利士人的肩頭上」他們有人要乘飛機回來，降落在特拉維夫的機場。原來特拉維夫所在的沿海平原，就是聖經中的非利士人地，而特拉維夫的地理位置恰好像是「非利士人的肩頭」這裡又說到「他們要向西飛」而非向東飛，暗示了這十個支派可能流落在東方，大概在被遷到巴旦亞蘭一帶之後，繼續往中亞和東亞的方向挪移。

在繼續討論以前，讓我們把聖經中有關十二支派全家回歸的預言彙聚在下麵：

二、以色列十二支派歸回故土的預言

利 26:33

我要把你們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趕你們。你們的地要成為荒場，你們的城邑要變為荒涼。

利 26:44

雖是這樣，他們在仇敵之地，我卻不厭棄他們，也不厭惡他們，將他們盡行滅絕，也不背棄我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

申 28:64-68

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從地這邊到地那邊，你必在那裡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認識木頭石頭的神。在那些國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腳之地；耶和華卻使你在心裡心中跳動，眼目失明，

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懸懸無定，你晝夜恐懼，自料性命難保。你因心裡所恐懼的，眼中所看見的，早晨必說：“巴不得晚上才好！”晚上必說：“巴不得早晨才好！”耶和華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訴你不得再見的路，在那裡你必賣己身與仇敵作奴婢，卻無人買。

申 4:27-31

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在祂所領你們到的萬國裡，你們剩下的人數稀少。在那裡你們必事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聽、不能吃、不能聞的神。但你們在那裡必尋求耶和華，你的神。你盡心盡性尋求祂的時候，就必尋見。日後你遭遇一切患難的時候，你必歸回耶和華你的神，聽從祂的話。耶和華你神原是有憐憫的神，祂總不撇下你、不滅絕你，也不忘記祂起誓與你列祖所立的約。

賽 11：11-14

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亞述、埃及、巴忒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並眾海島所剩下的。祂必向列國豎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又從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猶大人。以法蓮的嫉妒就必消散，擾害猶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蓮必不嫉妒猶大，猶大也不擾害以法蓮。他們要向西飛，撲在非利士人的肩頭上（“肩頭上”或作“西界”），一同擄掠東方人，伸手按住以東和摩押，亞捫人也必順服他們。

賽 43:5-6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西方招聚你。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

賽 49:5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祂的僕人，要使雅各布歸向祂，使以色列到祂那裡聚集。（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也成為我的力量）

賽 49:12

看哪，這必從遠方來，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秦”原文作“希尼”）

賽 60:4-10

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你的眾子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也被懷抱而來。那時，你看見就有光榮，你心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來歸你，列國的財寶也必來歸你。成群的駱駝，並米甸和以法的獨峰駝，必遮滿你；示巴的眾人，都必來到：要奉上黃金乳香，又要傳說耶和華的讚美。基達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這裡，尼拜約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壇上必蒙悅納，我必榮耀我榮耀的殿。那些飛來如雲，又如鴿子向窗戶飛回的，是誰呢？眾海島必等候我，首先是祂施的船隻，將你的眾子，連他們的金銀，從遠方一同帶來，都為耶和華你神的名，又為以色列的聖者，因為祂已經榮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築你的城牆，他們的王必服事你。我曾發怒擊打你，現今卻施恩憐恤你。

賽 65:9

我必從雅各布中領出後裔，從猶大中領出承受我眾山的。我的選民必承受，我的僕人要在那裡居住。

賽 66:18-20 “我知道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意念。時候將到，我必將萬民萬族（“族”原文作“舌”）聚來，看見我的榮耀。我要顯神蹟（或作“記號”）在他們中間，逃脫的我要差到列國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弓的路德和土巴、雅完，並飛沐沒有聽見我名聲、沒有看見我榮耀遼遠的海島，他們必將我的榮耀傳揚在列國中。他們必將你們的弟兄從列國中送回，使他們或騎馬，或坐車，坐轎。騎騾子，騎獨峰駝，到我的聖山耶路撒冷，作為供物獻給耶和華，好像以色列人用潔淨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華的殿中。”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3:19 當那些日子，猶大家要與以色列家同行，從北方之地，一同來到我賜給你們列祖為業之地。

耶 17:25

那時就有坐大衛寶座的君王和首領，他們與猶大人，並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車，或騎馬進入這城的各門。而且這城必存到永遠。

耶 32:6

在他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耶 30:3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猶大被擄的人歸回；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他們就得這地為業。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31:27-28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把人的種和牲畜的種，播種在以色列家和猶大家，我先前怎樣留意將他們拔出、折毀、毀壞、傾覆、苦害，也必照樣留意將他們建立、栽植。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32:37

我在怒氣、忿怒和大惱恨中將以色列人趕到各國。日後我必從那裏將他們招聚出來，領他們回到此地，使他們安然居住。

耶 33:7

我也要使猶大被擄的和以色列被擄的歸回，並建立他們和起初一樣。

耶 33:16

在那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耶 40:12

這一切猶大人就從所趕到的各處回來，到猶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裡，又積蓄了許多的酒，並夏天的果子。

耶 50:4 耶和華說：「當那日子、那時候，以色列人要與猶大人同來，隨走隨哭，尋求耶和華他們的神。」

結 37:16-17

「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為教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為約瑟，就是為以法蓮，又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這兩根木杖接連為一，在你手中成為一根。」

結 37:19 你就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約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蓮手中的，與猶大的杖一同接連為一，在我手中成為一根。』」

何 1:11

猶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為自己立一個首領，從這地上去（或作“從被到那擄之地上來”），因為耶斯列的日子必為大日。

珥 3:1

到那日，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

亞 8:13

猶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們從前在列國中怎樣成為可咒詛的；照樣、我要拯救你們，使人稱你們為有福的（或作使你們叫人得福）。你們不要懼怕，手要強壯。

亞 10:6

我要堅固猶大家，拯救約瑟家，要領他們歸回。我要憐恤他們，他們必像未曾棄絕的一樣。都因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我必應允他們的禱告。

細讀上文列舉的經節，我們的結論是：在彌賽亞再來之前，不僅猶大和便雅憫支派要回到應許之地，甚至於失落的十個支派也要歸回。

果真如此，問題就集中在這失落的十個支派究竟分散在世界何處？這件事直到最近幾十年才有了一些眉目，我們將所得到的資料綜合起來，簡述如下：

失落十支派的追尋

在西元前 722 年，亞述攻陷撒瑪利亞，擄走了以色列子民中的十個支派，先是將他們安置在巴旦亞蘭一帶，正如聖經所說：「把他們安置在哈臘與歌散的哈博河邊，並瑪代人的城邑。」（王下十七 6）這裡的「哈博河」原是幼發拉底河的支流，在敘利亞東北方一帶流向土耳其邊境。從巴旦亞蘭一帶他們逐漸遷徙，然後開始分散到各地。以賽亞在兩千八百年前就預先透露，有朝一日這十支派返鄉的時，「他們要向西飛」（賽十一 14）這暗示了當時他們可能流落在東方，在遷到巴旦亞蘭之後，繼續往中亞和東亞的方向挪移。為了追尋十個支派的下落，猶大拉比阿維契耳（Rabbi Eliyahu Avichai）曾長期追蹤他們達數十年之久，事實上，他是於 1979 年在印度度現瑪拿西支派後裔的第一人；他並宣稱在印度和阿富汗高山一帶找到了十個支派的後裔，最使他訝異的是：他們仍舊沿用各支派古老的名字稱呼他們自己。另有一位曾獲 1995 及 1996 年傑出研究報導艾美獎的紀錄片導演雅各布布波維奇（Simcha Jacobovic）有感於亞非若干部族至今依舊保有以色列的古老傳統，乃著手規攝一部紀錄片，片名是：「失落一支派的追尋。」（Quest for the Lost Tribes）。該片已製作完成，並已正式發行。（參考書目第五十七）此外，以色列官方以及猶太拉比也積極在尋找及確認他們的身分。

三、印緬新隆族與瑪拿西支派

約瑟支派的後裔

2000 年元月十一日，合眾社（Associated Press）從耶路撒冷發出報導，標題是「失落的支派要回家」。大意是：「來自印度自稱是以色列遺失支派的一群，在流落了兩千五百年之後，要求以色列歡迎他們歸來。」事實上，這一群人所屬的部落散居在今天印度與緬甸交界的地方，他們自認為是瑪拿西支派的

部落、稱自己是「瑪拿西之子」(Beni Menashe)：他們寫詩或禱告的時候，常用「瑪拿西」(Menashe) 這個詞；「哦，瑪拿西的神！」常是他們口中的禱告。他們也稱自己作「落十」，就是「十個部落」或「十個支派」的意思。根據最近的統計，其人口約為一至二百萬人，也有人說是四百二十五萬人。這四百萬之譜是根據拉比阿維契耳之研究機構所作的估計，這其中還包括了以法蓮支派。從外表來看，他們像地道的中國人；雖然也與中國人或華裔緬甸人通婚，但保存非常清楚的家譜。根據他們長期口傳下來的歷史是這樣的：

在亞述帝國衰亡之後，他們就被迫東移，到了西元前 344 年，為了逃避亞歷山大大帝無情的烽火，流浪到阿富汗最後到了喜馬拉雅山區，再經由蒙古，大約在西元前 231 年來到中國內地。但漢人卻逼迫苦待他們，使得一部份「瑪拿西之子」逃亡留落在山上的洞穴內，因而被稱為「新隆族」(Shinlung)，「新隆」就是「穴居人」的意思。約在西元前 100 年，他們再度被放逐，所有的經卷也被燒毀，不得已只好分批逃亡。其中一部分南下經由湄公河逃入越南、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另外一部分則逃往緬甸然後向西進入印度。在印度的東北方的曼尼普爾 (Manipur) 以及米左拉姆 (Mizoram) 等地可以找到他們的足跡。今日這兩地的「瑪拿西之子」其中約有一萬人是認真的作猶太人，三千五百人則正式歸依猶太教。根據猶太拉比阿維契耳的資料，新隆族占曼尼普爾省的人口約三分之一強，卻占米左拉姆省的絕大部分，米左拉姆幾乎成了印度的猶太省！無論是在印度或緬甸，新隆族的猶太淵源非常深厚；在習俗方面，他們堅守割禮，並且稱呼他們神為 Yahwei 音近於舊約耶和華的稱謂，他們的祭典中，祭司常題到西乃山、錫安山和摩利亞山。每一個村莊有一到兩位祭司做守望的工作，而他們的名字常常叫作亞倫。祭司獻贖愆祭的規矩也與利未記所記載的非常相似：「祭司要取些贖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潔淨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姆趾上。」(利十四 14)；其它諸如守安息日、守節期並守為兄立後的條例等等，都與猶太人非常相似，他們建有自己的會堂，會中高唱「我們嚮往錫安」的歌，面向錫安山向以色列的神禱告。一位名叫 Bob Woifsohn 的新聞記者就在這樣一間會堂裡禱告，他說他的感受彷彿在紐約布魯克林的會堂裡禱告一般。

根據 1999 年七月十五日 AFP 新聞報導，以色列政府原則上已批准一項計畫，發給印緬邊境的 3000 名新隆族的臨時居留簽證，使他們在拉比阿維契耳門下受教。從 1990 年起到 2000 年二月為止，已有四百八十六名「瑪拿西之子」(Beni Menashe) 移居以色列。他們之所以得以成行，應當歸功於拉比阿維契耳多年的努力及多方的奔走。阿維契耳的機構 Amishav 還對外募款，幫助他們搭乘飛機返鄉，每人的路費大約是八百美金。這果然奇妙的應驗了聖經預言中：「他們要向西飛」的那一句話！事實上，還有許多人排隊等候移民歸鄉，他們要等到幾時呢？一位已經回到以色列的瑪拿西之女 Esther Thangsom 說得好：「我們已經等了將近三千年，再等幾年算不得什麼了。」

四、四川羌族與以色列淵源

神秘的羌族

在中國四川的岷江以西與西藏接壤的山區，是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的「羌族」聚居的地方，而羌族很可能也是遺失的十個支派後裔。根據內地會西教士陶蘭斯 (Thomas Torrance) 的考證，這些古老的以色列人在西元前若干百年，就來到了中國。陶蘭斯第一次訪問四川成都是 1918 年，開始與羌族有接觸。到了 1937 年他將研究的心得，寫成一本書，書名非常獨特：《中國最早的傳教士：古老的以色列人》。

這本書於 1988 年由其子、英國愛丁堡大學陶蘭斯教授(Dr. T.F.Torrance)名之再版(參考書目第五十四)。深知過去半個世紀這本書引起若干爭議，陶蘭斯教授承認他的父親書中一些斷案有失誤之處，然而對書中主要有關以色列淵源的立論則深信不疑。今日羌族分佈在四川西北部茂汶、汶川、理縣、黑水、松潘等縣。人口約二十萬。根據陶蘭斯教授的瞭解：和他們極其類似的族群約有兩百萬人，散佈在四川西南之西藏邊境，東延至雲南，更伸展到緬甸及越南邊區。

羌族的建築

今日羌族的疆域峰巒重迭、河川縱橫、以稀有動物和植物而聞名於世，是國寶熊貓和珍稀的金絲猴經常出沒的地方。羌人所住的村莊，二十到五十戶人家群居在一起，一個個都像山如寨一樣高聳在山頂上。他們的住屋多為石砌平頂莊房，呈方形，一般二、三層、高者五、六層，每層高約 3 公尺，各層間以樹幹刻成的獨木梯上下。有些樓間修有過街樓(騎樓)，平時以便鄰居互相往來，到了戰時，則樓樓相聯形成巨型山寨：而這一個個「山寨」就點綴在居高臨下、環山險要的地方。

除了石砌房之外，羌族建築以碉樓、索橋、棧道和水利築堰等最著名。具有約 2000 年歷史且舉世聞名的四川灌縣都江堰工程，其中有一部分就當歸功於他們的先祖。說到碉樓，則是羌人村寨的獨有特點：羌語稱碉樓為「邛籠」。今日有人稱之為古碉，因為這類建築已經廢置不用，成為歷史古跡。早在 2000 年前《後漢書西南夷傳》就說到他們「依山居止，壘石為屋、高者至十餘丈」。碉樓多建於村寨住房附近，高度在 10 公尺至 30 公尺之間，用以防衛、存糧和避難。碉樓有四角、六角、八角幾種形式。有的高達十三、四層。建築材料是石片和黃泥土。石牆內側與地面垂直，外側由下而上向內稍傾斜。這些碉樓從遠處望去活像工廠的煙囪。羌人中的巧匠建造這些碉樓時，居然不繪圖、不吊線不用柱架支撐，全仗他們的技術與經驗。建築穩固牢靠，歷經幾個世紀依然屹立不衰。1988 年在四川所發現保存完好的明代羌式建築「永平堡」，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大約 1916 年，陶蘭斯教士到了岷江和沱江流域，見到羌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遠在高山險要處、石砌平頂莊房樓樓相聯所形成的村寨以及巍巍碉樓怎樣點綴其間。遠遠望去，對於一個西方的遊客、這些村寨好像是擺錯了地方的工業城，一座座的碉樓好像煙囪林立一樣。等到挨近村子，就有一種恐怖的壓迫感，仿佛能感覺得到碉樓中不時監控的目光，以及隨時可能飛來的橫禍。陶教士引用了舊約申命記的話來形容當時他親歷其境的感想「那地的民比我們又大又高，城邑又廣大又堅固，高得頂天，並且，我們在那次看見亞衲族的人、」(申一 28)

陶教士題醒我們，若將這些村寨的設詩 1 架構和考古學家所挖掘出土的以色列重鎮伯示麥比較，可以說是非常相像。原來亞摩利人也有類似的碉樓。(參閱 Garrow Duncan 著《挖出聖經歷史 Digging up Biblical History》卷一、126 頁 1931) 對於這位獻身四十年長期在四川佈道的蘇格蘭人而言，平時耳濡目染的盡是黑頭 發、黃面孔的漢人，如今眼睛一亮的不仅是彷彿置身在聖經中的城堡，更是看到在容貌舉止上與眾不同、來自土耳其一帶的異鄉客。這些人即便是混血，也掩不住背後清晰的猶太人輪廓；就算是他們身穿羌服走在紐約的街上，一眼就會被人認出來。

羌族的文化與風俗

不分男女老幼，羌人多半會唱歌。歌詞多為 4 或 7 個音節一句，類似于漢文中的四言詩與七言詩。他們唱的有山歌、情歌、喜慶歌和喪歌等。陶教士特別注意到：羌人與巴勒斯坦人在歌曲中特殊變調上非常近似，聽到其中一首歌曲就會想到另外一首。

羌人以農耕、畜牧和狩獵為業。犁田的時候，如同猶太人用兩頭牛並肩耕作，正如經上所記：「不可並用牛、驢耕地。」（申二十二 10）

在有些地區，羌族的婦女頭帶半月形的一串銀圈作為裝飾，這就好像巴勒斯坦的婦女頭帶半月形的一串銀幣一樣，也就是以賽亞所說的「月牙圈」（三 18）秦漢年間羌人打水為婦人家的事，她們把水壺頂在頭上一和猶太人的習俗一樣。考古學家果然證實了這一點：從確認為秦漢年間的羌人墳墓中挖掘出的文物中，找到了兩隻水壺，各具有兩個把子。這和同一時期的漢人的同類文物迥然不同，然而卻與從確認為西元前八世紀的希伯倫墳墓中挖出十分相似的水壺，其底部凹曲，可供頂在頭上。

羌族辦結婚喜事有不少的規矩，諸如：新郎要陪新娘回娘家，而娘家要預備好「回門酒」，親友要給新婚夫婦送禮，還要致詞祝福。此外羌族還有一個獨特的習俗：如果哥哥死時沒有後裔，作弟弟的有義務娶嫂嫂為兄立後。這與舊約中的「為兄立後」之條例不謀而合。在上一個世紀初葉，只要法令許可羌人還在實行這個條例。這一點有 1881 年四川理番的禁令可以為證，全文刻在城外大路旁的大石碑上，直到上一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還在。其實在《後漢書·西羌傳》這一本的史書中就記載了這個習俗，認為這是羌族「國無鰥寡，種類繁熾」的原因。

論到羌族「種類繁熾」，他們有一個有趣的習慣，依其種類為自己起名：有犛牛羌、白馬羌和參狼羌等等。事實上，這是聖經中閃族的古老習慣。在雅各布布作歌預言十個支派的未來，他說到：「猶大是個小獅子…以薩迦是個強壯的驢…但必作道上的蛇…拿弗他利是被釋放的母鹿…便雅憫是個撕掠的狼…」（創四十九 9-27）。Langdon 教授在其所著的《閃族神話 Semitic Mythology》一書中題到，以動物取名是希伯來和阿拉伯人的習慣。前者僅限於被擄之前，多用於支派或城鎮，而後者則各時期都是如此，諸如：舊約中的底波拉（Deborah 意即黃蜂）和西伊伯（Zeeb 意即野狼）便是阿拉伯人最常用的。

羌人還有一個獨特而有趣的習俗：他們將一區的森林關閉五十年，然後在一特定慶典之後開放，這很自然使人想起以色列人的「禧年」。

羌族的先祖

今天四川西北部的羌族人是古代羌人中保留下來的一支。根據中國史書《後漢書·西羌傳》的記載，這一支羌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前 461 年的先祖爰劍。秦厲公時爰劍為秦所擒拿、淪為奴隸。後來，竟然得以逃脫，輾轉逃入三河間。這裡的三河是指黃河、賜支河和湟河。黃河是指當時河關附近以東的黃河河段，而河關則在今日的甘肅臨夏縣；賜支河則是河關以西的河段，流入青海省，輾轉回曲以至於河首。湟河即湟水，發源於青海湖東部，流入金城郡而匯於黃河。爰劍就集結了三河間原有羌人部落而自成酋豪。在《西羌傳》的結尾，總結了兩漢以來爰劍後裔的發展，說到他的子孫竟有一百五十支，大概已由黃河、湟水之地，廣泛分佈于青康藏高原了。早在西元前三百十六年，由於氐族在蜀西的勢力急劇膨脹，羌族被迫向西、向西北和向西南推進。向西北進的是參狼羌、散播到甘肅南部和陝西西南部，以甘肅的武都為大本營。向西進的是白馬羌、分佈在四川與西藏接壤的地區，以四川的汶江，即今日之番縣為中心。向西南進的是犛牛羌、散居在四川西北隅之月氏區，以四川的邛都，即今日之西昌為首府。

綜合起來，羌族的確有過十分輝煌的歷史，其版圖曾擴展到北至甘肅省南至雲南。秦、漢之間，遠至敦煌、祁連一帶都有羌族居住，稱為南山羌，散佈在祁連山—阿爾金山區之青海、甘肅、新疆交

界地帶。由於秦漢不斷西進，羌人木斷西遷及南遷，於是漸漸遍佈于青康藏高原，其中有發羌、宕昌羌、鄧至羌、白蘭羌等。根據《後漢書·西羌傳》的統計，在東漢時、單是白馬羌、大牂羌等的人口就最少在五十萬以上。總之，羌人的足跡一度遍及新疆、甘肅、陝西、四川、雲南及西藏，幾乎是當今中國版圖的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先秦史及其它史料，羌人的疆域更是大的驚人：有史學家認為西周時代入主中原的周族原是羌族的一支（翦伯贊著《先秦史》）（參考書目第九），不只如此，羌人據說也是藏族和緬甸之緬族的祖先。近年來更有許多日本學者，前往中國羌族區搜集資料，以圖瞭解日本人與這些民族的關係。

舊約史與中國紀年對照表			
舊約史		中國史	
列祖時代	1850-1560BC	夏朝	2205-1600BC
摩西與約書亞	1250-1200BC	商朝	1600-1122BC
士師到所羅門	1200-931BC	西周	1122-771BC
北國與南國	1200-931BC	西周	1122-771BC
單一國王	721-581BC	東周與春秋時代	722-481BC
猶大歸回與波斯	538-333BC	東周與戰國時代	
猶大歸回與希臘	333-63BC	秦朝民西漢	
猶大歸回與羅馬	63BC-135AD	東漢	

傳於子、子再傳於孫、如此代代相傳的結果。根據二十世紀初葉，陶蘭斯教士深入當地所作的調查報告，那一支的羌人自認為是他們的祖先在古時經過千山萬水，從西方千里迢迢地，費時三年又三個月的旅程，最終輾轉來到了這裡。

來到了中國之後，由於天長地久，他們早已忘記古時的語言，如今說的是漢語、藏語和羌語，一種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語言。他們的早期文獻也已隨著年代失傳。向來羌人和漢人是比鄰而居，漢人多半住在岷江和沱江的河谷，而羌人則向西退居兩江流域的高山地帶。羌人看漢人是拜偶像的，而漢人看羌人則是蠻子，彼此格格不入。雖說漢羌不兩立，然而大家還是過著互不侵犯的生活。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乾隆皇帝的時候，才開始融合。也正因為如此，受到宗教和通婚等等的壓力，羌人的大部分開始放棄他們原有的一神信仰。雖然如此，究竟悠久的歷史與長期的閉塞，使羌族的精神文化中保留了不少古代的遺風。根據陶蘭斯教士的研究，截至上一個世紀初葉，還是可能從羌人的習俗和若干尚存的信念中，找出他們的以色列傳統。他們保有以色列特有的生活模式，凡兩千兩百年之久。根據他們的口傳，他們原是一位不知名先祖的後裔，而這位先祖生了十二個兒子，所以他們獻祭的時候，壇的周圍插滿了十二幅旗子。中國有一句俗語說「痛則呼娘、窮則呼天」，羌人在急難的時候則會喊一聲「Yahwei」（雅威），那正是以色列之神的名字「耶和華」。

羌族的信仰

大家公認羌人的民族性是正直、樂善好施、莊重、謹守、知恩和執著。他們有懼天並一神的觀念，他們稱神為「Abba Chee」，其意思即為「顯父」或「MabeeChee」即「天上的靈」。這個稱呼的背後說

出，他們所以為的神是有位格的像父親一樣，但也是形而上的、天上的靈不像周圍的物質一樣。在日常生活中，「AbbaChee」常在他們口中。無論逆順或禍福，他們求告祂、敬畏祂、尊崇祂。雖然如此，由於漢化或藏化的結果，他們也跟著大家拜偶像，所以羌人的宗教給人的印象是多神的。約在前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位美國學者 David Crockett Graham 也到岷江考查（參考書目第五十五）。他對陶蘭斯的見解大表異議，並指出羌民是多神信仰者，可以理解地這也是中國大陸官方的看法。平心而論，七、八十年前陶蘭斯所親眼目睹的羌人宗教面，正是 2700 年前，以色列十個支派被擄前夕的故事。當時，以色列人一面敬拜獨一真神，但另一方面又拜偶像巴力等等。如果 Graham 和其它學者也到當時的首都撒瑪利亞考查，恐怕他們的結論會是一樣的偏頗，誤以為以色列人是多神信仰者！事實上，以色列十個支派的這種「兩面手法」，在他們近三千年的流落生涯中，一直沒有改變過。這是來自周圍同化壓力底下的長期悲哀。不過失落的十個支派在這一點上也許會因禍得福，因為他們這種奇異的宗教混合體後來反而成了他們的註冊商標，使人容易認出他們來

羌人的祭祀儀式

羌人每年有三大節慶：新年、仲夏的平安節和初秋的感恩節。節慶的同時，要在山頂或山腰的高處舉行一年一度的獻祭大典。他們先是在高岡上找到一片小樹林劃別為聖，然後就在其中立起一座石祭壇。築壇的規矩也如同出埃及記二十章 25 節所載，祭壇石頭不可用鐵器鑿成。大典的時候，一切的男丁必須全體參加，不得無故缺席，就好像以色列男丁每年三次上耶路撒冷過節一樣。不同的是，以色列人在聖殿裡獻祭，而羌人則在高處獻祭。其實，這「高處獻祭」的行為又是延續了西元前七百年以色列十個支派被擄前夕的遺風。那時，「他們在各高岡上，各青翠樹下築壇，立柱像和木偶。」（王上十四 23）論到「高處」，以西結有更詳細的描述：「……就是各高岡，各山頂，各青翠樹下，各茂密的橡樹下，乃是他們獻馨香的祭牲給一切偶像的地方。」（結六 13）

羌人獻祭的贖罪觀念與猶太人相同，每年必以羔羊為祭。有趣的是：羌族的「羌」字從羊、從人，可見羊在他們的歷史和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們的祖先是牧羊人，遷居四川以後，在農耕之餘依舊放羊。他們吃羊肉、以羊皮制衣，不論男女老少，每人都有一件羊皮背心，俗稱「皮褂褂」，可以一褂兩用：晴天背心羊毛向外，雨天則向內防雨。每年高山大典的時候，以羊為祭牲，還跳古老的羊皮鼓舞。羊簡直成了羌人生活的中心。事實上，「羔羊為祭」才真正的道出了他們宗教的精華所在。一般的宗教獻祭的目的是感恩或安撫神明，羌人獻祭卻是為了贖罪。在大典的時候，石祭壇上擺了一塊發亮的白石、一種白色石英石。其實，這白石只是象徵性的，代表神的聖潔。根據陶蘭斯教士深入的瞭解，他們並不拜那一塊白石。既然他們稱神為「Abba Chee」或「靈父」，相信祂是有位格的如同父親一般，他們若真要拜它，何不將白石雕刻成特定的模樣？這白石甚麼形狀都可以，但一定要白顏色的，可見是取其白！其中象徵的意義大過於實質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可惜，外人單就羌人在房頂、窗臺和田邊擺放白石的行為，就立刻下了斷案，說羌人拜的是白石神，信仰的是崇敬萬物有靈的原始拜物教。當然，也許有不少的羌人果真如此，可是就這樣一竿子打翻全船人的作法，則有欠公允。事實上，白石、「靈父」和「羔羊為祭」這三個觀念是緊緊相聯的。每逢獻祭大典的前十天，由族長選定好祭牲，其身、其腿和其角必須是沒有殘缺的。禮拜的會眾在三天前必須潔淨自身和衣冠，三天內不沾薑蔥、不吸煙。祭典的當天，要用一根新繩將羊羔牽到祭壇，然後封鎖這只羊羔走過的路徑，只許禮拜的會

眾通過。祭司在祭典中就位前，壇上擺好了一大塊無酵餅和一壺酒。典禮從鳴槍開始，祭司致詞之後，就將羔羊的繩子解開，然後和族長們按手在祭牲頭上。接著是祭司代表會眾向神禱告，其中的幾句大意是這樣：「我們灑血是為著我們的罪；神哪，請悅納我們的祭。」接下來羔羊被殺，血則流在盆子裡；這時祭司用一根草，把羔羊的血灑在祭壇上。典禮至此大致宣告完畢。

與舊約聖經不謀而合

任何一位熟悉舊約聖經的讀者，在瞭解羌族祭典的始末之後，不禁會問，這豈不是以色列人過逾越節和一年一度贖罪日的翻版麼？事實上，在家祭中，有羌族的祭司在村民的住宅門框上灑血，用以保護全家。在 1925 年，陶蘭斯教授那時才十二歲，跟著父親陶教士登上海拔一萬英尺的一座羌族村莊俄日。一位祭司級的大老第一次見到陶教士，就將羌曆中贖罪大日的種種，作了全盤的介紹。之後，陶教士就讀利未記十六章給他聽，這位老祭司竟然興奮地跳起來說，這就是他們失落已久的羌族聖經！說到祭司，他們在穿著上以及規矩上，都如同撒母耳記上十五章 27 節、以及利未記廿一章 7 節及 13 節所敘述的。祭司父傳子、子傳孫，猶如以色列的世襲制度。祭司手中的杖更是有趣，有蛇的形狀盤桓而上（見圖），叫人想起摩西怎樣在曠野舉蛇。

綜合來看羌族的宗教，他們對於神是絕對聖潔的意識，與以色列人不謀而合的。聖經學者俄珥 (Orr) 教授說得好：「不管以色列的祭祀制度，和異邦的宗教在表面上有多麼類似，事實上，兩者在根基上是迥然不同的。沒有任何一個異邦的宗教是建立在神是聖潔的意識上，而同時又受到一種意圖挽救人類的設計所左右。這一種設計包括了怎樣借著救贖之恩，來挽回並維持人類與神的交通，使敬拜者的良心得到真正的平安。這是利未體系的真正性質。在這祭祀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設計好了，要使禮拜的人感覺到罪怎樣使人與聖潔的神隔絕，同時也提供瞭解決罪的方法，使人回到神的面前，尋獲祂的歡心。」事實上，這裡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每一句話都可以很恰切地應用在羌族身上。因此在中國的定居猶太人至少有兩個支派：「羌族」是屬於北國十個支派中的一支，而在開封定居的猶太人系屬南國兩支派的一支。

奇妙而有趣的是：在幾年前華盛頓郵報有一段記載述及在一九四七年所發現的死海古卷，其卷內旁注一些非希伯來文字，後來才知道是中文。如此一來，中國人與死海古卷的關係又是如何呢？據推斷，有可能有十個支派的以色列人約在西元前二百年就已到中國，當他們回到耶路撒冷朝聖時，也許曾在死海古卷附近停留或協助抄寫聖經，因而留下一些中文字的字跡。

五、喀什米爾的以色列情結

位於尼泊爾西北邊、大喜馬拉雅山西南、印度最北部的喀什米爾穀 (Vale of Kashmir)，是風景優美的山間谷地。長 85 英里，寬 20 英里，海拔 5300 公尺。為喀什米爾人的聚居區，住有約五百至七百萬人口。有趣的是在賞地的地名、或人名、甚至村莊的名字，都與以色列失落的十個支派的名字有關，他們所使用的方言也包括了許多希伯來語的用詞。在地名上，約有五十至七十五個的稱呼是標準的希伯來文，一般猶太人所熟悉的。例如：撒瑪利亞 (Samaryah)、歌珊地 (Gochan)、毗斯迦山 (Plshga h)、歌散 (Guzana)、幔利 (mamre)、巴珊 (Bushan)、希實本 (Heshba)、亞設 (Asheriya)、但 (Dand)、迦得 (Gadha)。在人名上，有掃羅 (Shaul)、摩西 (Musa)、所羅門 (SuIiamanish)、和祭司 (Kahana) 等等。

雖然大多數喀什米爾人是回教徒，然而在他們中間「以色列」的稱呼非常普遍，事實上，回教徒是絕對不用這個名字的。在靠近巴基斯坦邊界叫紆士瑪各 Yushmarg (Handwara) 的地方，那裡的部落稱自己是以色列之子。許多喀什米爾人相信自己是以色列的後裔，他們有人考證：喀什米爾人是在西元前 722 年被亞述放逐，經絲路到東方，諸如波斯·阿富汗直到喀什米爾定居了下來。後來回教傳入山谷，強迫他們轉變信仰。在第十二世紀周遊四方的阿拉伯歷史學家比若尼(El Bironi) 寫道：「在過去的年代，只有猶太人被允准進入喀什米爾地區。」祭司基卓 (Kitro) 在其所著的《莫臥兒帝國通史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ghal Empire》說到喀什米爾人是猶太人的後裔。另外兩位據說頗有份量的當地史學家那迪理 Mulla Nadiri 和阿克瑪德 Mulla Akmad 在其分別的著作：《喀什米爾歷史 The History of Kashmir》和《喀什米爾志 Events of Kashmir》中也證實了這一點。

六、阿富汗帕坦人與夢中的哈博河

事實上，聖經告訴我們當初十個支派被擄之後的去處：「何細亞第九年，亞述王攻取了撒瑪利亞，將以色列人擄到亞述，把他們安置在哈臘與歌散的哈博河邊，並瑪代人的城邑。」(王下十七 6)「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動亞述王普勒和亞述王提革拉毗尼色的心，他們就把流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支派的人擄到哈臘、哈博、哈拉與歌散河邊，直到今日還在那裡。」(代上五 26) 這裡的「瑪代人的城邑」公認是今日土耳其以東、伊拉克以北和伊朗西北方的庫德斯坦山區 (Kurdistan) 哈博河則是幼發拉底河流向土耳其邊境的支流。還有附近的哈臘、哈拉與歌散河。1993 年有德國考古學家發表論文，說到在哈博河畔的一座考古土丘挖出尼布甲尼撒王元左右的文物中赫然有希西家的希伯來名字，足證聖經記載之精確。

當初英國人移民新大陸，所到之處常沿用故鄉的地名來命名，紐約的「York」就是英國人人皆知的城。同樣地，大概以色列人從庫德斯坦東遷到今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哈博隘口 (Khyber Pass) 一帶就定居了下來。哈博隘口是名滿天下的隘口，峻險萬分，其最窄之處只有五公尺寬！長年以來，是駱駝商隊來往東西必經之道。同時這也是全世界最無法無天的隘口，連巴基斯坦政府都管不到這裡。兩千年來，都是住在這一帶的帕坦人 (Pathans) 負責維持治安，而帕坦人遠古的名稱為「Beni Yisrael」意為以色列之子。論到哈博隘口的「哈博」就是巴且亞蘭哈博河的「哈博」。不遠的巴基斯坦城 Peshawar 的字義也是哈博隘口的意思。更妙的是，附近注入喀布爾江 (Kabul River) 的歌茲尼河 (Ghazni River) 必定會引起他們對第二故鄉歌散河的懷念。至於三百公里以西的阿富汗重鎮赫拉 Herat，莫非它是上述「哈臘」或「哈拉」的再現麼？在赫拉，雅各布布波維奇曾找到一座最少一千年歷史的以色列古墓，墓碑上刻有大衛的星和希伯來碑文。

十支派在阿富汗

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界間約住有一千五百萬的帕坦人 (又稱作普什圖人, Pashtun), 阿富汗占二分之一弱，六至七百萬之譜。(參考書目第五十七至五十九) 帕坦人最少有六十個部落，其中多冠有 Yusuf (約瑟夫) 的字根，例如 Yusufuzi 或 Yusufuzad；經考證 Yusuf 即為 Joseph (約瑟) 而 Yusufazi 即為約瑟的後裔，而以法蓮與瑪拿西為約瑟的子孫，後來成為兩個支派。不僅帕坦人，阿富汗皇室家族據說也有以色列的血統，他們被認定是以色列王掃羅之孫阿富汗拿的後裔，所以屬於便雅憫支派。

帕坦人的部落多以失落的十個支派為名，如拉巴尼(Rabbani) 指流便、興華爾 (Shinware) 指西緬、

裡莞尼(Lewani)指利未、達凡尼(Daffani)指拿弗他利、甲及(Jail)指迦得、亞書裡(Ashuri)指亞設、約瑟夫塞(Yusefsa)指約瑟、阿弗裡底(Afridi)指以法蓮。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習俗正遙遙呼應著遠古猶太禮俗，包括結婚時撐頂的華蓋，歸女月事之處理，為兄立後之例。婦女蒙頭遮面，男女授受不親，情歌之類的意思表示只有在井旁打水時才舉行，使人想起以撒、雅各布布和摩西等的類似經驗。小男孩在出生八天行割禮，與回教徒的十二歲迥然有別。安息日前夕有點蠟燭的習慣，遇災難時，將祭牲的血抹在門框上。男人晨禱時身披長巾。他們還根據摩西設立逃城的原則善待逃犯。在生活飲食方面也同樣符合猶太人的戒律‘不吃馬肉和駱駝，奶肉不同鍋等。帕坦人是處在回教基本教義派最興旺的區域，所以他們大多表面上歸附回教行禮如儀。雖然如此，他們無法掩蓋長遠以來根深蒂固的舊習：他們念可蘭經的時候，居然搖首擺身。事實上，搖首擺身是猶太人讀聖經的習慣姿態，一般回教徒卻非如此。在有的部落，他們徘徊在回教的戒律和自古以來固有的戒律（摩西律法）之間，當兩者衝突時，他們寧可選擇後者。

七、南非侖巴族與 DNA 測試

在非洲有說班杜(Bantu)土話的侖巴(Lemba)族，長年有一個無法證實的傳說：他們是在一個名叫埔巴(Buba)的人之領導下從猶太地輾轉牽移到非洲。渡海來到非洲以前，他們曾一度寄居在葉門的西拿(Sena)，那是遠在 2500 年前的事。登陸非洲後分成兩批，一批在衣索匹亞定居，另一批則繼續沿東海岸南下。其中的一支部落在辛巴威(Zimbabwe)落腳的就是侖巴族，後來又深展到南非東北部。(附錄十四)目前散佈在南非的侖巴族約有七萬人。他們行割禮、每週守聖日、不吃豬肉和河馬、不與外族通婚。烹飪時，奶與肉不同鍋。以動物作祭牲，喜高處獻祭。令人困擾的是：在歷史上找不著有關埔巴的記載。大約十年前，倫敦大學的學者帕斐特(Tudor Parfitt)開始接觸侖巴族，乃沿著侖巴族口傳有關當初移民的路線實地考察，居然在葉門找到了消失已久的西拿城。帕斐特將這個令人振奮的發現整理成書，書名叫作《迷失城之旅 Journey to the Vanished City》(參考書目第五十三)，帕斐特肯定侖巴族的口傳資料大致可信。雖然如此，人對於侖巴族的來源依舊是半信半疑，一直到兩年前才有了轉變。根據紐約時報 1999 年的報導，有一群遺傳學家從 DNA 測試的結果，終於解開了這個謎團。侖巴族果然是以色列人的後裔，而且是大祭司亞倫的子孫。帕斐特當初發現西拿城的時候，他最後臨門一腳的措施，就是採集了西拿城居民的唾液帶回倫敦做 DNA 測試，用其結果與侖巴族的 DNA 報告相比較，果如所料、完全吻合。

不論如何，從上述的種種跡象，顯然以色列人是被拋到世界各地，如同枯骨四散一般，但藉由聖經以西結書第三十七章的啟示，神要作一件奇事，將他們由原是如同四散的千萬骸骨，震成一個完整的身體，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由原先的兩根杖變為一根杖，等到主耶穌回來就向他們吹氣，他們就要變成為極大的軍隊。

第八章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了。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裡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當那些日子，

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 20 節至 24 節

一、前言

論及以色列的未來前途，主耶穌曾以兩個重要的預言來表達：一是咒詛無花果樹，它就從根開始枯乾，應驗了以色列的亡國，猶太人就流亡到世界各地；另一是預言無花果樹枝發嫩長葉，說到以色列的復興。根據聖經的啟示，無花果樹代表以色列的四方面，前幾章已述及以色列的複國及其子民的歸回兩方面。現在我們特別論及協力廠商面，即聖城耶路撒冷的回歸。

二、耶路撒冷的浩劫

耶路撒冷可以說是多災多難的城市，有史以來被困不下三十二次。(附錄一)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應當首推主後七十年的那一次。當時羅馬帝國提多太子(Titus)率兵進佔耶路撒冷，摧毀以色列史上的第二座聖殿。到了主後一百卅五年，猶太人以重建聖殿為號召再度反叛羅馬，終於不敵羅馬軍團三年半的猛烈圍攻，以色列地乃告淪喪。猶太人從此被迫遠走他鄉，流散各地。

希臘文化的衝擊

遠在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帝國時代，猶太教在托勒密王朝(Ptolemie Empire)掌控之下，獲得寬容的待遇。這也許要歸功於猶太人的希臘化傾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猶太哲學家斐羅(Philo Judaeus)，致力於將希臘哲學和猶太教的教誨合而為一。著名的「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聖經也是在托勒密王朝時期完成的。

「猶太會堂」(Synagogue)在希臘化時期隨著散居猶太人的分佈，迅速發展，雖然吸引不少的希臘人前往聆聽。但絕大多數猶太人嚴守教義，堅持一神的立場，始終拒向希臘偶像獻祭，反對與外邦人通婚，絕不涉足於希臘式的娛樂場所，諸如劇場及競技場等等，連餐飲也拒絕與希臘人同桌共用，凡此種種，逐漸形成了雙方對立的狀態。

對抗希臘

西元前一六七年，塞流卡斯王朝(Seleucide Empire)，安提阿哥四巴(Antiochus IV 223-187 BC)在位，宣稱擁有猶太人的宗教主權，出兵佔領耶路撒冷。還下令廢止割禮，把聖殿另行奉獻給希臘諸神之王「宙斯」，且以豬為祭物。企圖以希臘宗教取代猶太教，以希臘文化同化猶太人。於是猶太人面臨了殘酷的考驗與抉擇，在西元前二世紀產生了猶太史上第一批殉道者。同時也引起兩派猶太人的衝突，一派主張妥協，接受同化後之改良式猶太教，另一派則是傳統派人士，由祭司瑪他提亞(Mattathias)之子「馬喀比」(Maccabees，意為鐵槌)領導。馬喀比乃結合有志之士揭竿起義，擊潰希臘大軍，於西元前一六四年佔領聖殿山(Temple Mount)、收復耶路撒冷、潔淨聖殿、恢復獻祭。這就是猶太人修殿節(Hanukkah)的起源。

雖是如此，由於猶太人在宗教上的堅持及維護傳統的決心，激怒了當時希臘城邦及其執政者。至西元前一三五年，安提阿哥七世(Antiochus VII 159-129BC)親率大軍攻陷耶路撒冷，拆毀城牆。安提阿哥對此軍事行動的說辭是：「我們攻打耶路撒冷是因為在所有的民族中，只有這一民族拒與其它民族交往，並把所有民族都看成自己的敵人。」因此，猶太人是希臘世界裡絕無僅有徹底的一神教的民族。

希臘統治者更將猶太人視為異己份子，橫加攻擊。

對抗羅馬

及至西元前一世紀中葉，羅馬人併吞猶太地。起初，在對羅馬尚有敵意的希臘城市裡，猶太人往往被視為羅馬人的盟友，相容並蓄的羅馬法律允許猶太人享有完整的宗教自由，同時擁有公民權及司法自治權，而希律王更是為猶太人美化第二座聖殿。但部份羅馬官員仍對猶太人反對偶像崇拜的堅定立場，拒絕參與任何形式的「皇帝崇拜」感到不滿。甚至在不明就裡的羅馬人眼中，猶太人無疑是危險的離心份子。及至希律王於西元前四年去世，猶太成了羅馬總督的直轄地。由於連續不斷的饑荒，再加上羅馬官員的貪贓枉法，激起了猶太人接二連三的反叛，尤其是至西元六六年，奮銳黨人起來叛亂，號稱「猶太戰爭」，控制了耶路撒冷城，雖然經過四年漫長且慘烈的抗爭（即至西元七十年），但終被羅馬軍隊收平。

同年（西元七十年）夏末，羅馬將軍提多太子揮軍攻陷耶路撒冷，同時在聖殿遺址興建一座供奉邱比特(Jupiter)的羅馬神殿，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遭屠殺，倖存者為奴，而聖殿所留下的只是一片西牆，也就是今日著名的哭牆。

綜上所論，由於猶太人長期身處於異敵喘國的統治之下，時因帝國的寬容政策，而使其宗教信仰得以延續，但時而又因帝國的施壓，終遭致命的行擊。

三、從聖經的觀點看耶路撒冷

主耶穌哭耶路撒冷

現在讓我們將眼目轉回到聖經，特別來到主耶穌最後一次進耶路撒冷的那一段記載。那一次，祂看到城牆，對著耶路撒冷哀哭，之後祂以哀歌的題裁述及耶路撒冷的未來。祂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太二十三 37-39）顯然我們的主，在此以透視的眼光，用時間的望遠鏡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未來，看到主後七十年所要發生的事。因此祂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同時，祂在另外一個場合說到：聖殿將「……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參太二十四 2）。至於淪陷的過程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說的很清楚：「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了。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裡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路二十一 20-24）果然在主後七十年羅馬攻陷耶路撒冷，燒毀聖殿的事件就完全應驗了上述三段聖經的預言。至於應驗的相關細節，在前幾章已詳論，在此不多贅述；但是關鍵是：為何耶路撒冷會再度淪陷？是否只是史學家所看到的一些呢？

拜偶像與被擄

追溯耶路撒冷城遭巴比倫攻陷時是在西元前五百八十六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二世親自揮軍，拆除城垣，焚毀聖殿，劫後餘生的猶太人被擄掠至巴比倫，南國（猶大國）就此正式亡國。在耶路撒冷城遭焚毀之際，先知耶利米寫了耶利米哀歌是為耶路撒冷城哀哭。

「拜偶像」是聖城耶路撒冷第一次慘遭淪亡的主因。早在所羅門做王時，雖是以色列國全盛時期，然而他竟然與外邦女子通婚，因而祭拜外邦偶像，種下了日後以色列國分裂以及被擄的敗因。接繼作王的陸續施襲效尤，再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巴比倫兵臨城下時，更有假先知假傳神的旨意，說耶路撒冷是永遠之城不致遭毀。事實證明耶路撒冷還是淪陷了，此後七十年間，以色列人在巴比倫耳濡目染的盡是偶像。被擄前只是偶爾偷拜偶像，而如今卻是偶像處處，情何以堪？歷史叩以證明，神對於以色列人這一回所用的猛藥果然奏效。到了波斯古列王（Cyrus II，亦即居魯士二世）下令准許猶太人返鄉並重建聖殿之後，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病被徹底醫治好了。他們日後堅守耶和華為他們獨一的真神，絕不向外邦如希臘或羅馬的神祭拜。

既是如此，為何耶路撒冷城於主後七十年又再度淪陷呢？這班猶太人不是勇敢地踏上回鄉的路程，放棄在異邦的建樹，由所羅巴伯率領下，回到耶路撒冷，從一片廢墟中重建聖殿？難道如史學家所述正因猶太人堅持一神的信仰，各方面與異族有所隔閡，無法忍受外邦的長期統治，至終再度淪陷嗎？

徒有外表不結果子

然而再從聖經的話語來檢視，我們可以找出兩大主要原因：

其一、在第四章中略已提及馬可福音十一章述及主耶穌以行動表達的一項預言，因祂在無花果樹下找不到任何果子，不過有葉子，於是咒詛無花果樹，使其連根都枯乾，無花果樹枯乾代表以色列淪亡的四部曲。首先就是聖城遭攻陷，其次是聖殿被焚毀。在主耶穌所處的時代，猶太教已發展成相當的規模。所羅巴伯時期所重建的聖殿，在希律王的手下加以擴建，使得聖殿美輪美奐，壯麗無比。擴建後的聖殿廣場包括外邦人院，內院則包括婦女院，以色列人院，以及祭司院，最內層為至聖所。聖殿由世襲的祭司管理，都是亞倫的後裔。在主耶穌的時代，他們多屬撒都該教派（Sadducees）也是國中的貴族，權位之重，可以應付羅馬人。他們傾向希臘哲學，否定一切神奇的事、不信復活、天使等等。法利賽人（Pharisees）則不同，他們熟讀聖經，以遵循律法為職志，經歷多年發展出了一套複雜的口傳律法(Oral Law)，文士，猶太拉比，律法師多屬此教門。總之，無論是聖殿或律法，都達到了相當的規模。

事實上，希律所擴建的聖殿與當初神在舊約所指示大衛建造聖殿的樣式比較，可以說是面目全非。惟一僅存未被變動過的也只有「所羅門的廊下」。約翰福音十章 22 節記載：「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是冬天的時候。耶穌在殿裡所羅門的廊下行走」。顯見那時有相當的寒意侵襲主耶穌，不在於外面而是裡面的那份心寒。祂就是神自己，但當初祂所指示建造的聖殿已面目全非，雖是華麗壯觀，如同無花果樹徒有葉子，但卻非祂所要。所以祂起來潔淨聖殿，趕出聖殿裡賣牛羊鴿子，如同修殿節猶太馬喀比所作的一樣。早期祂尚稱聖殿為「我父的家；及至末了，祂卻改口說！「你們的家」。「你們的家要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換言之，祂在無花果樹下找不到任何果子。

棄絕彌賽亞

其二，猶太人向來等候彌賽亞，然而彌賽亞在兩千年前已經來了，他們卻不接受祂。縱然文士、法利賽人熟知聖經，在希律王問起時，便能立即回答：「基督當降生在伯利恒」，但卻不來朝見，也，於是主耶穌說：「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

這裡來得生命。」(約五 39-40) 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他們多次抵擋祂、為難祂、棄絕祂，而我們的主「多次願意聚集他們，如同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他們不願意。」最後猶太人極力喊著說：「把祂釘十字架！」，「…祂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太二十七 23 下半節及 25)

換言之，聖殿代表神的見證，聖城代表神的同在，但聖殿走樣，神的見證失去；猶太人棄絕真止的彌賽亞，神的同在離開，聖殿及聖城皆遭毀滅。

第一次聖城淪陷是因猶太人故意不認識真神，而去祭拜外邦偶像。第二次聖城淪陷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就已預告：「我要把你們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趕你們。你們的地要成為荒場，你們的城邑要變為荒涼。」(利二十六 33) 荒涼的原因也明明記載下來：「你們行事與我反對！」神將愛子賜給他們，他們卻說：「除掉祂！釘祂十字架！」這不是行事與神反對是什麼麼？主耶穌也明明地解釋說：「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路十九 44)

當羅馬提多太子攻進耶路撒冷時，因猶太人對這城和殿著迷太深，認定這座城是永遠之城，有神的保守，不可能淪陷，因而他們勇敢地蜂擁而至，進去過逾越節，殊不知神的同在早已遠離這座城，結果竟然慘死刀下。但基督徒因想起了主的預言：「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裡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路二十一 21-22) 所以趁著城門為過節的猶太人重開之時都趕緊逃出，完全逃過一劫。

四、耶路撒冷城的歸回

雖然以色列人「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路二十一 24)，如以西結書三十七章所描寫枯骨四散的光景，然而就著耶路撒冷的前途，主耶穌在哭耶路撒冷之際、祂的哀歌裡仍然透出麼絲曙光，即是「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太二十三 39) 可見主耶穌不只來過，祂還要再來，那時以色列人要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換言之，耶路撒冷不會永遠淪陷，總有一日要回到以色列人的懷抱。祂也在另外一處說到「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路二十一 24) 有一日外邦人不再踐踏聖城，耶路撒冷再度歸回以色列的手中。

大約一千八百多年之久，每年逾越節以色列人都宣告說：「但願明年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忘不了耶路撒冷。事實上，神也忘不了耶路撒冷，雖然終日受外邦人踐踏，神感性的說：「你的牆垣常在醉眼前。」以賽亞第四十九章有一段十分生動的描寫，「錫安說：“耶和華離棄了我，主忘記了我。”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你的兒女必急速歸回。毀壞你的，使你荒廢的，必都離你出去。你舉目向四方觀看，他們都聚集來到你這裡。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們為妝飾佩戴，以他們為華帶束腰，像新婦一樣。』」(賽四十九 14-18) 原來，神使耶路撒冷的兒女急速歸回是為了給他們作妝飾和華帶，使她成為新婦。可見以色列人陸續還鄉之同時，耶路撒冷的主權也要回歸。撒迦利亞書是論到耶路撒冷前途的一卷，在主從橄欖山回來之前的耶路撒冷分明已經回到以色列手中，帶著濃鬱的猶太色彩，這可以從第十二至十四章的描述看得出來。

以阿六日戰爭

翻閱歷史，果然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六日戰爭，以色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閃電戰，其中只用

了四十七小時就收復了約旦佔領的東耶路撒冷，震驚了阿拉伯國家。曾任以色列政府猶太、撒瑪利亞和迦薩屯墾區議會主席哈瑞爾·伊斯瑞回憶道：「我們能生存下來，能在六天之內打敗阿拉伯國家，這一定是神蹟。」確實當時埃及聯合約旦、敘利亞、伊拉克及其它阿拉伯國，人口總計一億一千萬來攻擊人口僅二百七十萬的小國以色列。以色列以二十六萬四千人之力對付四十六萬五千人的敵軍，裝甲軍力則是八百坦克對付兩千八百，飛機架數是三百五十與八百一十之比。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以色列人醒來發現他們的版圖從星期一到星期六六日間忽然增加了三倍。星期一早晨七點三刻，以色列飛機低空掠過地中海，躲開雷達的偵察向埃及十六個空軍基地出擊五百次，摧毀還來不及起飛的飛機三百零九架。埃及總共只有三百四十架飛機，空軍全部癱瘓，以至於無法掩護地面作戰，自然敗下陣來。埃及還向約旦謊報四分之三的以色列飛機被摧毀，埃及地面部隊已經深入以色列領土等等。於是約旦但完全被誤導，冒然進軍耶路撒冷，註定了失敗的命運。

在这一切令舉世轟動及最重要的軍事勝利上，沒有比收復耶路撒冷城這事更使以色列人永難忘懷。以色列的傘兵部隊司令官古爾（Mordecai Gur）在橄欖山上下總攻擊令時說道：「我們的百姓為這時刻祈禱了兩千年，讓我們前進！」不久，古爾隨傘兵從獅子門（司提反門）進入舊城，於六月七日早晨九點五十分，傳訊給總司令部說：「聖殿山是我們的了！再說！聖殿山是我們的了！」一位突擊官在攻下此城後，在哭牆前痛哭流著淚說：「在我們活著的人中，沒有一人看見或作過，像我今天作過這樣大的事。」當時國防部長獨眼將軍戴陽來到哭牆時說：「我們已回到我們的至聖所，決不再離開！」總理貝哥侖煮見哭牆時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偉大的時刻！」戴陽將軍進入舊城

在六月七日早晨，以色列軍隊中的拉比高倫到了哭牆，手持猶太教教律在牆邊祈禱，不久之後國防部長戴陽將軍，參謀長拉賓等也都加入了祈禱行列，身穿制服的士兵們站在聖地上，有的人在祈禱，有的人在低泣，有的人則開始把自己的願望寫在紙條上，塞進哭牆的石縫裡。停火之後不到幾小時，數以千計的人來到東耶路撒冷，口中唱著猶太教讚美詩：「耶路撒冷！我們的聖城！但願有朝一日我們能重建妳。」這首曾經多次在猶太人面臨絕望、痛苦的困境中，以哀傷的語調唱出的讚美詩。如今終於能實際在哭牆前盡情的宣洩而出。在同一天，戴陽將軍以國防部長的身分發表宣言：「我們誠摯地在和平的氣氛中向阿拉伯兄弟伸出我們的手；然而我們已經回到耶路撒冷，再也不會離開她。」（參考書目第十八）

美夢成真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戴陽將軍正式對外宣佈將東耶路撒冷併入以色列國土。

十一月廿二日聯合國二四二號決議案通過，以色列必須撤出「六日戰爭」所佔領的地方，包括東耶路撒冷、西岸和迦薩走廊、戈蘭高地，合稱佔領區。

但以色列仍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議會通過法案，宣佈東、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遠不可分割的首都」。

對於以色列而言，耶路撒冷對於他們的重要性以及在他們心目中那份永恆的情感，是無可言喻的，也是身為中國人的我們所無法深入體會的。

自從他們失去故土，在歷經一千八百年的滄桑歲月，回想每日父母一定要孩子為耶路撒冷禱告；在婚禮舉行時，新婚夫婦交杯祝福時一定說到「明年在耶路撒冷！」；在每年的逾越節儀式中有一句動

人的願辭：「今年我們在這裡，但願明年就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今年我們為奴，但願明年我們就得到自由！」歷經一千八百多年的禱告和一千八百多年的思念，如今終於美夢成啊！

當年進軍取殿山的傘兵旅，其中有不少人的願望是就此趁勝追擊，不只拿回耶路撒冷，同時也收回聖殿山。然而後來證明事與願違，因為歷經一個多月的考慮後；戴陽將軍與回教自治當局談判確立「聖殿山的治權交由伊斯蘭教委員會 WAQF，而主權仍屬以色列」的原則。雖然戴陽是鷹派人物，但衡量當時整個局勢，為著以色列子子孫孫的長遠著想，不得不作這項決定。

五、結論

耶路撒冷這座古老的城，部分的石牆是土耳其舒萊曼大帝於十六世紀時的建築。在石牆之內，簇擁著一棟棟小型石屋，鵝卵石鋪設的街道將這座城市劃分為四個區域。如今居住在西城的是基督徒和亞美尼亞人，他們多半是十字東征時滯留中東的戰士後裔，或是從歐洲流浪到此的遊民，居住在東城的則多半是回教徒，至於猶太人則集中在南城。

對於回教徒而言，耶路撒冷城常然也有他們重要的象徵意義。阿拉法特當年就生在耶路撒冷，他說他要向耶路撒冷進軍，直到巴勒斯坦國定都在那裡。

一九六四年五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正式成立（簡稱 P.L.O）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獨立宣〉要求以色列撤出耶路撒冷，且宣佈耶路撒冷為他們的首都，阿拉法特宣讀〈獨立宣言〉成立巴勒斯坦國；阿爾及利亞率先承認，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以 121 票贊成，美、以反對，英棄權通過。從那時耶路撒冷城的主權歸屬性開始突顯而出。

以色列總理拉賓於一九九三年九月在華盛頓簽署一項七年的和平協議〈奧斯陸條約〉，規定以色列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執行撤軍行動，但拉賓在當年即遭槍殺，由裴瑞斯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繼位總理，但也很快下臺；之後由內坦雅胡於一九九六年五月繼任，直到一九九九年才由巴拉克上臺。在九月時，以巴再達成〈懷伊協議〉，規定雙方在二千年九月十三日結束最終地位談判，並簽訂永久和平條約。

眾所周知，在去年（二千年）七月，以巴雙方在美方的斡旋下，舉行中東高峰會，七月二十五日美、以、巴三方宣佈和談破裂；九月二十八日夏隆前至聖殿山，爆發以巴雙方最嚴重的流血衝突；至今以、巴仍未能達成協議，現今夏隆已成為以色列總理。

耶路撒冷城及聖殿山，在整個以巴雙方歷年的交手當中，歷經風風雨雨，自始至終，一直都是眾所注目的談判焦點。特別處在今日的中東局勢，更為明顯而耀眼，原因無他，因為聖經的預言就是對她的回答：在主回來之前，耶路撒冷必須回到以色列的懷抱。這是以色列復興的四部曲之一。

第九章 『忽然進入祂的殿』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祂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

瑪拉基書第三章第 1 節

一、前言

「但願明年在耶路撒冷！」這句以色列人，在一千八百多年的流亡歲月中，日夜念念不忘的話，

到了一九六七年竟然實現了。這代表著以色列復興第三部曲的應驗。如今他們換了另外一句話：「耶路撒冷！有朝一日我們要重建你！」，邁向以色列復興的第四部曲：聖殿重建，將來一塊石頭要迭在另一塊石頭上。（參考書目第四十、六十七）

二、瑪拉基書預言聖殿重建

現在要根據聖經舉出強而有力的經文，證明在主第二次來之前，聖殿必須要重建，這段經文就在舊約最後一卷書，即瑪拉基書第三章第1節：「萬君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祂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文中「你們所尋求的主：即是彌賽亞的代名詞。

以色列的盼望——彌賽亞的降臨

猶太的拉比異口同聲的認為：他們所尋求的主就是長久以來所苦苦等候的彌賽亞。因為以色列人長期受到亡國的痛苦，受盡異族的欺凌，所以他們心中一直有個願望，巴不得有一天他們能夠從敵人的鐵蹄底下被拯救出來。因此藉由長期的禱告，希望有一位「超有能力的大能者：能夠完成使命。因著漫長的歲月，皆處在異邦的壓迫及受熬之下，一代又一代的過去，似乎景況依舊，即使現今已復國，也在自己土地上生根立基，但似乎「和平」仍離他們相當遙遠，仍受敵人的強大威脅。於是逐漸在他們心中形成彌賽亞的盼望，不再期待一位普通的特殊人物，轉而嚮往等候一位神親自差遣而來的超然拯救者。

有人注意到以色列人彷彿是重男輕女。事實上，每一位以色列母親都希望有朝一日有幸能成為彌賽亞的母親。這個普遍的願望，不知不覺地，道出了他們的心聲：他們還在等候他們的彌賽亞。不管基督徒怎麼說，他們還是認為人類的救主尚未降生。但遲早有一天他們會發現彌賽亞，原來就是他們當初說：釘祂十字架，釘祂十字架的那一位！那麼這一位彌賽亞什麼時候到來呢？根據瑪拉基書這段經文：「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祂的殿。」也就是說，在彌賽亞來以前，一座聖殿已經建好，殿內的種種也已齊備了。

聖殿重建的雙重應驗

在這段經文裡，基督徒和猶太教徒都能達成一個共同的結論：即在彌賽亞回來以前，聖殿一定重新建造且頂備好了，迎接祂的到來。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這一段聖經是具有雙重應驗的功能：一是近期的應驗，另一個則是遠期的應驗。近期的應驗是指主耶穌第一次來，而遠期的應驗則是指主耶穌第二次來。事實上，若讀這節聖經的上下文，顯然多半側重在主耶穌第二次來。主耶穌第一次來，祂果然進入聖殿。主耶穌第一次來既是如此，那麼主耶穌第二次來就更是如此，尤其是第2節說到：「祂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祂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又說祂的到來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城，顯見這位彌賽亞一回來的時候，不再如往昔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因為祂的再來是要作審判的主，所以沒有人擔當得起，於是祂好像煉金之人的火，火的猛烈使人無從回避；又如漂布之人的城，城的煉淨使人無所遁形。凡此種種，這裡的重點不是指彌賽亞第一次來，而是祂第二次來。

高難度的任務

厘清這項問題之後，再回到聖經的話，既然彌賽亞來時，聖殿要重建完成。因此關鍵的問題就在於聖殿又怎麼重建呢？這件事到底如何成就呢？如果我們已瞭解聖殿山及中東局勢整個景況，就深知

這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目前聖殿山位在耶路撒冷東城十四公頃大的區域，是「聖地中的聖地」，包括兩大主要清真寺「岩圓頂（Dome of the Rock）又稱「奧瑪清真寺（Mosque of Omar）」與艾喀薩清真寺（Al-Aqsa），都位居此地。今後東耶路撒冷城的主權歸屬為何，始終成為中東局勢的焦點。即使在去年八月二日，羅馬教廷向美國國務卿提議讓「耶路撒冷聖城舊城區主權國際化」（08/03/00 美聯社）看來這件事似乎有解，然而不到二十四小時，以巴兩方雙雙拒絕。甚至在八月三十一日雙方代表在中東高峰會流產後，提出「耶路撒冷由神統管」的想法，雙方都表示這不失為一個好的方法，也讓雙方保留了面子；但雙方還得就「誰負責聖城安全」以及「誰負責維修聖城」種種進行協商。最後結果還是不了了之！（08/31/00 路透社）

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下臺前夕曾提出「耶城分治」的構想，其劃分的原則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區歸巴勒斯坦；猶太人區歸以色列，艾喀薩清真寺的主權領土歸巴勒斯坦，哭牆的領土和主權歸以色列；禁止任何一方在艾喀薩清真寺下或者哭牆的後面進行挖掘考古作業。」然而雙方由於實行的細節無法談攏，以致擱淺。由此可見聖殿與聖城是緊密相連，不可分開的。在去年九二八聖殿山流血衝突事件之後，卡哈那拉比描述那時的情景說道：「這（聖殿山）是通往天堂的大門，世人上周都看到了，但那也是一條通往地獄的道路。」而他的結論是：「聖殿山的問題在於它已經神聖到凌駕於政織之上，就是這一批湧入這裡的朝聖客，不論是回教徒或猶太人，最不可能相信聖殿山的主權歸屬問題可以找到世俗的解決方案。」（2000年12月時代雜誌 TIME）

屬於神蹟的領域

然而，從聖經的預言來看，應當讓神來回答這項問題。我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天地都要廢去，主的話永遠不能廢去，因此聖經的預言都要應驗。雖然聖殿山上所在的建築是清真寺，而聖殿一定要建在清真寺既有的廣場上，但這並非一定要用武力或其它非常手段來完成這件事。事實上，聖殿重建只可能用「神蹟」來解釋。就好像以色列1948年複國是神蹟，1967年耶路撒冷回到他們的懷抱也是神蹟，複國以後以色列人排除萬難陸續還鄉更是一連串的神蹟。在我們的主回來以前他要教導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從表面上看重建聖殿是沒有希望的。今天稍微對聖殿山的景況略有瞭解的人都會一致認為這是一項比登天還難的工作。有人推想那一帶地震相當頻繁，說不定一次頗具規模的地震臨到即把清真寺擺平。西元三六三年，羅馬皇帝尤利安諾斯（Claudius Julianus），幫助猶太人著手建造第三個聖殿，在五月二十日開工後不久，耶路撒冷突然發生大地震，全城激烈震動，從地下噴出可燃性氣體，工地引起一片大火，霎時間建築材料付之一炬，重建工程便宣告停擺。就在震災的同時，遠在約旦河外的著名古城 Petra，就在這一次劇烈震撼中慘遭摧毀而夷為平地。

即便聖殿山上的兩座清真寺因地震而夷為平地，回教徒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廢墟中重建，於是問題又回到了原點，無解！

上面提到尤利安諾斯皇帝幫助猶太人重建聖殿沒有成功的例子，提供了第四世紀的基督徒多一層的理由：聖殿不可能重建，因為神借著地震表達了祂的不悅。在神學上，這次事件強化了他們既有的認知：神已經把猶太人放在一邊，用教會來取代之，所以當初任憑聖殿一塊石頭不留在一塊石頭上。他們想：神既然不可能走回頭路，所以聖殿必定不可能重建！其實，今日抱同樣見解的基督徒還不少，他們解讀1948年以色列人複國事件時，只當它是政治性的一個奇跡，一個巧合而已。但是後來使他們

作難的是，如何解釋 1967 年耶路撒冷果真回到以色列人的懷抱。

三、詩篇二十四篇預言聖殿重建

不僅如此，詩篇二十四篇也述及聖城與聖殿：「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詩二十四 7），這裡城門當然指著耶路撒冷城門而言。那為何眾城門頭要抬起來呢？因為「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詩二十四 7、9），祂要「登耶和華的山」並且「站在祂的聖所」（詩二十四 3）；因此不只是聖殿要重建，而且聖城也要準備好。

聖城和聖殿都必預備好

猶太人和基督徒都相信彌賽亞是從橄欖山降臨。橄欖山位在聖殿山的東邊；耶路撒冷面對橄欖山的城門稱為「金門」。1967 年戴陽將軍把耶路撒冷攻下來以後，就封閉了這一道金門。他說：等到彌賽亞來的時候這道門才開放。現今耶路撒冷城牆有好幾道門，但只有一個門是關閉的“如同詩篇二十四篇所言要等到那榮耀的王要進來的那一天，眾城門包括金門都要抬起頭來，都要敞開，歡迎彌賽亞也就是榮耀的王進來。

當彌賽亞來時，他的腳肯定要踩在橄欖山（亞十四 4），然後下到汲淪溪穀，從汲淪溪穀「登耶和華的山」也就是摩利亞山或聖殿山，最後就從金門進去，那時金門抬起頭來，迎接彌賽亞的來臨。因著這個緣故，現在許多猶太人的墳墓都造在橄欖山坡，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彌賽亞來，他們希望能首當其衝而復活。相對地，基督徒則比較貧窮，他們只好選擇汲淪溪穀作為葬身之地，等候復活。然而最特別的是在金門附近的山坡則點綴著一些回教徒的墳墓。據說他們認定彌賽亞一定是正統的猶太人，不敢靠近死屍或墳墓，以免沾染不潔，如此應可擋住彌賽亞不從金門進來。只是到了那一天，這樣的嚇阻作用顯然失效，因為榮耀的王還是進來。

金門一面是耶路撒冷的城門，但另一方面從那裡就可以進到聖殿的廣場裡面，等於你進到聖城就到了聖殿，所以「金門」是兼具內外聖殿與聖城的雙重進出口。那時彌賽亞要忽然進入祂的殿，顯見到時聖殿已重建完成，各方面已經為祂預備好了。現今在橄欖山上有一座五星級的旅館。有人想：或許彌賽亞來的時候，先在旅館休息一下，然後才沿著山坡走下，之後再登高從金門進去。無論如何，在主從橄欖山回來的時候，一座城和一座殿已經預備好了來迎接祂！

這世代一福音世代

根據詩篇二十四篇以及瑪拉基書第三章的預言，我們很清楚主耶穌回來以前，聖城及聖殿都要隨時待命。因為主說「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情都要成就。」曾有一些基督徒認定這世代為四十年，即從 1948 年開始算四十年，到 1988 年主就應當要回來，結果主並沒有回來。之前我們已詳論「這世代」並非是指四十年或七十年，其實這段經文中的「這世代」是緊接馬太福音二十三章。根據那段經文的前後文，其意為猶太人在舊約的時候，流許多義人的血。從亞伯的血開始一直到撒迦利亞為止。這些的罪都要歸在他們這世代，而「這世代」就是指著「福音世代」而言；因為「這世代」，根據馬太福音十一章和二十三章，是從施洗約翰和主耶穌的時候算起，而終止於主的再來。在這一段期間，主耶穌將恩典和福音帶到地上來並在十字架完成了救贖的工作，現在人的罪怎麼能夠得到解決，乃在乎他怎樣對待主耶穌，在乎肯否接受神為人類所預備的救恩。可惜，猶太人卻說：「釘祂十字架！釘祂十字架！」，這世代對主耶穌毫無反應，可以用「麻木不仁」形容之。主耶穌向你們吹笛，你們卻不跳舞！

就主而言，「這世代」就是「福音世代」，然而對「麻木不仁」的人而言，「這世代」就是「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主說「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情都要成就。」意思就是在審判的主還沒有回來以前，這些事情……以色列復興的四部曲都要應驗，其中當然包括了聖殿重建。

四、保羅書信及啟示錄預言聖殿重建

另外一處證據是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 4 節：「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在此，保羅明明說出敵基督來的時候，他要自稱為神，要坐在神的殿裡。在舊約聖經裡所有的祭司在神的殿裡都是站立著事奉，只有這位敵基督敢坐！顯然他把自己當作神，因為只有神坐在寶座上。既說到坐在神的殿裡，可見此時的聖殿早已重建完畢。

最後再引另外一個證據，就是啟示錄第十一章 1 至 3 節：「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說：「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經文中「四十二個月」就是三年半，也就是聖經所言「大災難」的時期；顯然從現在直到大災難結束時，這段時期的最後三年半，聖城要被踐踏，由此可知：在這三年半之前，耶路撒冷城仍是在以色列手中。到了那個時候在聖殿山上人所看見的不是清真寺，而是神的殿和祭壇；並且要加以丈量。這又是聖殿必會重建的明證。

五、中東局勢與聖殿重建

隨著時間齒輪的轉動，以巴雙方、或言猶太與阿拉伯人長久以來的糾葛也一一的顯露；中東的局勢顯得更具張力；而聖殿重建的腳步也愈顯得急促。

目前，有一部分的猶太人深信在彌賽亞回來以前，聖殿必須重建，並且根據考證一定要建造在現有聖殿山上清真寺的根基上。這一班猶太人在猶太教當中，可能被歸於正統派（Orthodox）；在政治立場上或許隸屬於國中的右翼黨派。他們已經起來接續起重建聖殿的任務。

聖殿重建問題——以巴衝突的導火線

針對重建聖殿而言，特別在以色列總理謝米爾執政時，便開始突顯在世人眼前，記得在一九九 0 年十月八日，在耶路撒冷東城聖殿山上，就發生了驚動全世界的事件。報載在當日清晨，大約三千名巴勒斯坦回教徒，因風聞猶太教激進派，計畫在艾喀薩清真寺及奧瑪清真寺周圍地區，立下第三聖殿的基石，因而聚集在這兩座清真寺可俯瞰哭牆的範圍，準備對抗猶太教激進派的行動。於此同時，大約兩萬名猶太人（包括從國外回來的在內），正在哭牆祈禱，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左右，成群巴勒斯坦年輕人開始向祈禱者投擲石塊；以色列警方遂施放催淚瓦斯，因而與巴勒斯坦人發生嚴重衝突。稍後更以實彈鎮壓，引起十九名巴人喪生，一百四十人受傷，聖殿山的警察局，也被縱火燒毀。以國警察局局長形容此次事件的嚴重性是「史無前例」。當晚聯合國安理會十三個理事國，譴責以色列警方濫殺無辜。去年；從當時還是國會議員的夏隆於九月二十八日上到聖殿山上，以行動宣示以色列的主權，使得以巴衝突急劇升高，中東局勢再度惡化。

但據報導，遠在以巴高峰會正式開始前，於七月三日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在獅子門（城門之一）便爆發激烈衝突，起因為猶太人試圖阻止阿拉伯人的卡車在聖殿山進出，去興建另一座具有爭議性的回教建築。

似乎遙不可及

同時在去年十月十一日，以巴衝突最嚴重之際，以色列當地的猶太人所組成的聖殿重建機構（The Temple Mount Faithful）向政府當局申請在聖殿山安置聖殿的基石，獲得巴拉克政府的批准。他們每年都向政府如此申請而遭拒絕，這一回真是喜出望外。於是訂在十月十六日安置聖殿的基石併發邀請函。後來事情還是沒有成功，當日在耶路撒冷西牆聚集約一萬人禱告，他們抗議員警幹預這項已獲得政府同意的奠基儀式，原來當時有數千名員警在旁待命警戒。

不論是安置聖殿基石以宣示重建聖殿的決心，或者以其它更激烈的手段來達到目的，似乎在現行中東局勢都是極端危險而且困難重重。現今以色列人在聖殿山雖有主權，但實際上連行使主權的權利都受了限制，更不用說在聖殿山安置基石，甚至更為直接的作為。

眼前各樣情勢，似乎「重建聖殿」的路是艱辛漫長，甚至可說遙不可及。目前最大的障礙在於聖殿山上現有的岩圓頂回教大盤寺（又稱奧瑪清真寺），要遷動這座院寺，勢必引起世界大戰。如果有人能證明，聖殿的遺址不一定在公認的大盤清真寺上，猶太人在聖殿廣場上就能找到重建空間。果然有一位希伯來大學教授 Asker Kaufman 提供了這樣的空間，他根據考古學的資料，推斷聖殿真正的原址應在「碑與靈圓頂亭」（Dome of the Tablets and the Spirits）之所在，那是在聖殿山西北角的僻靜處；換言之，聖殿若在這個角落重建可以不影響到二十六公尺以外的清真寺。可惜他的見解在學術界沒有被廣泛採納。聖殿模型

六、聖殿重建：和平解決之道

關於聖殿重建，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或許有兩種可能：第一、從聖經的預言來看，時局的變化或許使敵基督不日出現，執掌世界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大一統局面。因他大權在握，又能用雙關的詐語，於是在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參照但以理書第八、九章），或許在此時敵基督為了誘導以色列與他立約，就誇下海口、保證運用其影響力爛助以色列重建聖殿。另外一個可能是這樣：在敵基督出現以前，根據聖經的預言，全世界會陷入經濟大恐慌的局面。到時候，時局逆轉，阿拉伯國家有可能遭遇到空前的經濟窘境，在存亡關頭，他們或許會想到拍賣聖殿山，以解燃眉之急。那時，全世界的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會集中，聯手買下摩利亞山頭，然後用高科技將艾喀薩清真寺及奧瑪清真寺和平地遷往麥加，剩下的就是重建聖殿的工程了。

【第十章】『無花果樹』與『各樣的樹』

『耶穌又設比喻對他們說：“你們看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它發芽的時候，你們一看見，自然曉得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些事漸漸的成就，也該曉得神的國近了。』

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 29 節

一、前言

我們曾經根據經文，闡明無花果樹在聖經內所代表的以色列四方面：分別是以色列國、迦南美地、聖城耶路撒冷及聖殿。以此為基礎，論到主耶穌在地上所述及無花果樹的兩個預言：一是無花果樹的枯乾，另一個是無花果樹的發嫩長葉。分別說到以色列亡國和復興的四部曲。特別在現今中東局勢突顯緊張之際，我們已剖析其整個焦點就在於聖城及聖殿，原因無他，乃因神的話一定要成就，以色列復

興的第三及第四部曲也一定要應驗。

換言之，當主耶穌再來之前，聖殿及聖城都要重建及預備完成，而且以色列十二支派要歸回，兩根杖要成為一根杖。以人的眼光來看，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務；但聖經預言的奇妙就在於此，神要藉此顯明唯獨祂是神，祂的榮耀借著祂話完全顯明出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祂的預言可以接受嚴峻的挑戰。表面上，看見各國領袖的斡旋喊話、東奔西跑、穿梭外交，試著要解開中東的難題，但時間在神手裡，甚至各樣事物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路二十一 33）

二、「無花果樹」與「各樣的樹」

除了無花果樹的預言要應驗之外，在這本具有永恆價值的聖經之中，也說到關乎列國的預言，有的尚未應驗或正在應驗中，其中關乎到無花果樹本身預言的應驗。路加福音廿一章 29 節至 33 節的經文，就是一段很明顯的例子。然而初讀這段經文猛然會覺得和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32 節幾乎是大同小異，彷彿主耶穌又重複了祂所說的預言。但仔細一看，確有不同之處。比較之餘，會發現路加福音比馬太福音多了「各樣的樹」的字樣。我們不禁會問：除了以色列復國的奇跡之外，莫非聖經中還有另外一些樹用來代表其它的古國，到了時候，她們的勢力也要同時重新抬頭。這是否意味著「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之間的對峙，使得以色列復興的四部曲的完成面臨最嚴峻的考驗？

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的瞭解，這兩段經文的不同及其背景的相異之處：

（一）福音教對象

在馬太福音的經文乃是述及「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太二十四 33）；而在路加福音則是使用另外的字眼，即「神的國近了」（路二十一 31）。原因在於馬太福音主要是寫給猶太人，而路加福音主要則是寫給外邦人。不需要解釋，猶太人一讀「人子」就知道是指「彌賽亞」而言；但對於外邦人，因背景不同，就無法瞭解。在新約二十七卷的作者中，路加是唯一的外邦人，亦即希臘人，而他寫作的物件是希臘文世界下廣大的群眾，向外邦宣講神的福音。因此，針對缺乏猶太背景的外邦人，一讀「神的國近了」，便曉得是指「末日逼近」之意。

（二）主耶穌工作的重心

另外，在主耶穌工作的重心及福音的物件方面，兩卷福音書也各有不同的重點。在馬太福音裡作者馬太的記載，顯然是局限於主耶穌在加利利海周圍，長達十八個月的工作範圍。那一段期間，主耶穌很顯然是以迦百農為工作中心，從那裡一度打發十二個門徒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裡去。由於當時的工作重心是針對猶太人，十二個門徒的選擇使他們很容易聯想到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但路加福音的敘述，顯然有所不同。特別從第九章至十九章，重點放在主耶穌在約旦河外長達半年之久的事工。當時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約旦河外的伯大尼，也就是現今敘利亞南部雅木克河流域一帶。從那裡主耶穌打發七十個門徒往各城去。由於創世記第十章列舉了當初天下的七十個邦國，「打發七十個門徒」意味著福音要送往普天下去。事實上，約旦河外有一區域稱為底加波利，「底加」的意思就是十，而「波利」即是城市之意，整個字合起來意思就是十座城，這十座城原來是當時典型的羅馬邦城。它的特點除了著名的羅馬戲園之外，每一座城必定有一條南北向的直街。主耶穌在地上最後的半年，就在這樣外邦人混居的地帶工作。

當比較這兩卷福音書的相異之處後，顯然馬太福音的重點在猶太人，而路加福音所述及大喜的信

息乃是關乎萬民的；換言之，救恩雖然是從猶太人出來，但最後的目的是要普及萬民。

也正因為這兩卷福音書的重點各異，馬太福音述及彌賽亞的到來，就只提到無花果樹發嫩長葉，但為具備國際觀的外邦人，主耶穌在路加福音就另外加上「各樣的樹」，透露出未來事情的發生不僅關乎到以色列國、以色列地以及聖城和聖殿，也關係到以色列周圍的列國。由於「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之間的互動，使得主耶穌所說的「這些事」都要成就。

三、但以理書第四章的預言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探究「各樣的樹」所指為何。「無花果樹」既是代表以色列國，那麼「各樣的樹」必定是指聖經中所曾提及的一些古國。若無花果樹發芽，代表以色列復國，那麼各樣的樹發芽，即告訴我們在以色列復國以後，聖經裡面所預言的一些國家，將在以色列復國的同時要重新被建立；許多從前古老的勢力，將在以色列復國的同時重新抬頭。

當我們仔細考查但以理第四章時，發現其中題到一棵樹，很顯然地指向巴比倫古國。

尼布甲尼撒王又一個夢

這段有趣的經文是在但以理書第四章 10 節至 17 節：「我在床上腦中的異像是這樣：我看見地當中有一棵樹，極其高大。那樹漸長，而且堅固，高得頂天，從地極都能看見；葉子華美，果子甚多，可作眾生的食物；田野的走獸臥在蔭下，天空的飛鳥宿在枝上；凡有血氣的都從這樹得食。我在床上腦中的異象，見有一位守望的聖者從天而降，大聲呼叫說：『伐倒這樹！砍下枝子，搖掉葉子，拋散果子，使走獸離開樹下，飛鳥躲開樹枝。樹樁卻要留在地內，用鐵圈和銅圈箍住（特別留意「樹樁」這兩個字），在田野的青草中讓天露滴濕。使他與地上的獸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變，不如人心，給他一個獸心，使他經過七期。』這是守望者所發的命，聖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

這段經文是但以理書裡一段很重要的預言。文中所提及的「一棵極其高大的樹」，顯然是指尼布甲尼撒王。文中預言，有一日這棵樹要被砍掉只剩下樹樁，並且要經過七期。果然，尼布甲尼撒因自己顯赫的武功和輝煌的建設而感到自豪，他「遊行在巴比倫王宮裡說：“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威嚴的榮耀嗎？”這話在王口中尚未說完，有聲音從天降下說：「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話對你說：你的國位離開你了。」（但四 29-31）之後，尼布甲尼撒王忽然間神經錯亂，一直經過七期以後，他才說「我的聰明復歸於我，為我國的榮耀威嚴和光耀也都復歸於我……」（但四 36）。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尼布甲尼撒王顯然又恢復正常。

代表巴比倫帝國：

但若根據但以理書第二章來推論，尼布甲尼撒王事實上是代表整個巴比倫帝國。說到尼布繆憚撒所夢見的巨大人像，其中以金、銀、銅、鐵四部份分別代表巴比倫、波斯、希臘和羅馬四大帝國。當但以理對尼布甲尼撒王解釋這個異象時便說：「你就是那金頭」（但二 38），這裡的「你」當然是指尼布甲尼撒王，而「金頭」則是巴比倫帝國。所以聖經是用尼布甲尼撒王來代表整個巴比倫帝國。

根據這個瞭解，我們再回到但以理書第四章「大樹倒下」的預言。既然尼布甲尼撒代表巴比倫國，那麼這個預言就有了雙重的應用和應驗：一方面應用在尼布甲尼撒個人的身上，有一日他要神經錯亂，後來經過七期才復原；另一面又代表金頭巴比倫大帝國的命運，大樹被伐倒預指巴比倫帝國有一日要

滅亡，然後只留下樹樁，經過七期巴比倫的勢力又要重新抬頭。

四、「七期」的應驗相隔七期一尼布甲尼撒與海珊

近期的應驗

現在的問題是，究竟「七期」代表多長的時間呢？但以理書說到「期」的時候，在原文裡面並不是指一年，而是指一段的時間。至於這一段的時間有多長，可以從啟示錄裡面「期」算出相等於三百六十天，這在第二章我們已作詳細論述。經過七期，也就是兩千五百二十天以後，尼布甲尼撒王就恢復清醒，這確實是應驗在尼布甲尼撒個人身上；但另一面，經過七期巴比倫的勢力要重新抬頭。而這段時期又有多長呢？

遠期的應驗

就著近期的應驗「七期」完全是按照字面，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瘋了「七年」，等於兩千五百廿天，然而從遠期的應驗來看，「七期」就不能以字面來計算，因為尼布甲尼撒只是象徵性的代表巴比倫。根據聖經民數記和以西結書的記載，聖經有的時候是用一天代表一年，而非字面的一天，這樣換算，從巴比倫城淪陷至巴比倫帝國勢力再次抬頭，有可能是經過二千五百二十年以後。

回到歷史，讓我們記得波斯原是伊朗的前身，而巴比倫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歷史上第一次伊朗和伊拉克的大規模軍事衝突，也可以說是第一次的兩伊戰爭，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五百三十九年。戰爭結果，波斯征服了巴比倫帝國，巴比倫城遭攻陷，巴比倫國正式淪亡。正如但以理所預言的，這棵大樹被砍倒，只剩下樹樁。

歷史上的第二次兩伊戰爭則是我們有目共睹的，發生在一九八一年左右。這一場戰爭打了八年之久，是公認的一場毫無意義的戰爭，雙方打得精疲力竭，死傷無數，結果不知為何而戰。在這場戰爭中，在「兩害之間取其輕」的微妙心理下，美國和德國、法國、義大利等，選擇了支持伊拉克。萬萬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壯大了伊拉克，將它推進成為世界陸軍十強之一。一九九〇年八月至一九九一年二月波斯灣戰爭爆發，沈寂了兩千五百二十年的巴比倫，忽然如猛獅般睡醒，敢與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對抗，一度震撼了全世界。算算歷史上兩次兩伊戰爭之間相隔的年數，果然是經過了七期。

偶像化的海珊

巴比倫勢力的重新抬頭也提升了海珊成為阿拉伯世界的偶像。許多兒童們唱著歌說：「海珊，我願意每一滴血為你而流！」在約旦，許多大學教授說：「只要把我們帶回到巴比倫從前的榮耀，不管是誰作我們的領袖，我們都願意。」在伊拉克的一些畫家，更用他們的鮮血繪了一幅海珊的畫像，來表達他們無比的敬意。洋洋得意之餘，海珊於一九九〇年八月悍然宣佈科威特成為伊拉克的第十九省。八月三日，幾百輛伊拉克坦克駛進科威特，結果一夜之間，科威特就被併吞了。其實海珊錯估了世界各國的態度，他以為美國不可能干涉這件事。他想若能力挫美軍，使其傷亡達一萬人，美國國內的反戰輿論必能迫使政府停戰。結果海珊孤軍奮戰，公然地與廿八個國家對抗，打得非常慘烈。伊拉克雖然是寡不敵眾，然而在舉世眼前，伊拉克證明自己是何等耐打的一個戰爭機器！美軍對巴格達不知進行了多少回的轟炸，本以為在一夜之間就能癱瘓他們所有的軍備，結果卻只摧毀了百分之五的軍力。

雖然伊拉克在波斯灣戰爭中最後慘遭敗績，十年來又飽受聯合國的制裁，民不聊生，然而伊拉克總統海珊好戰雄姿不減當年。表面上已經不再發展核子或生化武器，然而暗中的越軌動作連連不斷，

使得聯合國頭痛不已。不料，最近的以巴衝突又為海珊重返中東陣營創造了機會。他在一個月之內，竟號召了六百萬志願軍，隨時待命參加聖戰。今年二月以色列大選前夕，以色列獲得情報，海珊軍隊有向西集結的跡象。在當時一項民意調查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以色列人相信海珊會動武，也就是這一層的憂慮促使有人投票給夏隆。據華盛頓郵報今年元月三十日報導，過去四個月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等地接連爆發血腥衝突，喪生的巴人兒童和男性超過三百四十人。其中一名十五歲的巴勒斯坦少年佈雷胥因投擲石塊而陣亡。幾天後，代表伊拉克海珊政府前來巴勒斯坦的使者來到佈雷胥的家中，這回的褒揚狀是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事實上，海珊的代表不只慰問佈雷胥，更是登門造訪所有三百四十戶喪家，並頒給每戶一萬美元的慰問金。佈雷胥的父親穆罕默德認為，如果所有阿拉伯國家的領袖都跟海珊一樣，他們今天就不會蒙受這麼多的苦難。

海珊不僅對巴人的苦難伸出援手，他還『說出了許多立場比他溫和的阿拉伯領袖不能或不願說的話。例如，在紀念波斯灣戰爭十周年的電視演說中，海珊要求阿拉伯國家團結一致，對抗外國勢力對中東情勢的介入，並解放從「約旦河到紅海」的巴勒斯坦家園。換言之，要讓以色列在地圖上消失。

今年元月底，海珊以官方名義原擬透過聯合國捐贈近十億美元援助巴勒斯坦，這個計畫因為英美的反對，遭到安理會的封殺。大批滿載醫療藥品和食物的伊拉克卡車也被禁止從約旦進入以巴衝突地區。

事實上，這位伊拉克總統已成為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英雄，其聲望甚至超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

積極部署捲土重來

以色列最新消息報指出，海珊正利用以巴衝突成就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地位，試圖重建阿拉伯鄰國對他的信心，並擺脫伊拉克現階段為國際社會所孤立的狀態。

儘管大多數阿拉伯領袖在一九九一年時均曾參與將伊拉克逐出科威特的軍事聯盟，但在經過十年的疏離後，他們現在也願意增進和伊拉克的關係。除阿拉伯國家外，包括法國、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其它國家也漸次出現讓伊拉克重返國際社會的聲浪。

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於安曼舉行的阿拉伯高峰會中，據報載由伊拉克第二號人物伊伯拉欣所代為宣讀的講辭中，海珊告訴阿拉伯領袖，應該要建立「一支心系犧牲自我的軍隊、一如猶太復國主義者心系犧牲他們的性命。」他又說：「我們不同意以巴勒斯坦作話題與以色列進行任何交易，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整個巴勒斯坦，包括最重要的耶路撒冷。」這篇演說並未提到科威特，在海珊揮軍進入這個盛產石油的王國而引發波斯灣戰爭十年後，阿拉伯世界領袖正致力搓合雙方重歸於好。但在最後，伊拉克仍拒絕在「互不侵犯協議」上簽字，然而在此次的高峰會上卻突顯出伊拉克片面強化阿拉伯領袖一致促使聯合國解除對伊拉克的制裁、並且恢復往返於伊拉克的各國貿易通航，反對美、英對伊拉克的侵略，並且對支援伊拉克所提對巴勒斯坦提供十億歐元（九億美元）捐款計畫深表贊同，同時支持巴勒斯坦的提議：由聯合國安理會派遣一支國際保護部隊進駐巴勒斯坦地區，最主要的是高峰會最後公報的草案認可敘利亞的呼籲，要求阿拉伯國家恢復對以色列的抵制，以迫使夏隆回到談判桌，重新以「還地謀和」的原則作為談判基礎。也呼籲聯合國將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戰犯」夏隆繩之以法……，顯然高峰會所達成的共識部分正如伊拉克在會議事前所發表一項聲明：要求阿拉伯領袖在高峰會中把

巴勒斯坦問題作為會議最重要議題；伊拉克儼然成為此次阿拉伯領袖高峰會全場主角。

五、結論

聖經的話是說：「你們看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因此不僅以色列復國，也不僅僅巴比倫要再度掘起。顯然，其它各樣的樹也要一同發芽。但因「各樣的樹」對於「無花果樹」所產生的對峙作用，各樣的樹的木質基本上應該是一致的。既然各樣的樹與巴比倫「這棵極其高大的樹」同類，使我們自然想起尼布甲尼撒王夢見的巨人像中的其它帝國。在波斯灣戰爭中，首獲其利的是伊朗。這波斯帝國之前身的動向，值得注意。伊拉克與伊朗在去年中東局勢緊張之時，突然重修舊好，非比尋常。今口的希臘、土耳其、敘利亞及埃及都是亞歷山大逝世後被其手下所瓜分的希臘帝國版圖，其中敘利亞在歷史上曾一度代表希臘帝國的精神。這些國家之間的互動也十分微妙：我們可以看到伊拉克與敘利亞簽訂軍事合作為要共同對付以色列；同時也看見原來因島嶼的主權歸屬而有糾紛及間隙的希臘與土耳其、因一九九九年一場土耳其大地震而言歸和好；而土耳其與伊朗也在去年達成軍事協定。埃及自不在話下，她一直是以巴談判的重要角色。這樣看來，「各樣的樹」確如聖經所言也已開始發芽，人類似乎不可避免再次重演「巴別塔」故事，彙聚統合各方面的力量，朝向同一個目標而努力。

【第十一章】雙城的故事

『這事都臨到尼布甲尼撒王。過了十二個月，他遊行在巴比倫王宮裡，他說：“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威嚴的榮耀嗎？”』

但以理書第四章 28-30 節

一、前言

「英美兩國聯手轟炸伊拉克」和「以、巴再度爆發流血衝突」兩則來自中東的軍事衝突事件，成為今年二月十七日各大晚報頭條新聞。鬥大的新聞標題頓時提醒大家「以色列」與「伊拉克」兩國又再一次同時上報，成為世人注意的焦點。事實上，主耶穌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早已預言到「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要在同一時期復興，兩者之間的互動乃是聖經裡耶路撒冷和巴比倫無數次對峙中的一環，另一個「雙城的故事」

二、這大巴比倫的榮耀

尼布甲尼撒的兩個夢

前一章我們說到但以理書第四章中尼布甲尼撒夢中的大樹，一方面是指尼布甲尼撒王自己，另一方面也是指當時他所建立的巴比倫大帝國。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書中一共做了兩個夢：一個記載在第二章，夢見一尊金、銀、銅、鐵的大人像，使他心亂、失眠；另一個則在第四章，夢見一棵將亡的大樹，使他懼怕、驚惶。對於第一個夢他潛意識地感到不安和不滿，於是將夢拋到九霄雲外，終於忘得一乾二淨；對於第二個夢雖感十分無奈，然而最終的結局使他將榮耀歸於天上真神。從他第一個夢之後造了一尊全身金像，金既代表巴比倫，可見他對於大人像中巴比倫只是頭部感到遺憾。雖是金頭但比起金身，究竟只是局部！潛意識裡尼布甲尼撒堅決抗拒江山易手，尤其是從金頭轉移到銀胸。根據但以理的解釋，大人像中金頭、銀胸、銅腹和鐵腿四部份分別預言到巴比倫、波斯、希臘和羅馬四大

帝國。「從金頭轉移到銀胸」意味著巴比倫有朝一日要亡在波斯帝國手裡。難怪尼布甲尼撒心亂、失眠！為了抗拒這樣的命運，他要大興土木，用大能大力將大巴比倫建為京都。到了他做第二個夢的時候，巴比倫城的艱巨工程已經大功告成。

現在巴比倫城關係到巴比倫帝國的安危存亡，兩者無法分割。從此巴比倫城是巴比倫帝國的 대표和指標。尼布甲尼撒、巴比倫城和巴比倫國成了三合一的生命共同體。

宏偉的巴比倫城

在外太空，人們可以看見地球上的萬裡長城，我們說這是秦始皇的偉大事蹟；但這萬裡長城流了多少人的血！長城底下有多少冤魂！現在尼布甲尼撒王為要鞏固他的政權、維護他的金頭，他要作一件事以抵抗那個夢，讓這夢永遠沒有成功的可能。他所建造的巴比倫城，是一座堅固的長方形城，城內的街道十分整齊，就像棋盤一樣。城的舊址就在今天巴格達的西南方，大約一小時車程。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告訴我們，這城周圍約有六十英里長，城牆高度在地面下約卅五英尺，地面上約三百五十英尺，厚約八十五英尺，可容數輛馬車並行，牆頂上分設兩百五十個堡壘；牆的周圍有廿五扇鐵制城門。不只如此，在城牆的週邊有很深的護城河，將幼發拉底河水引進河中，約幾百英尺寬，叫敵人無法靠近。因為所用的磚頭，有七千萬塊以上，可知此河有多深多寬了。城內儲有豐足的水及糧食，可供廿年之用，所以他們不怕敵人長期圍城。幼發拉底河貫穿全城，將城分成兩半。為防敵軍沿河攻入城內，他們在河兩旁也築起高牆。各開了廿五道閘門，共有五十道；門及閘間有渡口，從這邊到那邊，必須乘船；同時在兩岸中間建了一座吊橋，每至黃昏就收起來。為了萬全，他們在地底下又鑿了一條隧道連結河東與河西。所以，整座城防守得非常嚴緊。這樣，尼布甲尼撒王完成了一切的工程，巴比倫城居民因此有恃無恐。（附錄十二）

除了將巴比倫城建設得固若金湯之外，尼布甲尼撒在巴比倫王宮的西北角建造了著名的「空中花園」，展現出他柔性的一面。原來尼布甲尼撒的瑪代王妃阿米提達是來自山青水秀、花木扶疏的哈馬丹，而巴比倫一帶只是一望無際的平原。眼前單調的景色自然會勾起了對故鄉的懷念。尼布甲尼撒為了取悅王妃，就建了「懸苑」。事實上，這是一座人造高達 75 英尺的假山，沿山向上築有層層的圍牆，遠遠望去城內有牆。花草樹木就點綴在上下兩層圍牆之間的「梯田」上。這一片荒漠中的「懸苑」，其景色之優美可以想見，不愧為古世界的七大奇觀之一。（附錄十三）

巴比倫城的陷落

不論尼布甲尼撒怎樣抗拒他的惡夢，一心要永遠守住巴比倫城，期盼金頭的金子能延及全身。然而聖經卻多處預言，這樣一座精心設計、固若金湯的大城有一天必定要淪陷。但以理書第五章所記載的正是巴比倫大帝國最後的一夜。那一天，王在宮中正擺設千人的大國宴。他們根本想不到巴比倫城頃刻之間就會淪陷。耶利米書裡預言到：「渡口被佔據了」（耶五十一 32）。果然巴比倫城陷落的那晚，敵人是由渡口進入的。那時波斯將軍居魯士，（聖經翻作古列）率領大軍攻打巴比倫城。他先派人在城的附近暗中造了一個人工湖，然後將流經城中央的幼發拉底河改道引到湖裡，再趁著渡口的門閘尚未關起，透過兩個巴比倫奸細的幫助，波斯大軍就沿著河床前進，由渡口入城。於是，就在一夜之間，整個江山由金的顏色變成銀的顏色。大人像從金頭就到了銀胸。

巴比倫的全國上下仗著巴比倫城的固若金湯，可說是毫無憂患意識。他們堅信這座城不會淪亡。

只要尼布甲尼撒建的巴比倫城存在一天，他們的國度就可以持續到永久。沒想到，這座城還是亡了，神的話應驗了。你不過是金頭，如此而已！是人類成功歷史的一頁，但不是人類歷史的全部。主耶穌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靈魂）呢？」（太十六 26）這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

三、巴比倫城的重建

巴比倫的荒涼

巴比倫城雖然淪陷於波斯帝國，不但沒有被摧毀，反而成為新帝國的首都。後來亞歷山大征服了波斯，還是定都在巴比倫。從淪陷起，經過一千八百多年漫長的歲月，才漸漸地躺在廢墟裡。幾百年間，面對荒涼的情景，人們不禁會問：「全地的大錘，何竟砍斷破壞？巴比倫在列國中，何竟荒涼？」（耶五十 23）早在兩千六百至八百年前先知們就預言：「她的城邑，變為荒場、旱地、沙漠，無人居住，無人經過之地。」（耶五十一 43）「其內必永無人煙，世世代代無人居住，亞拉伯人也不在那裡支搭帳棚，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臥在那裡。只有曠野的走獸臥在那裡，咆哮的獸滿了房屋；駝鳥住在那裡，野山羊在那裡跳舞。豺狼必在她宮中呼號，野狗必在她華美殿內吼叫。」（賽十三 20-22）巴比倫大城的原址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南五十六哩的幼發拉底河西岸，一個名為希拉的小村莊。二十五年前，巴比倫城依然是一片廢墟，到處是野風呼嘯聲，令人搖搖欲墜。極目所見，只有兩排整齊的棕櫚樹，沿著歷史上貫穿全城的幼發拉底河兩岸聳立著。處處殘垣斷壁，尤其稱為巴別塔的廟，更為零落。

海珊推動重建

我們說過，尼布甲尼撒、巴比倫城和巴比倫國成了三合一的生命共同體。根據前一章的討論，但以理預言經過七期，尼布甲尼撒和巴比倫國要復興，莫非巴比倫城也要重建麼？啟示錄十八章分明預言在主回來前，巴比倫城將出現在地上，並且要成世界金融中心。這就意味到巴比倫城必要重建。既然當初巴比倫城的淪陷和巴比倫國的淪亡同時，莫非巴比倫城的重建與巴比倫的勢力重新抬頭也是緊緊相連麼？一九八一年左右巴比倫的勢力果然復興，而尼布甲尼撒也在海珊身上再現，應該是巴比倫城重建的時機到了。果真如此，海珊、巴比倫城和伊拉克也就成了今日三合一的生命共同體。

自一九七九年起，海珊總統即已著手重建巴比倫城的計畫。重建計畫分三步驟：第一步驟是把尼布甲尼撒的南宮重建起來；第二步驟是要把空中花園蓋起來；第三步驟是把巴別塔蓋起來。巴比倫重建的藍圖是根據古代巴比倫人的碑銘和圖樣而有的。觀光城中最大的旅館頗像世界七奇之一的空中花園，全部樓房皆是採用原來的磚石和特製的磚石混合重建。計畫中更包括恢復尼布甲尼撒王的加冕廳和重建特造的「遊行大道」，這項工作一直在進行著。（附錄十二）其間，雖曾因兩伊戰爭處於膠著狀態，以致工程延擱；但後來海珊不甘心，他必須讓此計畫趕快進行，於是就雇用了一千多名蘇丹的勞工，還包括了埃及的勞工及一些中國的勞工，日夜趕工，要在三年之內完成第一步驟的不程。海珊重建之巴比倫城牆及以實他門

一九八六年十月伊拉克國家報有一個正版標題：「伊拉克要恢復巴比倫昔日的光榮」，內文報導說：「伊拉克考古學家和從外國聘請回來的人，在炙日下，忙於從巴比倫的廢墟中恢復它那早已失掉的光彩，白色的塵土從幼發拉底河旁的低地飛揚起來。來自中國、南翰、埃及和蘇丹的工人，在熱天高溫下修補及增強其已經朽壞了的根基，並開始重建這曾一度繁榮了十五個世紀的大城。一九八五年伊拉

克政府耗費一千九百八十萬美元，來興建一座直立在原址旁的巨大『觀光城』。果然，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底，尼布甲尼撒的南宮重建起來了；十年來，總共花費約一億美元。現在的南宮一共有五個中庭，氣派宏偉非凡；古城有多少堡壘，它就有多少堡壘；古城有多少塊磚頭，它幾乎也有多少塊磚頭。在伊拉克的巴比倫廢墟上，不再是一片荒涼；每個週末，很多伊拉克人攜家帶小開車子到巴比倫去觀光，他們說：這是古代的迪斯耐樂園。

海珊自比尼布甲尼撒

另外，當尼布甲尼撒發瘋前，他正遊行宮中，說「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顯我威嚴的榮耀麼？」很希奇！這話不光是聖經記錄，且也刻在他所建造的城牆上。他知道他的成就已為人類歷史寫下了輝煌的一頁，有待將來考古的人來挖掘這古巴比倫時，他要他們從廢墟裡看見尼布甲尼撒的名字，於是他在城牆上寫著說，「尼布甲尼撒王，從海的這一邊到海的那一邊，他的榮耀是無遠弗屆的！」雖然這城牆老早毀掉，老早沒落了，但是在廢墟裡還可找到他的名字，還可看見他的榮耀。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更希奇的，現在若到伊拉克的巴比倫去看一看，你會發現在城牆上每隔六英呎，磚頭上就刻有海珊的名字，並且告訴你巴比倫城是在海珊的手上重建的。從尼布甲尼撒到海珊，經過了二千五百二十年，果然照著聖經裡面奇妙的預言，巴比倫城已經重建了。（按重建工程一度曾因波斯灣戰爭而中輟）。

不過，這只是重建的第一個步驟完成了，尚未恢復從前巴比倫的榮耀。現在只是個觀光城，你只能看見尼布甲尼撒王宮的一部份重建了。如果你去參觀，那裡已有博物館、飯店，但還不是繁榮的城。第一期工程完成了以後，那麼第二期空中花園呢？海珊沒有辦法了。當初的空中花園，是建在塔頂上面，必須把水從幼發拉底河引上來。但是怎麼打上去，海珊不知道。於是，他宣傳出去，獎賞一百五十萬美金徵求設計圖。同樣的，第三個步驟巴別塔的興建把以前巴別塔根基的部份挖出來，並在原址作了重建的規劃。他們取一塊磚頭放在博物館裡，並作了一個巴別塔的模型。根據聖經，巴別塔要高聳入天。但其建地已規劃完成了。同時，在這座博物館的大廳裡，左右兩側分別是海珊和尼布甲尼撒的雕像。這兩尊雕像，彼此微笑地凝視對方，彷彿尼布甲尼撒對著海珊贊許：「你作得很好！」令所有到此一遊的訪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巴比倫節日的時候，伊拉克邀請全世界的人前往參加並慶祝。他們鑄了一個很大的徽章，上面有兩個人頭，海珊和尼布甲尼撒，幾乎畫得一模一樣。不僅如此，他們還使用雷射，在夜空裡畫出一模一樣的海珊和尼布甲尼撒的像，似乎是告訴所有的訪客，現在的海珊其實就是尼布甲尼撒再現。近來海珊製造了一種金幣，金幣上刻劃著兩個人像，一個是尼布甲尼撒王，另一個是海珊本人，但實際上兩個人長像一模一樣，於是海珊自己宣稱：「我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復活之身！」

四、巴比倫新貌

根據最新資料，巴比倫城由於海珊的規劃重建，已呈現出相當龐大的規模。（參考書目第四十三）前面說過，尼布甲尼撒的南宮已經完工，他還要建夏宮。此外，他還要複建其它的古跡，凡是古巴比倫裡著名的建築物統統要恢復起來。唯一一點我們到現在還不太懂的，就是回教徒絕對不准有偶像，但現在如果把這些重建了，那些偶像怎麼辦？但事實上他的確要重建一座廟，這座廟原都是偶像。據考證大約有一萬五千個。已複建的南宮，裡面有五個大庭，有七百個房間，他又在城中央部份，堆起

三座大山。大家都知道巴比倫是平原，那一帶是看不到山的。但很希奇，聖經預言巴比倫講到山，很多人不懂，怎麼可能是山呢？其實巴別塔就是人造的山，就連金字塔嚴格說來也是模仿山的形狀。聽說巴別塔就有一點像金字塔；結構不同，但是很像。海珊堆了三座大山，很高，下面種了很多葡萄樹和棕櫚樹。他在山下建賭場，歡迎遊客。根據我們所得的資料，海珊的也的就是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這座城是海珊城。因為這城最早是寧錄的城，後來是尼布甲尼撒的城。寧錄過去了，尼布甲尼撒也過去了，現在海珊要揚他的名，所以城牆上每隔六英尺，磚面就刻有海珊的名字。你看見嗎？當年尼布甲尼撒在這城面上留下他的名字，不久他就瘋了。就表號的一面來說，等到這座城恢復的時候，你看見海珊也作同樣的事。這兩人行徑相似，莫非海珊也要瘋了？

如果沒有戰爭，據海珊的計畫，這一座城應該是一九九四年完工。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肯定，現在的巴比倫城不再是廢墟了，巴比倫城已經重建了。這一座城最後要變成一個商業中心，然後一夜之間要崩潰；就如以賽亞書十三章論到巴比倫的預言。

五、波斯灣戰爭與 2000 年以巴衝突

耶路撒冷與巴比倫的對立

如今耶路撒冷經過一千八百年已回到以色列的懷抱，而巴比倫城也已從荒涼了七百年之久的廢墟中站起來。耶路撒冷和巴比倫城雙雙復興之後，彼此對峙的態勢就展開了起來。談起巴比倫與耶路撒冷的對立，亦即以色列與伊拉克的衝突，最顯著莫過於波斯灣戰爭與去年（二千年）的以巴衝突，若我們再翻閱十年前左右所發生的波斯灣戰爭史，雖然主角是伊拉克與科威特，之後成為伊拉克與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軍的戰爭。但實際上，在空襲巴格達開始沒多久，海珊就在電視上宣佈，伊拉克與美國以及「猶太複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已經拉開序幕：，伊拉克人「必將以勝利的姿態出現」，他發誓要對敵人進行報復。

海珊分化的技倆

海珊使出了他最得意的武器，也就是所謂「飛毛腿：飛彈。「飛毛腿」的目標有兩個，一個是沙烏地，這是多國部隊的後方基地，另外一個是以色列。之所以把以色列作為打擊目標，是因為海珊想利用以阿矛盾轉成真的像是一場以阿聖戰，多國部隊的陣營必定發生分裂。另一方面，海珊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糾紛，和他撤軍一事扯在一起解決。他聲明要解決波斯灣危機，以色列應先從一九六七年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和迦薩走廊撤去；並恐嚇以色列若不照辦，則一旦聯軍從陸地攻擊伊拉克時，伊拉克就要以生化飛彈攻擊以色列。為了把以色列引入戰場，「飛毛腿」接二連三飛向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特拉維夫的居民，一個個戰戰兢兢，戴著防毒面具，小心翼翼，等待著海珊的襲擊。

波斯灣雖然出現了多國交兵的熱鬧景象，一向主動迎擊的以色列卻一反常態，不去湊這個熱鬧。美國已經再三向她表示，為了不引起反伊陣營的分裂，以色列還是袖手旁觀為好。如果以色列遭到損失，美國將替她出氣。於是，以色列就忍耐不發，聽任海珊去胡作非為。以色列雖受了四十次「飛毛腿飛彈」攻擊，但聽美國的勸告，為顧全大局忍氣吞聲未予反擊，免得中了伊拉克的奸計。結果以色列屹立不動，阿拉伯國家反而抱怨巴解當時支持海珊，這是海珊始料不及的。此後，巴解也失去沙烏地阿拉伯給它的財政支持，美國派遣往以色列防禦飛彈攻擊的兩支「愛國者飛彈」隊，也成功地攔截來襲的「飛毛腿飛彈」。以色列也獲得美國承諾的六億五千萬美元的重建獎金。以色列在波斯灣戰爭，

未出一兵一卒，並且獲得美國高額獎金，這是以色列前所未有，美國的得勝等於她的得勝，這就是耶路撒冷的原則，顯明在以色列與巴比倫城的對立當中。

海珊與以巴衝突

自從去年以巴雙方談判宣告破裂，以巴爆發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衝突，當然雙方不論左右派人士，一定都有相當程度的反應與表達。可預期地阿拉伯國家也一定會有某種抗議行動，但這當中，最特別的則是伊拉克的種種作為與反應。認真說來，以巴衝突又與海珊無任何直接關係，然而海珊卻一再的出盡鋒頭，不僅是口頭喧嚷，有時還擺出實際的行動。彷彿主角從一開始的以巴雙方，非要轉換成以色列與伊拉克不可。

海珊鼓動聖戰

在去作以巴衝突升高到頂點時，就在十月九日伊拉克宣佈要號召志願軍發動聖戰，解放巴勒斯坦人。在十月十六日美國偵測到伊拉克正調動精銳部隊。十一月十日，海珊對外宣佈共計號召到六百六十萬多人的志願軍。不僅如此，海珊還撥十億歐元支助巴勒斯坦人，同時在聖誕夜及慶祝波灣十周年的典禮一再呼籲阿拉伯國家向以色列發動聖戰。特別在廿世紀的最後一天，中東局勢依然緊張，伊拉克卻在巴格達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六十三歲的海珊，在閱兵臺上檢閱部隊，他鳴槍示意，單手共舉槍連開一四二槍，同時挺直站了五個多小時，並且發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立場，顯然他利用這個機會表示：「我海珊又回來了！」在檢閱台的正面，是一幅巨大的宣傳畫，下半部份是腳踩以色列國旗的戰馬，上半部份是目視前方的海珊半身像。」(02/01/01CCTV)在今年以色列選舉前夕，伊拉克又有強勢的舉動，當時中東局勢撲朔迷離，伊拉克與敘利亞結成反以色列「軍事同盟」(01/30/01 英國泰晤士報)。在伊拉克內部成立新指揮部，在必要時對抗以色列(01/07/01 美聯社)。之後，海珊在與巴解領袖開會時，揚言空襲以色列半年，並在二月一日傳出：「海珊正在挑動對以戰爭」(01/02/01 鳳凰新聞)。就在夏隆當選以色列總理的同一天，伊拉克最高權力機構『革命指揮委員會』成員宣佈海珊已簽發命令，組建「耶路撒冷解放軍，對付夏隆」(02/09/01 CCTV)。這一連串的行動，顯見伊拉克隨時要主動與以色列對決的態勢。

中東危機的背後

就在今年二月十七日美英雙雙聯手轟炸伊拉克，巴格達方面卻聲稱遭到美國與以色列的聯軍轟炸，並未點名英國的參與。巴格達公報還說：「這次侵略行動由美國人與猶太人共謀，為了替猶太主義者對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鋪路。」(02/17/01 勁報)顯見海珊內心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無疑地，以色列才是海珊的勁敵。

曾有一位中東問題專家坎普指出：「以色列危機與波斯灣情勢之間存在一觸即發的關係。」可能點燃導火線者就是伊拉克總統海珊。坎普說：「海珊就是海珊，他會想要上頭條新聞」。海珊有可能切斷部分或全部石油生產，以示與巴勒斯坦人同仇敵愾，那麼他就會成為英雄。因此，中東局勢不論從領導人的個人層面、或國與國之間、乃至於戰爭的情勢來看，最終的答案顯見是「耶路撒冷與巴比倫勢不兩立的對決」，也是呈現出「無花果樹」與「各樣的樹」互動的態勢。

六、展望伊拉克的未來

布希對上海珊

在波斯灣戰爭十周年的今天，海珊依然宛如一座不可撼動的高山。想當年，把海珊打敗的老布希，後來競選美國總統居然敗給柯林頓，難怪最近小布希的勝選，有人戲稱為「王子復仇記」。最奇妙的莫過於小布希所用的人，事實上就是他父親在波斯灣戰爭時的愛將，像國務卿鮑威爾將軍和副總統錢尼都是當年響叮噠的人物。小布希繼續堅決執行伊拉克經濟制裁及禁航區禁令，並且挹注四佰萬美元再支助伊拉克反對派系顛覆海珊，同時在二月十二日，美英飛機聯手轟炸伊拉克。美國甚至於成立小組專研如何對付海珊等等！所以有媒體評論說：「布希要除薩達姆海珊一老布希劍劍不靈，新總統招招陰險。」(02/05/01 CCTV)

海珊積極突圍

面對舊恨新愁，海珊依然是十分強悍。除在波灣戰爭十周年，嚴批西方敵人為撒但的追隨者，及駁斥美國的圍堵政策外。在這之前，早在去年就已突破禁航區的禁令，由伊拉克外長阿齊茲不顧禁飛令外訪敘利亞。下面幾則報導便可看出現在各國對伊拉克的態度已經開始離動。

「聯合國人道救援高階官員相繼辭職，揭露對伊經濟制裁正當性之爭議」(02/18/00 明日報)

「伊拉克加緊外交解除禁逐」(11/29/00 BBCNEWS)

「聯合國對伊的禁逐再次受挑戰」(12/02/00 BBCNEWS)

「西班牙恢復直飛巴格達」(12/16/00 香港商報)

「伊拉克貿易博覽會反應熱烈，共吸引四十五國一千五百多家公司前往參加」(11/04/00 BBC NEWS)

「日本與伊拉克重修舊好？巴格達日本大使館月底重新開張」(11/04/00 明日報)

「伊拉克副總統前往敘利亞，雙方簽定伊敘自由貿易區，另伊拉克已與埃及簽署建立埃伊自由貿易區」(01/29/01 新華社)

「南非呼籲解除對伊拉克的制裁」(02/10/01 廣州日報)

「OPEC 減量，國際油價得看伊拉克臉色」(01/18/01 明日報)

國際態度軟化

「海珊可能掌握西方繁榮之鑰」(01/18/01 泰晤士報)

內文中指出國際經濟局勢充滿不確定因素，西方國家的十載宿敵——伊拉克，有意為敵人帶來一場及時雨，成為波灣地區第一個允諾將增加原油出口量的國家。

「伊拉克與約旦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草案」(02/08/01CCTV)，內文中亦指出伊希望與其它阿拉伯國也能簽署其它類似協議，以便最終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市場。「伊拉克與印度簽定“石油換小麥”長期協議」(12/08/00 CCTV)，內文提到在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計畫內，印伊兩國目前的貿易額已超過五億美元。

「伊拉克石油過半銷美。」(02/06/01 鳳凰新聞)

從上述新聞摘要，一方面可看出國際對制裁伊拉克的態度已非如英美的嚴格抵制、甚至更積極與伊拉克往來，而伊拉克也陸續與各國簽署協定，往商業之路發展。加上伊拉克掌握波斯灣的石油，對國際油價有相當程度影響；因此，儘管外傳海珊身體方面已大不如前，或者其兩個兒子相爭繼位，但不管是與否，都已嗅出伊拉克商業化的味道，逐漸的按聖經的預言發展。果然「巴比倫」這棵樹在各

方面來看，已有相當程度的發芽、長葉。

七、結論

雙城的啟示

在聖經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是貫穿了整部聖經的——創世記一直到啟示錄。那思想是什麼呢？就是用兩座城作比較。聖經用兩座城來代表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我們根據此原則，就能明白世界大勢是如何發展的。這兩座是什麼城呢？雖然聖經裡有很多的城，但在神的眼光中，只有兩座代表性的城，一座是耶路撒冷城，一座是巴比倫城。聖經是用巴比倫和耶路撒冷作一個強烈的對比，然後告訴我們，耶路撒冷和巴比倫原來是對立的。這是宇宙中兩個絕對尖銳對立的原則。請讀者千萬不要把政治思想放進去，讓我們回到聖經裡，來發現這宇宙中一個基本的法則。在這天地間，有兩個尖銳對立的原則：一是耶路撒冷城所代表的，一是巴比倫城所代表的；然後神就借著世界大事來教育所有世上的人，把福音告訴我們，把祂的旨意告訴我們。

屬世與屬靈之對立

原來是自從挪亞洪水以後，就看到有兩座城對立；一座城是巴比倫，一座城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石頭造的，石頭是天生的，是神所造的。巴比倫城是磚頭造的，是人工的，是模仿神的創造。人工的巴比倫所代表的是今天的宗教；而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的啟示。巴比倫所代表的就是人可以努力，靠著修行，爬到天堂；耶路撒冷說出不是人來尋找神，乃是神來尋找人。巴比倫代表人的努力，不需要救主「耶路撒冷說出除祂以外，別無拯救。今天有人說，信什麼宗教都可以。你怎麼回答呢？如果信什麼宗教都可以的話，那就是巴比倫。巴比倫與耶路撒冷永遠是對立的。聖經告訴我們，最後的耶路撒冷是從天而降的，不是人來尋找人，也不是人來尋找神，乃是神來尋找我們；所以福音的原則乃是從天而降的原則。

【第十二章】聖殿重建難題之一：同一座山頭，同一塊基石

『神啊，求你不要靜默；神啊，求你不要閉口，也不要不作聲。』

『他們說：“來吧，我們將他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紀念。”他們同心商議、彼此結盟，要抵擋你，就是住帳棚的以東人和以實瑪利人，摩押和夏甲人，迦巴勒、亞捫和亞瑪力、非利士並推羅的居民，亞述也與他們連合；他們作羅得子孫的幫手。』

『他們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

詩篇八十三篇第 1 節、4-8 節、12 節

一、前言

關於主耶穌所說無花果樹的預言，我們知道它涵蓋了以色列復興四方面的應驗：1948 年以色列在亡國 1800 餘年後果然複國了；1948 年迄今，以色列人陸續從全世界各地踏上歸鄉之路；1967 年耶路撒冷更神蹟般地重回到以色列的懷抱；現在我們可以拭目以待的是：彌賽亞回來以前，聖殿要重建完成；換言之，一塊石頭要留在一塊石頭上，特別是在第四方面關於聖殿重建的預言。從一般政局情勢判斷，應驗的可能性幾乎相當渺小，可以說相當於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上一章我們討論到：主耶穌所發出的預言，不只無花果樹要發嫩長葉，還有各樣的樹也要發芽：言下之意乃是尚有其它的樹代表聖經中的古國。在但以理書述及其中有一棵極其高大的樹，曾經一度被砍伐，但有一日要再度萌芽茁壯。這棵樹要興起與無花果樹產生極其對立的關係。換言之，在主耶穌回來以前，以色列復國的四部曲，必須經過相當嚴峻的挑戰。

巴比倫勢力的復興

以色列當初就是亡在巴比倫的手裡，上一章我們根據聖經的話所作的分析：從第一次兩伊戰爭開始經過 2520 年以後，就在第二次兩伊戰爭之時，巴比倫的勢力果然重新抬頭。從兩伊戰爭及波斯灣戰爭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是：當時的伊拉克不僅擁有生化武器，還具備製造核子武器的能力，所以她具有非常驚人的潛力，能夠在一夕之間將全人類化為烏有。即使在聯合國及英美兩國的制裁伊拉克至今長達十年之久，根據去年的報導，海珊重建核彈的計畫早已死灰復燃，甚至傳出已擁有兩枚的原子彈。(12/24/00 大洋新聞) 這一切無非是替世人畫上一幅很明顯的圖畫說明了波斯灣戰爭，巴比倫的勢力終於茁壯顯耀於世，況且現今就在離開巴格達大約一個鐘頭車程之處，就可以親眼目睹巴比倫城巨集偉的重建工程。所以從聖經準確的預言看到的不只是以色列復國，同時巴比倫也要復興。雖然波斯灣戰爭伊拉克的目的是要併吞科威特，但是卻轉而遷怒到以色列身上。從去年以巴衝突至今以色列總理改換夏隆執政之間，伊拉克確有「插花」的態勢並且越演越烈。同時也在此次中東局勢緊張之際，伊朗最高的領袖，向全世界發表談話，認為以色列是中東的一個毒瘤，對付毒瘤惟有一個辦法，就是大刀闊斧將它開刀剷除。

阿拉法特的使命感

遠在以色列建國之前不久，阿拉伯國家誓言將以色列人趕至地中海，縱然現在阿拉法特不再這樣說，然而他總是說：「不管多麼艱難，不論事情如何演變，我們始終是向耶路撒冷前進；不管以色列喜歡與否，就讓他們等著瞧！」甚至有一次還特別換個口吻表示：「現在也許要請以色列人到死海去喝咖啡！」按理來講，去年中東的和談，如果就著巴勒斯坦國家的利益而言，阿拉法特應該抓住最難得的黃金機會。歷史從未對他有如此絕佳的機會，因為他幾乎垂手可得他所要得到的領土。夢寐以求的獨立建國就在眼前，不再是遙遙無期的幻夢，再加上美國的大力金援，巴勒斯坦將擁有美好的前景。但是事實上，一次又一次的談判相繼破裂、失敗。在今年二月以色列大選前，阿拉法特曾眼含熱淚地對埃及等國領導人說：在以色列，無論是巴拉克繼續執政；還是其它人當選，他對以巴達成令巴勒斯坦滿意的和平協議不抱希望。如果不是以巴之間爆發了暴力衝突，他早就辭職了，將在埃及和突尼斯度過他的晚年。(12/28/00 CCTV) 不論這番話是意有所指或別有用意；現今夏隆執政，他仍在位、並未辭退；但稍早前，媒體還報導出「阿拉法特健康情況惡化」(01/20/01 ArabicNews)，顯見，一度十分神傷且露出疲憊不堪倦容的他無非說出，阿拉法特不僅是阿拉法特，他的身影拖曳著全回教世界的勢力誓言奪回聖殿山主權的巨大使命。

從種種的跡象可以看出，聖殿山儼然成為整個中東難題的焦點。根據詩篇八十三篇的預言，很明顯的在聖殿要重建以前，世界上將有一股跨區域的聯合勢力，面對著共同的敵人，擁有共同的目標，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詩八十三 12)

二、以巴衝突的焦點

歷史上的宗教糾葛

歷經風雨飄搖的聖殿山位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面對著橄欖山的一座山頭，標高比橄欖山稍矮。這裡曾經是兩座聖殿座落之處，分別是所羅門的第一聖殿和經過希律美化擴建的第二聖殿。但如今在聖殿山上座落的卻是回教的清真寺。阿拉法特代表回教世界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詩八十三 12）這顯然對於以色列是一項十分嚴峻的挑戰，雙方都說：「這是我們的產業！」。一旦無法藉談判以打開僵局，可能最後惟一的法子就是訴諸武力。結果想當然耳，世界就跟著動盪不安。因此有人會問：以色列若要重建聖殿，為什麼不另謀他處呢？以耶路撒冷之大，應該有的是地方，何不嘗試西耶路撒冷，阿拉法特肯定不會有異議。退一步海闊天空，何必你爭我奪？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有人以為阿拉伯世界既已擁有兩處聖地，麥加和麥迪那，而以色列連一處也沒有。如果一邊退讓土地以供巴勒斯坦人定居建國，另一邊則還出聖殿山使以色列完成重建聖殿的心願，雙方皆大歡喜，何樂而不為？為何堅持非是同一座山頭——聖殿山不可？事實上，聖殿山的問題遠比局外人所揣測的要複雜且深入許多。雙方對於「聖殿山的堅持；是出自宗教上的歷史淵源。他們既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可見他們和猶太人同樣相信有一位真神。因此他們在乎神的住處，要千萬百計得回聖殿山作為自己的產業。於是，同一座山頭就成為大家爭執不下的焦點。

對於以色列而言，退居別處而建殿，莫非一樣的應驗「彌賽亞回來以前，聖殿必重新建造」的預言嗎？這問題顯然就與以色列不一定要在自己的故鄉複國，如出一轍。當初提倡錫安運動的人，曾寄望在阿根廷建國，後來英國又建議在烏幹達複國。為什麼最後都逐一落空呢？因為無花果樹枝發嫩長葉，乃是代表以色列復興的四方面：複國和回鄉是一件事，而聖殿和耶路撒冷的主權也是無沃分割的。

如果問回教徒，他們要說聖殿山是聖的，因為相傳穆罕默德在那裡升天。主後六三七年，回教徒攻取耶路撒冷，山上的瓦礫被清理後。哈裡發奧理於該地點興建一間回教寺，現名為岩圓頂（Dome of the Rock）清真寺，其中裡面有一塊巨大磐石，據說是亞伯拉罕獻以撒之處，也是穆罕默德升天之處。不只如此，除了聖殿廣場外，連公認猶太色彩濃厚的哭牆對回教徒而言也是聖的。相傳穆罕默德升天之前曾騎著一匹叫「阿布拉克」的馬在今日哭牆的位置休息。後來阿拉伯人，就以那匹馬的名字稱呼那一道牆——哭牆。有一位艾喀薩清真寺裡的回教徒說道：「這座清真寺是連結天與地，連結了全世界所有的清真寺。它是我們教義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們神聖奇跡的一部分。」（11/02/00 明日報）他們教育他們下一代，這一座山上從來不曾有過如以色列人所說的第一和第二座的聖殿。他們說找不到這樣證據的考古資料！

摩利亞山的意義

對於以色列而言，他們有足夠充分的考古證明，這座山的的確確留下聖殿的歷史痕跡。這就是為何去年他們在談判桌上論及聖殿山的主權時，甚至於提議至少他們必須擁有聖殿山地面下達到地心部份的主權。猶太拉比十分相信摩西曠野的會幕及其傢俱，包括後來失落的約櫃，應該都掩藏在聖殿山清真寺平臺的地底下。除了歷史的情結之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屬靈因素迫使以色列人無法妥協、也無可退讓的。根據舊約聖經的記載，以色列人還未到迦南以前，神就嚴嚴囑咐著摩西告訴他們：到了迦南地以後，要記咱不可以用周圍列國拜偶像的方式和習俗來敬拜真神。神說：「你們不可照他們那樣事奉耶和華——你們的神·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選擇何處為立地名的居所，你們就當

往那裡去求問。」(申二十二 4-5) 又說：「你要謹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處獻燔祭。惟獨耶和華從你那一支派中所選擇的地力，你就要在那裡獻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申十二 13-14) 意思是說，不只敬拜的物件要對，連敬拜的方式也要對。外邦祭拜偶像可以隨他們己意就近到山上去獻祭給他們的神，但是以色列人絕不可以這樣走快捷方式。神的命令是每年三次，以色列人全國上下要旅行到同一個地方去、這個地方是神所選擇的地方。祂先在十二支派裡選擇一個支派，再從這支派所承受之地中揀選一塊作為特別基地。然後神的殿就在這樣一塊特別基地上開工建造，神就把祂自己的名放在那裡，以色列人每年就必須上到那裡過節。以色列人可以在迦南美地處處居住，然而向神獻祭或敬拜卻只能在一處舉行，就是神所揀選的那塊地。那塊基地十分嚴肅的代表了神的命令和神的旨意。他們進了迦南之後，經過四、五百年的摸索，仍不知神到底揀選何處。一直到大衛王，有一天因著數點百姓而得罪神，結果神的手很重的臨到他，天使站在耶路撒冷的天地之間舉刀要毀滅這城。神就借著先知告訴大衛要他上到摩利亞山上去，將山頭的禾場買下來，同時在其上築一座祭壇。大衛就在祭壇上面獻燔祭，結果居然有火從天上降下，燒盡壇上的祭牲，顯然這是表明神悅納了這個燔祭，神的憤怒過去了。就在這一剎那，彷彿大衛眼中的鱗片忽然間掉落了下來，四、五百年來的第一道光芒閃過心頭，大衛在慘痛的教訓之後，終於找到了神所揀選的那塊地——摩利亞山、阿珥楠禾場。他情不自禁地喊出：「這就是耶和華神的殿。」(代上二十一 31) 後來，在詩篇三二篇，神的話果然證實說：「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詩一二二 13) 再後來，「所羅門就在耶路撒冷、耶和華向他父大衛顯現的摩利亞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場上、大衛所指定的地方預備好了，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代下三 1) 以色列當初建造聖殿的基地就在今天聖殿山清真寺所在之處，不偏不倚，同是一座山頭！

同是一座摩利亞山頭，能同時容納回教清真寺和猶太聖殿麼？由於雙方的要求都是摩利亞山頭的全部，所以結果是互相排斥！今天我們所聽到的不外乎雙方各自表述，毫無交集之處。從常識層次而言，聖殿山的歸屬是無法解決的難題。不僅柯林頓沒有解，兩造也沒有解，即使現今最有智慧的人也無法有解。在雙方堅持不下的光景中，要想重建聖殿，談何容易？事實上神已藉由聖經表明了這是一項「神蹟」，必須神動了指頭才能完成。關鍵不是別的，就在於聖經詩篇八十三篇所言：「他們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

三、同一塊基石？

2000 年七月以巴和平會談時，柯林頓就曾建議：既然以方已願意交出百分之九十二的土地，巴方可以給予善意的回應：允許以色列人在聖殿山上某個角落建造一座猶太會堂，使他們在山上也有禱告的權利。在「有你，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你」的心理驅使下，很快就遭到阿拉法特的拒絕。清真寺和聖殿不容兩立的心結已令人感到棘手不堪，然而更糟的是雙方爭執的焦點繼續縮小範圍，從同是一座山頭之爭竟然轉成是同是一塊磐石之爭。對於以色列人與回教徒而言，他們共同擁有一段先祖亞伯拉罕的故事。由於亞伯拉罕老來無子，神應許他生以撒來繼承他。大概是急於想幫神的忙，便從使女夏甲生了以實瑪利。以實瑪利的後裔就是阿拉伯人，以撒的後裔則是以色列人。後來亞伯拉罕獻以撒，神要他走三天的路程，到摩利亞山才獻上。因為岩圓頂清真寺內的那塊大磐石是在山之高處，有可能是獻以撒的地方。原來，亞伯拉罕的子孫每年三次到摩利亞山獻祭的模式乃是亞伯拉罕的模式。

亞伯拉罕獻以撒的地方就成了後來從以撒生的後裔定期聚集的中心。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以實瑪利的後裔，今天也到那裡去禱告，並且說：「我們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這豈不是冤家路窄嗎？

根據猶太的遺傳，在岩圓頂清真寺內的大磐石，也是神創造天地之時所立的大地根基，所以也就是聖殿至聖所的根基。從以下猶太經典中的一首詩可以看出這個思想。

As the navel is set in the centre of the human body,

正如肚臍位於人體中心，

so is the land of Israel the navel of the world,

以色列地乃是世界的肚臍

situ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位於世界的中心樞紐。

and Jerusalem in the center of the land of Israel,

聖城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心臟地帶

and the sanctuary in the center of the Jerusalem,

聖殿顯然座落於耶路撒冷的中央位置，

and the holy place in the center of the sanctuary,

並且聖所成為聖殿本身的核心，

and the ark in the center of the holy place,

約櫃則是聖所中的核仁，

and the foundation stone before the holy place,

在聖所未有之先，就已是基盤。

because from it the world was founded.

從這塊磐石，奠立起整個大地的根基。

一失足成千古恨

若寺內的大磐石果真是聖殿至聖所的根基，則岩圓頂清真寺與聖殿的位置嚴重重迭！事實上，近十幾年的考古資料中，其中有支援這傳統說法的。考古學家裡特梅爾（Leen Ritmeyer）於1984年間，發現所羅門時代的聖殿廣場，緊接著推算出當初聖殿至聖所的位置應該在岩圓頂清真寺內。寺內的大磐石上所呈現一凹處的長方形，經丈量尺寸完全相等約櫃的長寬，因此很有可能約櫃就放於此處（見圖）。以約櫃作基準，四面至聖所的牆之位置不難確定。（參考書目第六十四）我們的問題是，冤家路窄怎麼會窄到這個地步呢？亞伯拉罕一次生下以實瑪利，怎麼會產生這樣棘手的結果呢？

岩圓頂清真寺內之大磐石

考古學家眼中的約櫃槽

【第十三章】聖殿重建難題之二：稍義和成聖

『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耶和華命定律法中的一條律例，乃是這樣說：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一隻沒有殘疾、未曾負軛、純紅的母牛，牽到你這裡來。”』『人要在你眼前把這母牛焚燒，牛皮、肉、血、糞都要焚燒。”』

『“必有一個潔淨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營外潔淨的地方，為以色列會眾調作除汙穢的水，這本是除罪的。”』

民數記第十九章第 1-2 節、5 節、9 節

一、前言

在第三章我們討論過，主耶穌借著咒詛無花果樹的行動，發表有關以色列前途的預言。當時我們的主在這一棵無花果樹面前餓了，卻找不到果子。這無花果樹代表以色列，只是虛有其表，屬靈的光景不能滿足神的心。主耶穌為著愛以色列人，使其表裡如一，於是祂就咒詛那棵無花果樹，叫牠從根開始枯乾。借著這個行動預告：以色列不久就要亡國、從此漂散世界各地，聖城要被攻陷，而且聖殿要一塊石頭，不留在一塊石頭上。這四方面的應驗都已成為歷史。此外，主耶穌又加上一個口述的預言「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說到將來以色列的復興：複國、回鄉、聖城回歸、和聖殿重建。在「無花果樹枝發嫩長葉」所代表的以色列復興四部曲的第四部「重建聖殿」，也許是最不容易實現的。上一章我們分析到難題的所在，在於兩造都堅持聖殿山是他們所擁有。然而，這還僅是從表面上所得的認知；但是事實上，整個的問題核心，要比前一章深入許多，追根究底就與基督徒所論及的神救贖的計畫，發生很密切的關係。

二、誰能登耶和華的山？

我們已經看過，聖殿重建的最大障礙就是在同一座山頭上聖殿與清真寺不容兩立。可是即便有朝一日，這個障礙完全消失，阿拉伯世界宣佈退出聖殿山，使以色列人可以隨心所欲重建他們的聖殿。試問：這樣，這項問題就徹底的解決了嗎？以色列人是否能立即重建聖殿？答案還是是一個「不」字！前面仍存有一些的困難有待克服。

潔淨的問題

猶太人重建聖殿的第一要務是大家一起登上耶和華的山，來到聖殿的原有根基，從那裡開始動工。這就引起了另外一個問題：「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祂的聖所？」（詩二十四 3）其標準答案是：「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詩二十四 4）自從主後七十年聖殿被毀以後，他們陸陸續續地被拋到世界各地，沾染了許多不潔之物，例如碰到死屍或經過墳墓等等。事實上，根據以西結書三十七章，整個世界就是一座大墳墓，以色列人散在其中，猶如枯骨四散。當初聖殿還在之時，進聖殿前是什麼能使他們潔淨的尼？是靠紅母牛的灰。原來神為他們早有萬全的預備：以色列人要根據民數記十九章的規定，獻上一隻沒有殘疾、未曾負軛、純紅的母牛，祭司宰了紅母牛之後要把牠燒成灰；再將紅母牛的灰和活水調和在一起；再用牛膝草蘸這水後，灑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對方就蒙了潔淨，然後才可以進到聖殿。

但從紅母牛之灰的隨時待命，可見以色列人若要來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先蒙潔淨才可以，因為沒有一個沾染不潔的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只有當紅母牛的灰塵在他們身上，他們才得以潔淨，登上耶和華的山。以色列人當初在曠野飄泊的時候，曾學會一個慘痛的功課。有一度二百五十位首領在可拉黨的慫恿下集體背叛，要求與亞倫一家同等的權利，得以和他們一樣自由地來到神前。不料，他

們的遭遇不是活活被地的裂口吞下，便是被從神那裡出來的火活活燒死。這個災難使以色列人幾乎歇斯底里，向摩西嚷著說：「我們死啦！我們滅亡啦！都滅亡啦！凡挨近耶和華帳幕的，是必死的。我們都要死亡嗎？」（民十七 12-13）就在這個慘痛的教訓之後，神啟示了紅母牛的律例。從此以色列人萬萬不敢輕易地挨近耶和華的帳幕或聖殿。若沒有紅母牛之灰，就算是清真寺遷往他處，沒有人膽敢冒冒失失地登耶和華的山，動手重建聖殿。難怪今日正統的猶太人不敢違背涉足聖殿山的禁令。因為他們沒有把握，到底至聖所的根基所在地在哪裡。

三、紅母牛與「稱義」

自從主後七十年，聖殿被毀之後，紅母牛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千八百年來，沒有紅母牛就沒有紅母牛灰，沒有紅母牛灰就沒有人得潔淨，沒有人得潔淨就沒有人能挨近聖殿原有的根基，沒有人能挨近根基就沒有人能建造聖殿，即便阿拉伯人全面撤退，還是無濟於事。根據猶太人的遺傳，從摩西一直到主耶穌的時候，總共只有九頭的紅母牛誕生。紅母牛雖然是非常稀少，但紅母牛的灰可以使用許久。一頭紅母牛可以死了好幾百年，但是紅母牛的灰還是繼續產生效用，顯見紅母牛的灰代表紅母牛因死所產生的功效。從新約的觀點來看，紅母牛乃是預表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雖然祂死了兩千年，十字架的果效一直延伸到今天，能夠解決今天罪的問題。「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一 9）原來主耶穌就是舊約那只「紅母牛」所預表的實體，紅母牛的灰應用在我們的身上，就表示雖然經過兩千年，祂的寶血也許已經流幹了，但是祂在十字架上工作的果效，一直存留到今天。這就是紅母牛灰的特點，紅母牛已經不在世界上，牠的灰還在。主耶穌已經過了兩千年了，但是祂流血的功效、祂贖罪的功效還在，甚至勝過紅母牛。因為紅母牛已使用了九頭，現在他們需要新的紅母牛，而主耶穌一次救贖成功，只要人肯接受，就永遠有贖罪的功效。這就是基督徒蒙恩的啟事。

迂回的道路

基督徒的罪怎麼得著潔淨？他如果認自己的罪，靠著主耶穌的寶血，就能來到神的面前。基督徒要告訴世人，今天我們能夠坦然無懼來到神的面前，是因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經為我們完成救贖。但猶太人心裡剛硬就是不肯相信，當初他們說：「釘祂十字架！釘祂十字架！」就認為祂不是彌賽亞；所以不肯接受基督所傳的福音。如果猶太人肯接受耶穌作救主，就沒有潔淨的問題存在，更無須紅母牛。今天基督徒為什麼敢來到神面前，是不是他們是好人？不是！反而他們都是罪人。但為何他們膽敢站在神的面前呢？因為他們願意靠主耶穌寶血，如同應用了紅母牛的灰，得以站立在神面前。他們是一群因信蒙神稱義的人。今天的以色列人怎麼敢來到神面前，怎麼敢重建神的殿？大家都不潔淨，都是罪人，怎麼能夠得著稱義的地位？根據聖經神的救贖法，相信主耶穌是唯一的辦法，除祂以外，別無拯救。但是猶太人信不來，仍停留在舊約的儀文中，所以神就任憑他們走一條很迂回的道路，只好等紅母牛有一天能夠誕生。

紅母牛全身必須都是紅的才符合猶太禮儀的規定。在橄欖山的最高點遠遠面對著聖殿祭壇的地方，祭司們就把紅母牛燒成灰，然後將灰存起來。每逢以色列人進入聖殿之前，祭司要拿些燒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裡，倒上活水，就用牛膝草，蘸在這水中，只要灑在人的身上就蒙潔淨（參民十九 17-18）。以色列人自從拋井離鄉以來，已經有一千八百多年沒有這樣做了。人既遠離聖殿，潔淨或不潔淨就不

關緊要了。但是 1948 年還鄉以後，與聖殿舊址的距離再度拉近，正統的猶太人無法不再想到紅母牛和紅母牛的灰。根據猶太拉比的說法，從摩西到主耶穌的時候，總共只有九頭紅母牛燒成灰。他們相信，一旦第十頭紅母牛生下來，彌賽亞應該很快就會來到。許多的猶太人就在期待：只要紅母牛一誕生，再過三年以後就可以獻祭，獻祭之後就留下除罪灰，從此潔淨有路，大家就可以昂首闊步，來到聖殿根基的所在，齊心協力將聖殿從廢墟裡重建起來。

四、紅母牛美樂娣的誕生

在一九九七年，從以色列傳出一個好消息，經由媒體傳播很快就送到全世界各地。根據三月份以色列新聞週刊報導，一頭名為美樂娣(Melody)的純紅母牛，透過多年配種，在靠近海法附近的一個集體農場 KfarChassidim 於三月十六日誕生。這個消息引起全世界各地的注意。尤其是猶太人中正統教派人士格外興奮，他們說：「看樣子，我們就可以重建聖殿了，彌賽亞也要很快就來。」Sunday Telegraph 報曾引述其中一位的談話：「我們等了兩千年求神給我們一個兆頭，現在祂給了我們紅母牛！」

希望與失望

有人在算，一九九七年紅母牛誕生，三年以後，也就是 2000 年，紅母牛就可以獻祭成灰。渡過了潔淨的難關之後，聖殿的重建應是指日可待。對於全世界基督徒而言，這消息也令人興奮，他們之中有人早就認為，主耶穌應當在 2000 年回來。當初神創造天地，是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而聖經又說：「主看一日如千年」(彼後三 8)。照這樣推算，六天就相當於六千年。到了西元兩千年，人類歷史大約已經過六千年了，在 2000 年到來時，就表示是來到了第七天。主耶穌回來的時候應該就是大地安息的時候。不論是正統的猶太人或基督徒，對於紅母牛的誕生皆感到無比興奮。為著慎重起見，紅母牛最後經過猶太權威拉比的驗證，果然合格，是一頭純紅母牛。不過有一點點不放心，那就是牠尾巴上長有一根白毛，是謂美中不足。在猶太左派人士的眼中，這只紅母牛變成了眼中釘，是追求和平的障礙。他們十分擔心這只紅母牛助長了右翼分子的氣焰，做出一些非常不理性的事，諸如強將回教寺破壞或燒毀等等，其後果當然不堪設想。其中一位左派梅瑞茲黨 (Meretz Party) 的國會議員波拉茲(Avraham Poraz) 就表示：「那頭紅母牛代表著一個龐大的宗教戰爭風險！」有左派猶太議員將紅母牛視為潛在的「原子彈」，十分可怕，甚至於有人醞釀著要暗殺那頭紅母牛。由於美樂娣成了爭議焦點，CNN 5/23/97 報導說因此美樂娣身邊多了一位佩帶武器的保鏢。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拉比還是找到了下臺階：那根紅母牛尾巴上白毛的發展，使拉比推翻了兩年前的認定，宣告這只紅母牛不合格、不可能是自從摩西以來的第十頭紅母牛。這只紅母牛的名字叫作 Melody，於是有人就玩起數字遊戲來：Melody 既然是六個英文字母組成，以色列英文為 Israel 也是六個字母，巧合的是，聖殿 (Temple) 在英文也是六個字母。Is-rael、Temple 與 Melody 三個字排在一起不正好就是六六六麼？大家都知道，六六六是敵基督的數目。

雖然 Melody 已確定不是純紅母牛，但複製科技的發展，又使人燃起了複製紅母牛的希望。到底第十頭紅母牛幾時誕生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上古紅母牛灰之探尋

有鑽牛角尖的人認為即便紅母牛有朝一日培植成功，但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為什麼呢？根據猶太的遺傳，曾有七次收在器皿裡的紅母牛灰快要用盡。那時，以色列人就將另一隻紅母牛獻上，然後

將牠連同快要用盡的紅母牛灰一同燒了。這樣，以色列人所用的紅母牛灰，理論上一直都會含有摩西時代祭司以利亞撒所獻第一隻紅母牛的灰。所以，以色列人在培植紅母牛之外，他們其中有人還要尋找上古剩下的紅母牛灰。可是誰知當年的紅母牛灰在哪裡呢？

死海以西的昆蘭古洞，由於一個牧羊童於 1947 年意外地在那裡發現了死海古卷而聞名於世。5 年後，即 1952 年 3 月，考古學家又在那裡的另一洞穴發現了神秘的銅卷 (copper scroll)。有人猜想在西元 70 年，提多圍攻耶路撒冷，摧毀聖城之前，猶太人因為知道聖殿即將被毀，於是急忙帶著聖殿的寶物出走，藏於死海旁的昆蘭洞穴，並且不怕艱辛地將藏寶地點寫在銅卷上。於 1955 年 9 月有人將銅卷送往英國曼徹斯特的「科技學院」(The College of Technology)，在那裡小心地將它切割成 23 份，再將其中的內容翻譯出來。結果發現銅卷可以說是一張「藏寶圖」，指出 60 至 64 個收藏聖殿寶物的地點，包括收藏當年紅母牛灰的器皿。然而，由於考古學家一開始難以明白銅卷所記載古代藏寶地點的標記，或那些標記可能已經不存在，所以在初期，考古學家在昆蘭、耶利哥和耶路撒冷一帶的發掘，一無所獲。也因此銅卷的可信性受到相當大的質疑，甚至被形容為「瘋子的作品」或是為「假造的作品」，而被擱置一段時日。這項尋找上古紅母牛灰的努力，也就隨著種種的挫折而銷聲匿跡了。

五、聖膏油與「成聖」

即使美樂娣真是純紅母牛，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紅母牛的出現只是故事的一半。假定現在以色列人果真完成聖殿重建，祭司們也在殿裡各就各位，他們還需要一種的膏油抹在聖殿中各樣的器具，使其分別為聖。究竟何謂「分別為聖」呢？比方說中國古時候，宮殿裡面擺設很多的杯子，但是只有一個杯是皇帝使用的，稱之為禦杯。意思就是這一個杯是分別出來，別人不能使用，只有皇帝可以用。這就是御用之意，或者說是「皇家專用」。同樣的，將聖殿中各樣的人、事、物分別為聖的意思就是從此將之成為神所專用。聖殿中一一分別為聖以後，祭司才能開始盡他們的功用，祭壇才開始其獻祭的用途。

古聖膏油之發現

上面說過，某一種的膏油是使之分別為聖的關鍵。在舊約出埃及記第三十章記載了製作這種膏油的原料：「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質的沒藥五百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二百五十舍客勒，菖蒲二百五十舍客勒，桂皮五百舍客勒，都按著聖所的平，又取橄欖油一欣，按作香之法，調和作成聖膏油。』」（出三十 22-25）其中有沒藥、香肉桂、菖蒲和桂皮等等。現在的難題是這些原料久已失傳。在主耶穌的時代，在橄欖山上原有一座果園，裡面種植了各種香料。不幸在一次大火之後，整座果園遭到焚毀，聖膏油的原料就此失傳了幾近一千八百多年。但在 1988 年 4 月，在死海附近昆蘭地區，希伯來大學的考古學家派翠克 (Joseph Patrich) 及其助手艾爾 (Benny Ayers) 挖出了盛載聖膏油的小瓶。經希伯來大學的藥劑系分析，證實那小瓶所盛載的膏油是古代以色列人用來抹會幕和一切聖具，以及膏祭司、先知和君王的聖膏油。正如詩篇一三三篇 2 節提到的：「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鬚鬚，又流到他的衣襟。」據說這一小瓶的聖膏油是第一個挖出的第一聖殿時期之文物。這項發現在 1989 年 2 月由紐約時報首度揭露之後，各大媒體諸如 ABC, CBS, NBC 及 CNN 也爭相報導，連十月份國家地理雜誌也有一小段的介紹，可謂轟動一時。

聖膏油與聖香

論到聖膏油的：四種原料：沒藥、香肉桂、菖蒲和桂皮，我們必須注意到有關聖膏油的經節下文所提到的聖香及其製作原料：「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喜列、喜利比拿。這馨香的香料和淨乳香，各樣要一般大的份量。你要用這些加上鹽，按作香之法，作成清淨聖潔的香。”」（出三十 34-35），同樣其中有拿他弗、施喜列、喜利比拿和淨乳香等有的原料也久已失傳。拉比蘇同（Rabbi Avraham Sutton）提醒大家有關聖膏油和聖香的經文是戚戚相關的。神對於聖膏油原料的組合要求是定量和定比例的，而聖香只要定比例即可。雖然學者在原料的認定上或有不同，但聖膏油和聖香兩者之間在原料上緊緊相連應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上，聖香的原料除了經文題到的四種之外，根據猶太遺傳還有七種，其中就含有製作聖膏油用的沒藥、香肉桂和桂皮。果然在 1992 年春天的考古發現證實了這一點。他們在死海附近，挖出了一個瓶裝著大約 600 磅有肉桂氣味的紅泥土。起初以為不過是一般泥土，後來經過魏茨曼科學院（The Weizman Institute）和巴爾伊蘭大學（Bar-Ilan University）等研究機構的鑒定，才發現這原來就是聖經出埃及記三十章裡所說的聖香。這一瓶的「紅泥土」的聖香份量足可以在殿中使用一整年。主持該項鑒定工作的魏茨曼科學院安得曼教授（Marvin Antelman）在 1992 年五月一日耶路撒冷郵報的相關報導中說道：「對於這一項發現，我十分興奮。」後來在 1994 年左右地質學家胡德（Terry Hutter）詳細化驗這一瓶的「紅泥土」，斷定包括下列九種原料：番紅花、拿他弗、沒藥、喜利比拿、桂皮、淨乳香和三種香肉桂。聖殿學院的拉比裡芝曼（Chaim Richman）對於這項發現表示存疑，認為即便是聖香，由於其非為石器所裝以至散落於地，等於宣告它已經遭受污染而無法使用。然而平心而論，這已經出土 600 磅的「紅泥土」在久已失傳、聖膏油和聖香的原料這件事上，應有若干的參考價值。

成聖之必要

紅母牛和聖膏油是神教育以色列人的特殊教材。要重建聖殿要先考慮到如何來到神面前才是安全的。紅母牛教導以色列人怎樣稱義，要「接近」就得先「潔淨」非靠紅母牛的灰不可。聖膏油教導以色列人怎樣成聖，要「聖潔」就得先「分別」，非靠聖膏油不可。紅母牛的灰只是影子，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救贖工作的果效才是實體。聖膏油也是影兒，聖靈才是實際。按道理他們應該接受基督的救贖才得稱義，靠主寶血坦然無懼來到神的面前。同時應當接受聖靈的恩膏，就能過聖潔的生活。但是以色列人不肯，寧可走迂回的道路。情願捨近求遠，期盼第十頭紅母牛和一瓶紅土的出現。

綜合上述，表面上「聖殿山」的問題，也許在世界上至終是以政治談判、或以軍事武力、甚或經濟力量綜合解決，然而對於以色列人而言顯然實際上問題要更為深遠。事實上它是一個屬靈的問題，也就是神的救贖法中稱義和成聖的問題。人看不上神的辦法，要自謀其道，捨近求遠的結果就化成了一道棘手的難題。

橄欖山巔——

紅母牛成灰的地方

【第十四章】 聖殿重建難題之三：隱藏之子難尋

『他們同謀奸詐，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議，要害你所隱藏的人』

詩篇八十三篇第 3 節

一、引言

根據詩篇八十三篇的預言，在以色列人中特別有一班人，聖經稱他們為「隱藏的人」。但在聖經別處稱呼他們為「逃脫的人」（俄一 17）或「餘剩的民」（王下十九 31；彌四 7，五 7-8；亞八 6，八 12，九 7）。又有的經文也說到是「民間的智慧人」（但十一 33），或者說是「認識神的子民」（但十一 32）。在聖經中，這班人就是當以色列遭難的時候，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少數人，他們依然向神忠心並誓死維持神的見證。聖靈不只用「智慧」或「認識神」來形容他們，還說他們是「有能力的和聖民」（但八 24）。這些人真是不惜代價，情願「使自己清淨潔白，且被熬煉。」（但十二 10）上述的「民間的智慧人」或「認識神的子民」就近期的應驗而言是指西元前兩百年左右馬喀比時期的人物，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屬靈後代，與重建聖殿和潔淨聖殿有關；然而就遠期的應驗而言，是指彌賽亞回來之前大災難中被逼迫的物件，也是與重建聖殿和潔淨聖殿有關。詩篇八十三篇既然預言到今日回教世界結盟的情勢，也預言到以色列人中確有「隱藏的人」。是他們剷除的對象。聖殿能否重建除了外在的因素有待克服之外，最基本的關鍵在於神是否能找到一班「隱藏的人」，向神忠心、隨時待命。只要這些隱藏之子存在，以色列就不會全盤世俗化。一旦以色列世俗化，就不會有人在乎是否是同一座山頭或同一塊基石，又有誰會注意到潔淨不潔淨的問題？紅母牛和聖膏油都變成多餘！追根究底連重建聖殿的動機都不存在了。所幸根據上述預言，在百般艱難中，還有人認識神的話，愛慕神的旨意，並不惜任何代價，願意起來遵行神的旨意。在人來看，這些人不識時務，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詩篇八十三篇既說今天在以色列人中有這樣的人，現在的問題是他們在哪裡呢？

二、誰是隱藏之子？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今天在以色列人猶太教圈中掛名的猶太人或「世俗的猶太人」占大多數，約百分之七十、共 336 萬人，大多是既不相信神，也不相信聖經。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則是具有宗教信仰的猶太人、只有 144 萬人。然而由於信仰的深淺不一，這少數中的少數、約五十萬人是屬於那些「因耶和華言語戰兢的人」（賽六十六 5）。這裡的「戰兢」在希伯來原文作哈勒定（Haredim），這些人稱呼自己是哈勒定人，而別人則把他們定位作正統的猶太人。（參考書目第十六）在正統的猶太人中最突出的莫過於激進的哈西德派，在紐約街頭看到那些戴黑色寬沿禮帽、穿黑袍、長鬍鬚、兩鬢卷髮的人就是他們。哈西德派多半分佈在美國和以色列，全球總共只有二十五萬人。隱藏之子既是「民間的智慧人」，又是「認識神的子民」，所以應該是散佈在「因耶和華言語戰兢的人」中，也就是在哈勒定人中間。

猶太世俗派與正統派

我們若注意到兩千六百年來以色列人的飄流史，面對世界各國外邦文化的包圍，只有三項選擇。那些選擇全盤接受同化的就是所謂的「世俗派」，那些採取明哲保身之道：「在外作外邦人，在家作以色列人」的可以說是「自由派」，而堅持裡外如一的則是「正統派」當外邦文化的包圍不具有強制性的時候，這三派之間的區別就不明顯。以色列人歷經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基督教、回教等不同文化的衝擊，受到不同程度的震憾，為圖生存乃作出不同適時的反應。西元前兩百年左右，猶太人面臨空前來自希臘文化的壓力，「世俗派」和「正統派」雙方嚴重對立。但以理書第十一章就預言到其尖銳化的情形：「作惡違背聖約的人」和「認識神的子民」對比。西元前 175 年某日，一些「作惡違背聖

約的人」在晉見當時醉心希臘文化的敘利亞王安提阿哥四世（Antiochus IV）後從安提阿榮歸耶路撒冷、其中為首的就是當時大祭司昂尼亞（Onias）的兄弟耶孫。交換的條件是耶孫榮升大祭司取代昂尼亞，然後耶孫等人負責推行猶太人的全盤希臘化。但以理第八章裡的「兩千三百日」就是從那時算起的。耶孫果然廢除原有的祭司長老行政管理體系，代之以希臘的城邦制度，甚至於有意將耶路撒冷改名為安提阿。為了使猶太子弟取得希臘公民權，這些「世俗派：在耶路撒冷大興土木，在聖殿不遠的地方，興建了一座希臘式的健身房。從此「世俗派」子弟終日沉溺其中，作裸身體操、摔跤和丟擲鐵餅等等。日久天長，有的健身員還以受割禮為恥，甚至於不惜再動手術，使之看上去好像不曾受過割禮一般。

西元前 169 年秋，安提阿哥王在一場大屠殺之後，直搗聖殿山，在變節的祭司協助下，劫走相當於今日若干百萬的財富，在污染聖地一番之後班師回朝。西元前 167 年初，以色列人驚魂甫定，不料，安提阿哥軍隊趁安息日不便之際，揮兵進城，到處放火洗劫，拆毀城牆，並在聖殿山南端進口處，建造堡壘式營樓，叫作阿克拉（Ac.a），可以居高臨下，監控進出聖殿山之過客。同年年底，安提阿哥王除了頒佈全國上下一律希臘化的命令之外，又專一針對猶太人連下幾百道聖旨達於耶路撒冷及猶太地各城，不准他們行割禮、守安息日和其它節日，要污染聖所並為偶像建壇，以豬為祭等等。君令既出駟馬難追，當時執行的程度到了斟字酌句的瘋狂地步。十二月中旬，敘利亞當局將殿重新獻給希臘神丟斯（Zeus），將一尊雕刻得與安提阿哥四世畢像畢肖的偶像放在殿內，並在燔祭壇上獻豬為祭。猶太律法是安提阿哥的眼中釘：藏有聖經者為罪大惡極的重犯，暗守安息日者會被活活燒死。有兩位婦人為兒子行割禮被捉拿，結果母子遊街示從，最後從城牆推下致死。安提阿哥還強迫全體猶太人吃豬肉，違者格殺勿論，結果有人妥協，也有人寧死不屈。有一位高齡九十的文士以利亞撒不肯屈就，刑官念其年高德劭，偷偷塞給他一片淨肉，當果當作豬肉吃下，以利亞撒不肯作假，最後還是被活活打死。這位文士很可能就是當時敬虔派 Hasidim 的一員。

敬虔派

就字面而言，「Hasidim」一般被使用來指自始至終維護猶太教經典的準則，切實遵守、不與世俗妥協的一班猶太人。約在西元前 175-300 年間，於〈馬喀比書信〉及猶太法典〈塔木德〉（Talmud）中皆提到敬虔派，他們忠於猶太律法，是常常「因耶和華言語戰兢的人」，他們是「民間的智慧人」，又是「認識神的子民」。寧可殉道、忍受折磨，也不肯干犯半點安息日。對照聖經中恢復的書卷，他們應該是受以斯拉和尼希米屬靈影響至深的後代。他們對於政治向來不感興趣，然而在第二世紀，為爭取信仰上的自由，卻勇敢的加入「猶大馬喀比」的抗戰行列，以抵禦安提阿哥四世（Antiochus IV）入侵及猶太人希臘化的潮一流，於是在當時他們成為堅拒向偶像獻祭及抗拒異教之風的中流砥柱，誓守忠心、至死不渝。在馬喀比抗戰勝利、潔淨聖殿之後，他們便功成身退，不再過問政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歷史學者認為這班人與法利賽人和艾色尼派（Essenes）有一定程度的關連。

在安提阿哥四世時代，上面所題到的殉道者，猶大馬喀比和敬虔派都是那時期的隱藏之子，但以理用「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但十一 32）一句話來描述他們的英勇事蹟，也用「民間的智慧人」（但十一 33），來形容他們認識神的話。還說他們是「有能力的和聖民」（但八 24）。這些人真是不惜代價，情願「使自己清淨潔白一旦被熬煉。」（但十二 10）

三、猶太教的三種派別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面對世界人文主義的包圍，猶太人依然只有三項選擇：「世俗派」、「自由派」和「正統派」。「世俗派」在信仰上只是掛名而已，「自由派」在信仰上沒有「正統派」那般執著，代表著某一種程度的鬆弛，根據其鬆弛的程度又可分為「改革派」和「保守派」。除了「世俗派」之外的三派其共同點大致如下：在猶太教的基要信仰上大家是一致的，相信神是一位、猶太人與神之間有立約的關係而律法是支配這約的主要聖書：大家守的是同樣的節期，一些次要的禁食日算是例外，除了若干節期長短有異之外，大家都照著同一本猶太曆行事；大家都在男孩出生第八天行割禮、十三歲行成年禮（正統派女子十二歲行成年禮）大家用幾乎一樣的典禮完婚，關於祝福、醫治和哀悼的禱告詞也都是大同小異的。

至於「正統派」、「改革派」和「保守派」三者的不同是由於大家對於猶太經典遵守的嚴謹或寬鬆的程度不一樣。（參考書目第十三、十四）所謂「猶太經典」是指「托拉」(Torah)，亦即舊約中摩西五經 613 條的誡命，包括以後猶太拉比所訂下的口傳律法 (Oral Law)，如塔木德 (Talmud) 等。現在我們分別說明如下：

（一）正統派 (Orthodox)

他們深信希伯來聖經的權威性，不過他們會用傳統的法典如塔木德（口傳律法的文字版本）等來解釋。他們生活上的一舉一動都受制於「托拉」，包括飲食、節期、穿著、婚喪喜慶等等。遇到實行上的難題時，正統派權威拉比就使用「托拉」，尤其是塔木德的哈拉卡手則 (Halacha) 來決定最符合神的旨意的答案。例如：在安息日規定不可「作工」，但生活上每一項到達如何程度才算作工？按電鈕搭乘電梯是否算作工？這就有賴拉比給予確定的解釋，而這解釋也就形成了一定的拘束力。

在正統派會堂，男女分座。正統派拉比只許是男性。在激進正統派圈內，甚至於男女授受不親，不可一起研習、一起跳舞、甚至不能與異性的非家屬成員接觸，或握手。他們穿著樸實，顯得循規蹈矩。

他們嚴謹遵守安息日及節期，絕不觸犯「安息不作工」的條例，包括開車、煮炊、開關電氣用品。他們遵守飲食條例、不玷污自己。節慶的天數完全按照規定實行，一天也不少不論什麼場合及情況，每一日在用餐遊後，都口出祝福的話，每一天要說 100 次祝福的話。男子在十人以上的會中一天至少要禱告三次，女子在成年禮（十二歲）時不可在會堂裡誦讀聖經。他們堅信神必定信守與大衛所立的約、差遣彌賽亞於末日來到。

（二）驕軍騙派 (Reformed)

他們相信希伯來聖經的權威性僅及于道德範疇，並且認為每個人在禮儀的事上可以自主。他們不認為口傳律法如塔木德等擁有正統派所賦予的權威性。在外邦人眼裡感覺不到他們與別人有甚麼不同，因為看不到他們遵守飲食條例或上會堂。他們可能在星期五點上安息日蠟燭，但到星期六完全不守安息日的規矩。他們也守節期，但在節期天數上則大打折扣。他們認為對於社會關懷就是一種屬靈活動。對於彌賽亞的來臨沒有期盼，他們以為彌賽亞的觀念排他性太強，又太過於國家主義，所以寧可把彌賽亞時代想像成是人類社會藉由教育、經濟和科學不斷進步的烏托邦。

（三）保守派 (Conservative)

保守派乃是對改革派全盤世俗化傾向的反彈，其立場恰好介乎正統派及改革派之間。他們相信希

伯來聖經的權威性，不過他們會迎合世界潮流來作解釋。他們一方面接受及遵守所有猶太律法（Halacha），但另一方面又試圖與周圍的文化取得某一種的平衡，必要時還會有所妥協，例如：允許有人基於地理原因，在安息日開車上會堂。事實上，他們在安息日可以使用電氣用品。

在會堂中男女均平等，可以混雜而坐，連女子也可擔任拉比。保守派同樣遵守安息日、飲食條例、所有節期及其天數。但在祝福的話上，要求盡可能在安息日、節期以及其它特殊的場合時表達。他們對於彌賽亞的看法和改革派一樣，彌賽亞只是一種理想的烏托邦。

隱藏之子

根據上面的分析，從三派對於舊約聖經的忠實程度以及對於彌賽亞的看法可以確定：隱藏之子應該是散佈在只占百分之十的「因耶和華言語戰兢的人」，也就是在「正統派」的人中間。由於對舊約聖經的認真與執著，他們堅信神與大衛所立的約不會廢去，大衛的寶座要存到永遠。正因為這寶座在西元前 586 年被擄往巴比倫時宣告中斷，神的誓約對他們而言就成了必定實現的預言，彌賽亞要來坐在大衛的寶座上。十二世紀的猶太經典西班牙大師邁蒙尼德（Maimonides）在其十三信條中第十二信條寫道：「我以完全的信心相信彌賽亞要來到，縱使祂遲延，我會每天等候祂來。」這信條十足代表了歷來「正統派」的心聲。根據但以理書，他們相信彌賽亞來到前夕，必有大災難，將之對照以色列復國之前希特勒的大屠殺那一段血淚史，一般認為以色列復國是重要里程碑，宣告彌賽亞時代已經開始。彌賽亞來到之時，祂會帶來黃金時代，那時十二支派會神蹟般的重聚在以色列，同時、死人要復活接受審判。彌賽亞將是神的代理人，祂要恢復公義，帶進萬物復興。

哈西德派

在正統的猶太人中值得特別題起的是哈西德派（參考書目第十三、十六），也就是出現在紐約街頭，那些戴黑色寬沿禮帽、穿黑袍、長鬍鬚、兩鬢卷髮的人。他們起源於 18 世紀中葉的波蘭，類似基督徒中奧秘派與靈恩派的揉合。一面是對於猶太經典塔木德的反彈，格外注重禱告和與神交通的生活，給外人以奧秘派的印象；另一面是為彷彿走入陰冷小巷的猶太教，用從心中湧出的喜樂帶來陽光，這又使人想到靈恩派。開始的時候哈西德派可以說是正統猶太人中的革新派，但沒有想到今天是「正統派」中最積極的衛道分子。他們的創始人是以利亞撒（Israel ben Eliezar, 1700-1760），人稱他作「Baal Shem Tov」：（意即美名大師 Master of the Good Name），簡稱貝斯特 Besht。根據他的主張，「真貴的信仰」既非如禁欲派（艾色尼人）遠離人世而修行，亦非如學院派（法利賽人）只是一味專研塔木德經典。雖然如此，這不表示他拒絕猶太的信仰及傳統的種種禮儀，反而是透過真實的信仰，實際地認識這位元充滿萬有的真神。他認為有人是為名利而研讀律法，只是作學問，讀聖經的本身不是目的，事奉神才是目的。基於這樣的認知，他教導大家經由禱告與神相會、與神聯合。特別強調，我們的日常生活之全部應視為對神的一種敬拜和奉獻，一顆敬虔的心顯然遠比拘泥於教條的規範來得更為重要。禱告最重要的是自然的流露，猶太傳統式定時禱告的缺點是它不自然，拉比史尼松（Menahem Mendel Schneersohn）說得好：「我們有一個靈魂，不是一具時鐘」。貝斯特還說到敬拜是喜樂的泉源，喜樂的人不只以謙卑與溫柔事奉神，也以其愛推及周圍的同胞及一切受造之物。貝斯特這種單純、敬虔而又富有內在奧秘的教導，當時在波蘭及東歐一帶掀起了一陣的旋風，席捲了無數的猶太人來跟隨。到十九世紀初，約有近一半的東歐猶太人認同這一個新運動。從波蘭到蘇聯到巴勒斯坦等地無數的猶太人都圍聚在一位

義人的門下，遵循這位領袖的教導，學習由系鞋帶、吃飯、睡覺等日常生活細節與神親近，來敬拜神，過著真實信仰的生活。男子平常的打扮就是：黑色禮帽與外裝、長須卷髮，安息日則戴毛皮帽子；女子穿著長袖上衣及長裙，樸素典雅，已婚女子在頭部包著頭巾或戴上假髮。紐約街頭——哈西德人的宣傳車「彌賽亞已經在路上了！」

傳統人士的眼中釘

雖然哈西德派的歷史還不到三百年，隨著新運動的擴展，也面臨到一連串的「內憂」與「外患」：所謂「內憂」，乃是指遭到當時傳統派人士的誤解和反對，而「外患」則是指外來的逼迫。哈西德派的興起對於傳統主義立即產生衝擊，其嚴重程度不亞於基督教所帶來的威脅，於是不少猶太學者群起而攻。在 1772 年，以立陶宛首都維爾那（Vilna）的薩門（Elijah ben Soloman Zalman, 1720-1797）為首的傳統人士組成一個對抗的團體，稱作「反對派」（Mitnagdim）。薩門是一位飽學之士，八歲精通舊約聖經，九歲精通塔木德經，十三歲即被視為是塔木德經典的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於認為他的學問雖不是空前，但一定是絕後。薩門及其它反對派人士認定哈西德派實際上否決了猶太主要傳統，與異端無異。薩門也反對他們實行上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他們禱告聚集不拘任何形式，禱告的時候，上半身猛烈前後搖擺不停，有時還會一面禱告、一面翻筋斗。薩門為了對付異端，不惜採取激烈手段，要求在維爾那哈西德派的領袖們公開認罪，當眾燒毀他們的書，並開除他們。正如試圖用身子擋住洪流，毫無用處。到了 19 世紀，人文主義盛行全球，面臨共同的敵人，擔心他們的子女反成為世俗不信派，哈西德派和反對派之間的敵意漸消，攜手同心誓死衛道。從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雙方開始彼此交融，有更多的哈西德派研習塔木德經，也因而加重了幾分傳林猶太的禮儀，在默想及與神相交的事上自然就相對減少。反對派的人也開始花上更多的時間去禱告及研習哈西德派的相關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哈西德派的人數已占全歐洲猶太人的三分之

「多日必倒在刀下」

至於「外患」方面，中歐及東歐的哈西德派團體由於其奧秘派的傾向，反對錫安復國運動，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寧可滯留在原在地也不肯回以色列或遷居美國，後來慘遭納粹大屠殺的六百萬猶太人中，哈西德派即占百分之六十，三百六十萬。今日全球哈西德派只剩下二十五萬人，多半分佈在美國和以色列兩地。我們在第五章討論過，在耶利米書中神預先說明要用「打魚」和「打獵」的兩道方法，將以色列人從全世界各個角落帶回：「耶和華說：『我要召許多打魚的，把以色列人打上來；然後我要召許多打獵的，從各山上，各岡上，各石穴中，獵取他們。』」（耶十六 16）這裡「打魚」的方法是指神用溫和的手段，諸如猶太復國運動和貝爾福宣言，把以色列人打上來。但是哈西德派的猶太人不相信猶太復國運動，今天回到以色列的人是神用非常的手段，借著希特勒的屠猶運動，把他們「獵取」回來。

綜合起來，今天在以色列人中不信的猶太人約 336 萬人，「改革派」和「保守派」加起來約一百萬人，「正統派」的猶太人則不到五十萬人。到底有多少隱藏之子沒有人知道，雖然今日以色列國中隱藏之子寥若晨星，神還是萬般忍耐地借著復國、回鄉以及耶路撒冷的歸回等神蹟教育以色列人，期盼他們能夠回心轉意，彙聚成一股更大的力量，使以色列完全復興。

四、隱藏之子的重要性

隱藏之子之於以色列，其重要性是無法低估的。假定有朝一日一隻標準純紅的紅母牛果然誕生了，三年以後也確定可以獻祭，但問題是：誰來獻祭？根據聖經必須祭司才有資格獻祭，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更嚴肅的問題就是，那些宰紅母牛，然後將之燒成灰的祭司，必須本身是潔淨未受污染才可以！自身不潔淨，如何能夠潔淨別人呢？自從聖殿被毀以後將近兩千年了。以色列人漂流在全世界各地，每一位都受了污染。難題是把紅母牛燒成灰的祭司，在紅母牛燒成灰之前怎麼潔淨、得到資格的？

現在面臨的兩個問題已十分清楚：第一、祭司在哪裡？第二、所謂的聖潔，或者未被污染的祭司又在哪裡？如果這些人不存在，就等於一切只是紙上談兵而已。

答應神的呼召

為著聖殿重建，事實上神在環境上已經做了許多安排。神總要預備幾個傻子，肯做別人不肯做的事，肯過一種生活是別人所不肯過的。這一班人從世界角度來看，太過理想主義，一點也不實用！可是事實上，在以色列最講實用主義的就是左翼人士，他們要和平，他們覺得受夠了！他們不要兒女們在烽火底下過日子，主張怎麼讓步都可以。無可諱言，不惜代價的確可以保住國家，但是其它有關聖城和聖殿的利益就只好束之高閣了。嚴格說來，今天聖殿無法重建的原因、還不是由於阿拉伯人的反對，也不是因為沒有紅母牛，乃是因為以色列人沒有預備好，最少潔淨的祭司要預備好。

在這一項重要的環節上，以色列人的心理建設就很重要。就像當初大衛想建造聖殿，但是神因他流血太多而沒有答應，只許可他的兒子所羅門有權建造。雖然如此，大衛並沒有因為如此而感到氣餒或自暴自棄。他反而做了一件事，在百般艱難中為神的殿預備了許多的材料，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大衛的預備就沒有所羅門的聖殿』。所羅門能建造聖殿，不錯。但是若在所羅門以前沒有人預備好，依然是「南柯一夢」。

聖殿是否能夠重建，雖然表面上存在很多外在的因素。唯一不可或缺的內在因素，就是神必須在以色列呼召一些隱藏的人，這些人愛慕神的話，他們等候彌賽亞回來，這些人就是聖經裡面所說的剩下的人。從人的角度來看他們太理想化了，他們毫不顧慮現實狀況。只要你抬頭往摩利亞山一看，聳立的明明是清真寺，表明了「誰的拳頭大，誰就占上風」，既然事實已經造成了，今天以色列人如何能去破解。所以有一班的猶太人深覺，他們如同大衛一樣，神似乎不許可他們重建聖殿，彷彿綁住他們的手腳。他們什麼事也不能做，不過他們倒是存著一種很好的態度，或許他們不能夠建造聖殿，但起碼可以準備聖殿的材料，直等到時期滿足，就可以水到渠成。

五、隱藏之子與祭司

回到前面所提的兩個問題：第一、祭司在哪裡？第二、如何產生聖潔的祭司？然後才能獻祭。有關第一項問題，在以色列針對誰是祭司做了一番詳細的調查。在西方國家裡，許多人名字叫 Levis 和 Cohen，在希伯來文是「祭司」的意思。當初他們即是以色列利未支派祭司的家族，因此只要名字中內含 Cohen 表示這個人應該是祭司的後裔。之後由於不同的語言及文化從 Cohen 演繹出很多的字，例如 Cohan、Coen、Cone、Kohen、Kohn、Kone、Kahn、Kaplan、Kahane、Kagan、Kaganoff、Kaganbvitv、Kogen、Katz、Katzman 等等此外還有 Rappaport、Shapiro、Mazeh 和 Adler 等等，也都是祭司的後裔。現在根據猶太人的墓碑所做的調查，在全世界大約七百萬猶太男丁中，估計百分之五應該是祭司。算起來的結果即是大約三十五萬人具有祭司的身分。單是在以色列就有十萬至十二萬之譜。雖然如此，不見得這

些人都肯承認自己是祭司的後裔，因為作祭司要失去很多的權利。

祭司的發掘與認證

關於進一步的認證，從一九九六年起科學家們引進了 DNA 的驗證方法。以海法以色列科技學院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Technology) 的史可列基教授(Karl Skorecki) 為首的一群英、美、加及以色列科學家針對分別來自英、美及以色列三地的一百八十八位以色列人做 DNA 測試，使其中六十八位自稱是祭司後裔的與其餘一二〇位非祭司的猶太人逐一作 DNA 的比對，果然發現祭司後裔的 DNA 的基因組合的確與眾不同，是以證明擁有共同的先祖。經過仔細的推算，該先祖生活的年代，應當是在 2650 年至 3180 年前後，與聖經的記載相去不遠。這一位先祖的名字當然是亞倫。這項傲人的研究成果於 1997 年元月及 1998 年六月陸續發表在極富權威的國際科學期刊《大自然 Nature》。

1999 年倫敦大學與牛津大學合作，將上述技術應用於南非洲的侖巴 (Lemba) 族。長年有一個無法證實的傳說：他們是在一個名叫埔巴 (Buba) 的人之領導下從猶太地輾轉遷移到非洲。先是倫敦大學的學者帕斐特 (Tudor Parfitt) 在 1992 年著有一書《迷失城之旅 Journey to the Vanished City》，肯定侖巴族的口傳資料大致可信。帕斐特在得知史可列基的研究成果之後，乃回非洲採集了侖巴族人的唾液帶回英國做 DNA 測試，結果證實侖巴族果然是以色列人的後裔，而且是大祭司亞倫的子孫。

新以色列會堂的主持、拉比卡哈尼 (Nachman Kahane)，遠在這些 DNA 研究之前，非常認真地將以色列境內幾千名祭司的名字、背景等資料，全都輸入電腦。卡哈尼曾十分風趣地表示，當彌賽亞終於來到的時候，他要到電腦那裡將祭司名單列印出來，然後對彌賽亞說：「彌賽亞先生，你的祭司所有名單全在這裡。」最近，由全世界知名的猶太領袖組成的新機構，叫作 Keter Keshua Shevet Levi，開始登記全球合格的祭司和利未人。根據猶太拉比的估計，一旦聖殿重建，大概需要兩萬八千位元元祭司和四千位利未人。

六、潔淨祭司的產生

猶太人似乎並不擔心從那裡可以找到這些祭司及利未人，然而如何進一步得到一班「聖潔」的祭司，才是他們重要的課題。否則即使紅母牛誕生，三年後成為祭牲，還需要未曾污染過的祭司來主其事。於是事先培養出這些祭司來就成了當前的要務。

事實上，培養潔淨祭司的方法，拉比們是從歷史上第一次被擄得到教訓。從巴比倫歸回故土之後，他們遭遇到同樣的難題：七十年巴比倫的污染使他們找不到潔淨的祭司來宰殺紅母牛，沒有紅母牛的灰，以色列人又怎麼得到潔淨呢？當時他們培養潔淨祭司的方法，大致的情形如下：

為了產生潔淨的祭司，祭司們採取隔離的政策：早就計畫好安排一群即將臨盆的祭司妻子將嬰孩生在也長在一個與肚界完全隔絕的環境裡。這種環境和今日醫院為缺乏免疫能力之初生嬰孩所設計的 Bubble 是同一個原理。母親臨盆的時候，穿上特別服裝，以免將污染傳給小祭司。為使小祭司不接觸地面、免遭污染，特用一種木板將他們完全架空，如此他們腳不沾地，就會保持潔淨。小祭司從出生、長大、到上學而後成人，全在這種完全封閉的環境中度過。十三歲成人後就有人將他放在一頭牛背上，唯恐遭受污染，就在牛背與小祭司之間隔了一塊木板，再由牛背負他到城裡的西羅亞池子，行潔淨之禮。之後再放回牛背，接著趕往聖殿山上去承接祭司之職任。由於聖殿本身的建築早已設計好與地隔離，所以小祭司的腳一旦踏進聖殿就安全了。這就是培養潔淨祭司的經過。

為重建聖殿而活

目前在耶路撒冷有一個專門機構，叫作建殿推行委員會（The Movement for Establishing the Temple），由拉比耶羅伯安（Yosef Elboim）主持。他們就是根據上述古老的方法，招募到二十對夫婦所組成的祭司家庭，在耶路撒冷山間，將他們安踏在一個隔離的空間生活、撫育小祭司們長大，好供未來建殿前夕得以勝任宰殺紅母牛等職務。事實上，百分之九十五的殿中禮儀都有待一群潔淨的祭司來推動。

在這件事上，令人不解的是，在建殿的時間表未確定之前，怎麼會有人甘願犧牲自己和下一代的自由，為一個未知的將來，終日過一個被軟禁的生活？是誰保證小祭司長到十三歲時，紅母牛就已誕生了呢？如果建殿時候未到，是否因此就犧牲了幼苗的大好時光呢？這連串的現實問題沒有動搖他們，可見背後有一股強大的動力在支記著他們。莫非這班人就是聖經所說的「民間的智慧人」、或「認識神的子民」、或「餘剩的子民」、或「隱藏的人」？

他們不是為自己而活，似乎一點也不想到自己，因著確信聖經的啟示，彌賽亞回來以前，聖殿必須重建，他們努力著除去聖殿無法重建的種種障礙。為著迎接這件事的到來，他們的心是隨時待命，不許到了時候有任何「開天窗」的狀況發生。總之，他們的種種生活是單純地為著彌賽亞的到來，為著重建聖殿而活。有建殿推行委員會的成員接受以色列日報(Ha-Aretz)，訪問時說：「聖殿是我們的理想焦點之一，我們認為聖殿重建是猶太經驗的一部分，距離那個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七、祭司人才的儲備

從各方面的分析，聖殿能否重建，關鍵還不僅在外在的因素，其實內在的因素才是更重要。即使外在什麼都有了，如果沒有內在，就好像萬事俱備後的東風沒有了，如此一來重建聖殿根本不可能成功。因為「內在因素」所處的位置如同是關鍵性的「臨門一腳」，縱然許多人使勁全力在球場上東奔西跑，但是就是臨門的那一腳才是決定性勝利。今日以色列國中的隱藏之子好像當初大衛一樣，凡是建殿相關事宜都作了準備。他們已經進行祭司和利未人的人才儲備工作並且做得有聲有色。

祭司學校

在耶路撒冷舊城區靠近哭牆，有一所祭司學校於一九七八年成立，校名是「祭司的華冠」(The Crown of the Priests)，為拉比哈哥轄(Motti Dan HaCohen)所創，其目的就是訓練一班經確認具有祭司身分的人將來能在殿中供職。這所學校一共安排八年的訓練課程，相等於醫科的要求。按理而言，這種學校不可能招到學生。今天有人讀四年電腦，期盼有朝一日能成為電腦工程師，或者有人學醫八年，志在他日成為名醫，創造更好的明天。但現在以色列有一班青年才俊，只願意成為祭司，然而八年後這項職業很有可能根本不存在。是誰保證這些人在八年後，聖殿就會重建？如果聖殿重建遙遙無期，那不就等於下了一個「永遠失業」的判決書麼？畢業就是失業！在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一班傻子，情願浪費他們的青春，把他們一生最好的時光，賭注在一個好像永遠不會實現的夢想上？

有一次，拉比哈哥轄談到他的辦學理念時說：「如果猶太人在物質上或屬靈上沒有準備好迎接彌賽亞的到來，那麼他們就沒有資格要求神打發彌賽亞來」哈哥帖雖然憑信辦校，然而學子反應之熱烈還是使他吃了一驚。在一九七八年，這所學院第一年剛開學時，就有三百五十人報名。從此以後，每年入學人數大約都是維持在有二百位左右，經過二十多年，已經有不少的學子學成，唯一遺憾的是聖殿至今還未重建！他們的心情也許和當初以西結一樣，充滿了不能學以致用的痛苦與無奈。

以舊約先知耶利米為例：神是借著耶利米告訴以色列人，以色列要被擄七十年，然後有一天要回來，但同時神也試驗耶利米，是否他心裡真實相信神所說的。所以神就叫他在兵荒馬亂之際，以十七舍客勒買下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塊地。按理而言，兵荒馬亂之際是賣地的時候，不是買地的時候。在這個節骨眼，如果耶利米肯買地，就證明他相信神口裡所說的每一句話，耶利米後來果然買了那塊地。這就說明瞭現今許多猶太人的情形，他們的確確相信聖經是神的話，也相信說，神說的話不會反悔。有了這樣的信心，就不怕犧牲他們的前途。全世界好像只有耶路撒冷有這麼一所學校，學生是因信而求學而不是為了賺錢。

八、利未人才的儲備

我們說過，根據猶太拉比的估計，一旦聖殿重建，大概需要兩萬八千位元元祭司和四千位利未人。除了祭司之外，利未人的人才儲備工作也是刻不容緩的。

利未人所辦的事是事務性的，套句中國俗語即是「打雜的」。但是在聖殿裡面最會唱詩的一班人，就是利未人。在第一和第二聖殿時期，利未人大概彈兩種絃樂器，而他們唱的歌曲果然是曲高和寡，沒有幾個人會唱，也不許外人唱。這些有關的秘密，都是父傳子、子傳孫、世世代代相傳下來，到了第二聖殿被毀以後就完全失傳了。以色列人在巴比倫能夠讀聖經、禱告，但是他們就是不能獻祭，從那時以後開始就產生會堂的制度。每十位或二十位組成會堂，所以猶太人到了禮拜六安息日的時候，一定要聚在會堂一起讀聖經禱告。那時會堂裡面內容都恢復如同以往，包括讀經、禱告等等，唯一無法恢復的就是根據古曲來唱詩。他們想到現在流落在全世界各地，只好無琴掛在柳枝頭，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所以世界對他們說，你們唱個錫安的歌吧！他們不肯唱，從那時以後樂曲就這樣失傳了。

現今猶太人努力在研究，如果聖殿重建，利未人要唱什麼樂曲呢？還有他們所彈絲絃樂器又是如何等等。目前的工作正在進行當中，一步一步的照著聖經所啟示的和其它輔佐資料作充分的準備。

【第十五章】 聖殿重建難題之四：智慧之子難尋

『他必興兵，這兵必褻瀆聖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壞可憎的。作惡違背聖約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民間的智慧人必訓誨多人，然而他們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燒，或被擄掠搶奪。他們僕倒的時候，稍得扶助，卻有許多人用諂媚的話親近他們。智慧人中有些僕倒的，為要熬煉其餘的人，使他們清淨潔白，直到末了，因為到了定期，事就了結。』

但以理書第十一章 31-35 節

一、引言

上段經文述及一項預言，其近期的應驗在於西元前一六八年前後，常時敘利亞王安提阿哥四世（Antiochus IV），率兵攻打耶路撒冷，將豬血灑在殿中，極盡褻瀆聖地之能事。當時猶太人分為兩派，一派是「違背聖約的人」，主張放鬆猶太教的各項禮儀，以期同化於希臘；另一派即是「認識神的子民」，或稱「民間的智慧人」，則堅不妥協，以當時的祭司瑪他提亞（Mattathias）及其子猶大、馬喀比（Maccabee）等為代表。這些人在當時主要是在抗拒以色列希臘化的危機，然而在兩千兩百多年後的今天，以色列

卻面臨另外一場以色列世俗化的浩劫。所幸以色列在慘遭毀殿亡國之痛以後，學會了緊緊抓住神的話不放，今天成了舉世聞名的「一本書」之民族。從這本書他們學習「認識神」、獲得「智慧」，於是有人就成了二十一世紀「認識神的子民」和「民間的智慧人」，在世俗化的洪流中力挽狂瀾。以色列一旦不幸全盤世俗化，那麼聖殿山的主權問題很自然就變成換取和平的籌碼，而「聖殿重建」的美麗構想將變得只是癡人說夢而已。

聖殿重建的兩種看法

在正統的猶太人中，對於「聖殿重建」的看法有兩種、以猶太史中兩位大師羅希 Rashi 和邁蒙尼得 Maimonides 作代表。羅希認為第三座聖殿將來要像飛碟一般從天而降，整個事件的發生從頭到尾都是超然的。今日紐約街頭上常見的猶太人哈西德派 Hasidim 就是屬於這個學派，難怪在他們眼中看到有人積極參與聖殿重建工作，會感到十分不可思議。邁蒙尼得則認為彌賽亞要親自建造第三座聖殿，但也有可能在彌賽亞之前，聖殿已告重建完成。有趣的是：根據新舊約全書的啟示，聖殿會在彌賽亞回來以前得建，然後彌賽亞要親自建造第四座聖殿，也就是以西結書所描述的取殿。今天為聖殿重建已經進行籌備的人，毫無疑問地是受到了邁蒙尼得的影響。這些「認識神的子民」和「民間的智慧人」他們的心情就像當初人衛一樣，即便是彌賽亞親自建殿，也願意積極配合，從事各樣的籌備工作。大衛預備建殿材料，這些人預備殿宇的房角石；大衛預備殿中供職的祭司和利未人，使之各就各位，這些人預備合格祭司的名單，培養殿中供職的人員；大衛握有神親自用手劃出的聖殿藍圖，這些人勤研取經、史地、植物等，期盼能重現當初藍圖之一二。

究竟聖殿那一天可以重建？到底彌賽亞何時要回來？沒有人知道。雖然如此，這些「認識神的子民」居然能夠為著看來毫不確定，毫無把握的目標在那裡準備一切。

二、「民間的智慧人」

聖殿與猶太人的會堂不同：會堂只是讀經和禱告的中心，聖殿則是敬拜和獻祭的地方；前者占地不大，最多是一棟大樓，其建築可以遍佈世界每一個角落，後者卻佔據整個山頭，其南北向可容下六個足球場，東西向則五個足球場，是世界最大宗教廣場之一。聖殿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其殿址只許座落在全球獨一無二的地方——耶路撒冷的摩利亞山上。由於祭司是在神與人之間的居間人物，雖然只事奉一位真神，但是所服事的人則何只千萬！根據歷史學家約瑟夫的報導，在主耶穌時期，一次逾越節就宰殺了最少有二十五萬隻的羊羔，以一家四口計算，大約一時有百萬人擁入了耶路撒冷。祭司的職務不只是負責敬拜和獻祭，還要負責管理，真是忙得不亦樂乎。關於獻祭，祭司必須親自下手宰殺祭牲，單是一年一度的逾越節當天，從午正十二時至午後三時；短短三個小時之內他們就必須把四分之一百萬隻羊羔宰殺完成。關於敬拜，祭司負責的專案從修剪金燈檯的油盞、到壇前燒香、定期更換陳設餅、到為百姓贖罪等等，種類繁多、不勝枚舉。至於管理，以廣場之大、禮拜人數之多，其複雜度可以想見。難怪他們把兌換銀錢和買賣牛羊的服務承包給別人，除了謀利的動機之外，還有管理上的考慮。

現在我們明白，聖殿重建不僅是建築而已，也包括了祭祀的恢復，是一個龐大的建築再加上龐大的機構，在人力和物力上的需求也是龐大無比。我們題起過，一旦聖殿重建，人力需求的起碼是祭司兩萬八千和利未人四千。可見建殿的籌備工作不只繁重而且艱巨，一面需要「民間的智慧人」的智慧，

另一面也需要「認識神的子民」的認識，不只是需要集思廣益，更需要認識聖經，明白神常初親自用手畫給大衛有關聖殿種種的藍圖。總的說來，聖殿重建有人力上和物力上兩方面的籌備。在人力上的籌備是注重祭司和利未人才的培養，其中包括對於合格祭司的發掘與訓練等等。在前一章我們已經說到這些籌備工作已經在隱藏之子中積極進行。至於在物力上的籌備，除了房角石等建築材料的預備之外，還要根據聖經原樣準備複製祭司的禮服及聖殿的器皿等等。凡此種種，就成了本章討論的範圍。

三、「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

醫生進手術房不只要穿工作服，身邊還要有精密的配備與裝備。同樣地，要使聖殿這部大機器運轉，祭司需要穿上禮服，而殿中九十三樣器皿必須樣樣俱備才可以。但是今日禮服及器皿的複製，成了高難度的工作，人到哪裡去找已經兩千年不用的東西？又有哪一家工廠願意出產現在以至於不久的將來都用不到的東西？何況聖殿文物的要求極其苛刻，必須是原樣子和原法子才可以。經過了漫長的兩千年這些樣子和法子早已失傳，只有借著鍥而不捨的鑽研和追尋才會有所斬獲。

以祭司的禮服為例：聖經中對於大祭司禮服的規定有相當的講究，包括以弗得、胸牌、外袍、內袍以及袍子底邊的鈴鐺和石榴等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從聖經及其它文獻得知禮服必須是以一整片布織成，只有袖子部份是例外。

「藍色、紫色、朱紅色線」

大祭司的禮服還有一個講究：身上的腰帶以及頭上的冠冕，都必須使用到藍細帶子(出三十九 29,31)單單是為了鑽研這藍細帶子的顏料來源問題，許多學者專家就耗費了無數的光陰和精力。這些執著的「民間的智慧人」甯舍化學合成的染料而不用，堅持要找出上古最原始的染料。他們從猶太古籍中塔木德(Talmud, Menahot 44a)得知有一種奇特的海蝸牛，其學名為 Murex Trunculus，以七十年為週期，準時地出現在以色列的西海岸，其身上所分泌的液體就是藍細帶子的原始染料。這項結論獲得了考古學上的證明。據說主後六一四年，回教軍兵攻陷耶路撒冷，向一群猶太工匠索取這種染料的秘方、遭到拒絕，惱羞成怒之餘，就殺了所有的染色工匠。自此之後，藍色蝸牛就再也沒有回到西海岸，似乎是永遠絕跡了。沒有想到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日耶路撒冷郵報帶來一則好消息：在絕跡了一千三百多年後海蝸牛於十月下旬又再度出現在以色列西海岸。正統的猶太人立刻認為這個好消息是彌賽亞即將到來的徵兆。更巧的是，主持這項海蝸牛研究多年的拉比海佐(Issac Herzog)正是屬於極端正統的哈西德派(參考書目第六十)。根據西元 300 年的資料，當時一磅海蝸牛染制的藍絲，其價值相當於今天的九萬六千美金。羅馬還特別頒佈了一道禁令，不准皇家以外的人士穿戴這種顫色的衣服。

根據紳嘉紡織學院(Shankar College of Fibers)以思諾教授(Otto Elsner)的研究，這種海蝸牛最奇特的地方在於它所分泌的液體可以同時供應兩種不同顏色的染料。當萬裡無雲、豔陽高照的大晴天，這些在地中海沿岸出沒的蝸牛所分泌的液體呈現藍顏色。但若逢到陰靈的天氣，其液體則呈現紫顏色。這其中的關鍵當然是紫外光，其所引起的化學反應可參閱附錄(四)。在出埃及記經常提到「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出三十九 29)，前面兩種顏色都是從海蝸牛而來，第三種朱紅色則是從依棲在樹上的一種母蟲身上取得。從這個例子，足以看出這班學者一絲不苟、鍥而不捨的研究精神。他們對待一根藍細帶子是如此，對待其它的聖殿文物也是如此。

聖殿的器皿

一九八六年在耶路撒冷看得見聖殿山的地方，拉比阿雷爾（Yisrael Ariel）創辦了的一所學校：聖殿學院（The Temple Institute），其宗旨是提供未來聖殿獻祭時所需之人才並負責聖殿器皿的研製。（參考書目第六十）創校以來，在許多學者專家、設計師、藝術家及建築師等的襄助下，研究成果十分輝煌，儼然已成為第三聖殿的權威。在這傲人的成績單上，最膾炙人口的莫過於全部複製完成的聖殿中九十三樣器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聖所裡面所擺放的金燈檯，完全按照聖經所指示的樣式，經過了三年的鑽研才複製完成。這是一座七個燈盞相連而成的燈檯，惟一的差異是他們暫時不使用純金打造。根據聖經出埃及記二十五章金燈檯的作法必須用一整塊精金錘出來，而且燈檯的座和幹與杯、球、花都要接連一塊，所用的精金是一他連得。在聖殿重建確定時，他們就會用 94.6 磅的純金打造一座金燈檯。整座金燈檯的高度六英尺、相當於人身的高度；但點燈的時候，祭司則必需再上兩三臺階，才能伸手構到油盞旁邊。這樣應用高水準技術複製出來的金燈檯約值一千萬美金。

除了金燈檯，聖殿學院還複製了召聚以色列人入殿敬拜的銀號、祭司清洗用的洗濯杯、幔前的金香壇、盛香的香杯、陳設餅的桌子、澆奠用的量杯、素祭用的器皿、贖罪日用的抽籤盒、祭壇上取血及分血的 mizragot、盛裝紅母牛灰的石器等等。校方認為他們不需要複製約櫃，因為他們深信原始的約櫃就藏在聖殿山至聖所舊址地面以下幾公尺的一間密室內。至於銅祭壇，聖殿學院於過去幾年曾在死海邊的一片工地上，參與建造與原祭壇一般大小的模型，有兩層樓高。可惜于 1999 春天就被完全拆除了。

祭司的服裝

關於祭司服裝方面，聖殿學院借重其發展出來的電腦紡織軟體，說明複製成功八套大祭司的禮服，其中包括了嵌有「歸耶和華為聖」字樣的冠冕、鑲有十二塊寶石的胸牌和帶有鈴當的外袍。

聖殿學院這些傲人的成就，除了對於未來建殿有一定的貢獻之外，還兼有教育的功能。過去幾年已經對於猶太正統派的青年產生若干衝擊。現在每年來自世界各地到學院參觀的人數已達十萬。

希伯來服裝

論到第三聖殿，「民間的智慧人」中有人想到在第三聖殿時期的服裝問題。他們在仔細揣摩，以色列子民進入聖殿時的穿著應當如何。現今世界上的服飾各式各樣，花樣百出，是否穿到時候一般普通的衣服就可以進入聖殿？還是有甚麼特別的講究？這也是他們研究的課題之一。他們還要從聖經和歷史考證：第一聖殿落成後，當時百姓進入聖殿的穿著為何？第二聖殿時期，進入聖殿的穿著是否相同，亦或有不同之處。這方面的研究最具成果的，當推耶路撒冷一間與聖殿有關的機構，其名稱是 Begeed Ivri，是希伯來服裝的意思。他們服務的專案之一就是替人訂作第三聖殿時期的服裝，保證是聖經時期的模樣。他們為人作衣裳的目的不只是經濟的，更是屬靈的，是藉此激發聖殿的意識，進而為建殿而鋪路。

Begeed Ivri 也替人訂作有縫子的長袍，完全遵循民數記的規定：「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們世世代代在衣服邊上作縫子，又在底邊的縫子上，釘一根藍細帶子。你們佩帶這縫子，好叫你們看見就紀念遵行耶和華一切的命令，不隨從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們素常一樣。使你們紀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為聖潔，歸與你們的神。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曾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要作你們的神。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民十五 37-41）這種長袍和過去 1900 年被放逐在全世

界的時候所穿的短褂衫成強烈的對比：那時以色列人到處寄人籬下，他們披著外邦人的外衣，裡面卻穿著短褂，提醒自己永遠是以色列人。

新婚金冠冕及所羅門的轎

以色列的婚禮是一種古禮，主要盛行於耶路撒冷：成婚的那一夜，新婦一定要戴上金冠冕，這種習俗從出埃及到第二世紀初葉，維持了將近一千六百多年。自從聖殿被毀、江山變色以後，這項習俗也就隨之流失。如今以色列已經復國，人也陸續回鄉。有人認為聖殿若要重建，就應當恢復這項婚禮的習俗，以示又可再到神面前歡樂之意。Beged Ivri 特別複製了帶有耶路撒冷城牆圖案的金冠冕，稱作「金色耶路撒冷喜冠」。除了金冠冕外，在舊約雅歌書第三章提到所羅門的轎：「所羅門王用利巴嫩木，為自己製造一乘華轎。轎柱是用銀作的，轎底是用金作的，坐墊是紫色的，其中所鋪的乃耶路撒冷眾女子的愛情。」（歌三 9-10）事實上，所羅門的轎就是以色列婚禮所使用的華轎，所以 Beged Ivri 也已以象牙等各樣的材料完成了所羅門轎的複製。這是華轎消失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後，第一次的再現。這是否意味著聖殿消失了同樣久遠的年代，也應當再建呢？

半舍客勒

還有一項物件，也是值得一題的，那就是進聖殿時所要繳交的稅目，稱為殿稅或叫做丁稅。在聖經馬太福音裡記載有人找上耶穌的門徒彼得，就問他說：「你們的先生不納丁稅嗎？」彼得說：「納。」彼得進了屋子後，耶穌先向他說：「西門，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誰徵收關稅、丁稅？是向自己的兒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說：“是向外人”，主耶穌說：“既然如此，兒子就可以免稅了，但恐怕觸犯他們……”意即為避免絆倒他們，主耶穌就要彼得往海邊去釣魚，釣上來的魚拿起來開了牠的口，必得一塊錢。」這一塊錢正好是一舍客勒；一半是為著主耶穌，另一半就是為著彼得，所以每一個人的丁稅或殿稅是半舍客勒。這徵收殿稅的起源是出自出埃及記三十章：「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數的計算總數。你數的時候，他們各人要為自己的生命，把贖價奉給耶和華，免得數的時候，在他們中間有災殃。凡過去歸那些被數之人的，每人要按聖所的平，拿銀子半舍客勒；這半舍客勒是奉給耶和華的禮物，一舍客勒是二十季拉。凡過去歸那些被數的人，從二十歲以外的，要將這禮物奉給耶和華。他們為贖生命，將禮物奉給耶和華，富足的不可多出，貧窮的也不可少出，各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從以色列人收這贖罪銀，作為會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華面前為以色列人作紀念，贖生命。』」（出三十 11-16）事實上，是這半舍客勒的殿稅將回到故土的和客居他鄉的猶太人緊緊聯繫在一起，長達一千四百二十五年之久。即便於西元七十年聖殿被毀後，猶太人每年還繼續付稅直到西元一百三十五年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下達禁令為止。在羅馬的政治人眼裡，繼續付殿稅乃是代表兩件陰謀：一件是猶太人仍舊試圖保有耶路撒冷的主權，而另一件則是利用這項稅收籌備東山再起、重建聖殿的基金。

懷著聖殿即將重建的信念，Beged Ivri 經過十五年的研究，花上了七萬一千多個工作小時，終於於一九九八年，成功的鑄造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來第一顆純銀的半舍客勒。

房角石

最後，要提到的就是重建聖殿所需的房角石。目前猶太人在以色列南地的曠野，名叫密斯柏雷蒙（Mitzpe Ramon）的地方，已按照聖經的藍圖用火石（不是鐵器），鑿成了一塊房角石，計有四噸半重，

由阿拉非(Alafi) 一家人完成。從 1989 年起每年住棚節的時候，猶太正統派人士將房角石運往西羅亞池邊，然後有人從池裡取水，將之澆灌在房角石上，使人想起聖殿尚存的時候，祭司怎樣來到西羅亞池取水，將之澆灌在聖殿的臺階上。就在那個時候，「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七：37-38）

【第十六章】 哈米吉多頓大戰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孀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至剪除。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那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大的穀。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們要從我山的穀中逃跑，因為山谷必延到亞薩，你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耶和華我的神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

撒迦利亞書第十四章 1-5 節

一、引言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巴衝突最緊張之際，路透社拍攝到一張巴勒斯坦自治領袖阿拉法特的特寫照。他以往出現在公眾場合時，總是一身戎裝，頭戴阿拉伯方巾，但是細心的人可以發現，自從一九九四年回到實行自治的迦薩走廊後，打「遊擊戰」出身的阿拉法特從未在公開場合拿過機關槍。然而，十二月四日的當天，從卡塔爾返回迦薩總統府的阿拉法特，給等候多時的記者們一個意想不到的「見面禮」，當他從車裡出來時，左手拿著一支機關槍，可見當時局勢的緊張程度。

來自海珊的威脅

半年後的今天，這種緊張的局面還是沒有緩和的跡象。自從以色列總理由鷹派夏隆當政以後，形勢似乎更加險峻。當然一方面他有別於巴拉克的作風，以強悍的姿態試圖壓抑巴勒斯坦的抗爭，因而衝突依舊。以色列除了內憂之外，又要注意到外來可能的威脅，尤其是在旁敲邊鼓、躍躍欲試的伊拉克。以色列二月大選後，海珊更是動作頻頻，先是組成了所謂【耶路撒冷解放軍】，又一度下令軍隊向約旦邊界移動（02/26/01Middle East Newslines），還揚言要轟炸以色列半年之久，並發動化學武器攻擊以色列人就從二月十八日起爭相領取防毒面具，彷彿又回到「波斯灣戰爭」面對飛毛腿飛彈威脅的情景（02/30/01 中國時報）。波斯灣戰爭期間，伊拉克對以色列發射了三十九枚飛毛腿飛彈。自從那一次教訓以後，平時以色列人家中大多備有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時政府發放的防毒面具。不過以色列軍方定期提醒民眾更新家中的防毒面具，但是大多數人不以為意，直到二月份海珊再度威脅將對以色列發動攻擊，頓時前往防毒面具中心的以國民眾比平時幾乎增加了三倍。

哈米吉多頓

由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在迦薩地帶實行「經濟封鎖」，使阿拉法特政府面臨了經濟崩潰的危機，已經完全支付不出工資，於是一面向巴格達求助（02/24/01Jerusalem Post），另一面也向歐盟求援。說到

歐盟，其在中東局勢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容忽視的，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等都希望歐盟在中東和平中發揮更積極作用。果然在歐盟的斡旋下，以色列總理夏隆願與敘利亞當局重新展開談判（02/18/01 雅虎新聞）。根據報導，美國認為中東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愈來愈高（03/05/01 Middle East Newslines）。（附錄十一）

在戰鼓頻催聲中，讓我們回到聖經的預言。我們已經討論過，根據詩篇八十三篇的預言，以色列與回教國家對峙的局面已經儼然形成，雙方各自表述相信一位真神，爭的是以色列神的住處一聖殿山。細讀詩篇八十三篇，這對峙的局面似乎僅限於「喧嚷」、「他們說」、「商議」和「結盟」的階段，這其中當然有暴力相向，甚至於流血的場面，還沒有升高到全面戰爭的情形。然而根據啟示錄和撒迦利亞書，這種對峙的局面大概要繼續醞釀和發燒到彌賽亞回來的前夕，其對峙的範圍也從回教世界擴大到全世界，這種對峙能量的不斷的擴增與累積，終於引爆了全球性空前的慘烈戰爭—哈米吉多頓大戰。（參考書目第三、四、五、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一—五十二）

二、古老戰役的再現

與萬國為敵

舊約聖經撒迦利亞書十四章提到：「耶和華的日子臨近」。這句話是指彌賽亞到來之前大災難的日子。那時「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所以往後與以色列為敵的，不僅僅是詩篇八十三篇所列舉阿拉伯世界的各國，更是普天之下的萬國。

參照全本聖經的啟示，這段聖經顯然是指著哈米吉多頓戰爭，亦即全人類最後一次世界大戰。哈米吉多頓戰爭是新約聖經中的用詞，但今日連猶太正統派的電腦網站，都沿用這個名詞來形容他們對於以巴和談的悲觀與絕望。他們有人認為目前整個中東局勢，只有訴諸戰爭才能解決，但是一旦有戰爭，必然不會是局部性的，最終肯定牽動全世界，所以對於這些人來說，哈米吉多頓大戰已經迫在眉睫。

古老的戰役

哈米吉多頓的戰場乃是在以色列的米吉多平原，又稱耶斯列平原，位於撒瑪利亞山地和加利利山地之間，其地勢恰好在海平而層，自古即是以色列的戰場與糧倉，米吉多則是此一平原西邊的要塞。拿破崙認為米吉多一帶的戰場，應該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戰場之一。

有趣的是，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論到世界最後一次大戰，而第一卷書創世記則記載人類早期跨區域的戰爭：「當暗拉非作示拿王、亞略作以拉撒王、基大老瑪作以攔王、提達作戈印王的時候，他們都攻打所多瑪王比拉，蛾摩拉王比沙、押瑪王示納、洗扁王善以別、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瑣珥。這五王都在西訂穀會合，西訂穀就是鹽海。」（創十四 1-3）在那一次戰役中分成四王與五王兩邊，他們分別屬於世界兩個不同地區的聯盟。五王的聯盟包括所多瑪、蛾摩拉等皆在死海附近，所以可以說是巴勒斯坦聯盟；四王的聯盟則包括示拿（即巴比倫）、以攔（即伊朗）等遠在幼發拉底河流域，對五王而言，他們很顯然是以一支遠征軍。巴勒斯坦聯盟和大河聯盟在死海附近交鋒，是一次哈米吉多頓模式的戰爭，只是規模較小。正如「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跨越幼發拉底河（啟十六 12），東方的四王也跨越千山萬水而來。哈米吉多頓和這個古老的戰役互相輝映，前者可以說是後者的再現。過河之後，四王繼續往大馬士革方向前進，來到外約但山地，一路沿著約旦河外南下，過了加利利海岸，再

往南過了死海地區，繼續往南到紅海邊，然後向西北方向折回直搗敵巢。根據創世記十四章的記載，他們不只是一支遠征軍而且也是所向無敵的常勝軍。一路上如秋風掃落葉般的擊敗許多頑敵、上古身材高大的偉人，所殺出的一條路就是聖經中知名的「王的大道」(民二十 17)。這一條大道不僅是軍事要道，後來也變成以色列東界十分重要的商道。大河聯盟當時就沿著這一條路南下了到了紅海邊之後折回，一直進軍到死海西岸的隱基底、沙漠中的綠洲。

最後的對峙

希奇的是，當亞伯拉罕戰勝四王榮歸時，是耶路撒冷王出來迎接，由此可見四王與五王之戰的背後乃是巴比倫與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對峙。西元前六百年左右，以色列被擄往巴比倫，又是一次對峙。1948 年後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競相發芽長葉，以色列和巴比倫對峙的態勢再度浮現。至於未來的哈米吉多頓大戰的性質可以從其戰果來確定，戰後巴比倫傾倒，新耶路撒冷卻從天而降。顯而易見地，哈米吉多頓大戰是巴比倫與耶路撒冷最後一次的對峙。

三、哈米吉多頓一瞥

根據啟示錄第九章與第十六章的記載，哈米吉多頓戰爭的場景之一將有兩萬萬馬兵從東方來，來到幼發拉底河畔，河水適時枯乾，為「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下」預備道路，使他們能夠順利地開赴哈米吉多頓戰場。創世記第十四章講到的四王很明顯是東方諸王，啟示錄也提到從東方來的眾王，他們乃是哈米吉多頓戰役上要角之一；軍隊成員有兩萬萬的馬兵，並且攜有三種武器：「火、與煙、並硫磺」(啟九 18)。從該段經文對於馬和騎馬的描寫屬於非常性的，所以這裡的「火、與煙、並硫磺」也必定是非常性的，從緊接著的下文：「這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可以得到證明。這樣看來，要毀滅人類三分之一的「火、與煙、並硫磺」應該包括核子、生物及化學武器。

先知約珥的預言

根據聖經，全世界至少有三大軍事聯盟參與最後一次世界大戰。這三大聯盟可以從約珥書的預言中得到暗示：先知約珥在書中特別說到哈米吉多頓：「當在萬民中賞告說：『要預備打仗！激動勇士，使一切戰士上前來。要將犁頭打成刀劍，將鐮刀打成戈矛。軟弱的要說：『我有勇力。』四圍的列國啊，你們要速速地來，一同聚集。』耶和華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臨。」(珥三 9-11) 由於敵軍排山倒海而來，挾其兩萬萬馬兵壓境的氣勢，約珥生動而準確地以蝗災來形容這場浩劫：「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顫；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將到，已經臨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鋪滿山嶺。有一隊蝗蟲又大又強；從來沒有這樣的，以後直到萬代也必沒有。」(珥二 1-2) 最後，由於「耶和華為自己的地發熱心」(珥二 18) 應允敵軍離開他們，「將他們趕到乾旱荒廢之地：前隊趕入東海，後隊趕入西海；因為他們所行的大惡，臭氣上升，腥味騰空。」(珥二 20) 這裡很顯然將入侵的蝗蟲分成東、西、北三大隊，北隊被趕到乾旱荒廢之地、也就是南地。這「東、西、北三大隊」就暗示了哈米吉多頓中的三大軍事聯盟；西方聯盟、北方聯盟、和東方聯盟。

世界三大軍事聯盟

參照全本聖經的啟示，西方聯盟很顯然是指以敵基督為首的歐洲聯盟。北方聯盟則是以西結書三十八章有關「瑪各、歌革」預言所描述以俄羅斯為首的黑海—裡海聯盟。至於東方聯盟，大概是詩篇八十三篇所說的回教聯盟，加上啟示錄第九章與第十六章中東方非回教世界的總結合。

在三大軍事聯盟中，人數最多的首推東方聯盟，單是馬兵就有兩萬萬。今日世界中軍備最強大的前十名國家，單是正規軍就將近有一萬萬，尚不包括臨時動員在內。將來最後一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當然是哈米吉多頓，然而由於萬國主攻的最終目標是耶路撒冷，正如聖經所記：「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亞十四 2）參照約珥書的預言，將來萬國會兵分兩路，另辟一個十分逼近耶路撒冷的戰場：約沙法穀。約沙法穀也是聖經中的古老戰場（參照歷代志下二十章），在介乎死海邊的隱基底與猶太山地的祭司城提哥亞之間的陡坡上，隱基底大約在海平面以下 1200 英尺，提哥亞則在海拔 2500 英尺左右，這一帶地勢之險峻可以想見。當初四王順著王的大道來到隱基底附近與五王會戰，將來東方聯盟從東邊遠征而來，其中一部分大概也是沿著王的大道到了死海隱基底附近，再登上約沙法穀，最後從那裡直逼耶路撒冷。

四、世界的大趨勢與聖經預言

根據聖經的啟示，等到彌賽亞回來以前，全世界將呈現政治、經濟，乃至宗教上大一統的局面。在次序上，經濟上的大一統似乎是在政治的大一統之前，這可以從敵基督 666 印記的事件看得出來：「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在這裏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啟十二 16-18）很顯然是透過經濟統一的手段達到中央集權。我們若應用這個原理來分析世界大趨勢，那麼，未來最後世界大戰時的三大軍事聯盟，其前身應該是世界三大區域的共同市場或經濟共同體。西方聯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如何從眾人皆知的歐洲共同市場過渡到今天的歐盟。將來的西方聯盟也許以歐盟為主再加上美洲的一些國家也不一定。據此類推，北方聯盟的前身很可能是以俄羅斯為首包括黑海、裡海周圍國家的共同市場。至於東方聯盟的前身很可能是包括中國、日本、新加坡、韓國以至於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所形成的經濟共同體，將來也有可能延伸至中東石油國家。

（一）西方攔爛必獻型

啟示錄十三章預言到未來羅馬帝國的復興：「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戰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啟十三 1-2）參照但以理書第二章巨大人像中的腳指頭和第七章所載第四只獸之頭上十角，將來在歐洲古羅馬帝國的版圖裡，特別是到了敵基督出現時，會形成一個十國聯盟的局面。廿世紀的歐洲一體化是歐洲史上的壯舉，歷經近半世紀的風風雨雨，歐洲國家果然走向聖經所預言、聯合自強的道路。

歐洲共同體與羅馬條約

一九五一年法、德、意、荷、比、盧等六國簽定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條約，邁出歐洲聯合的第一步。起頭參加的會員國只有六個，但在總部布魯塞爾前面的旗杆正好是十根。一九五八年，六國簽署的有關於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聯營的《羅馬條約》生效。不久後前述三個歐洲經濟聯合機構合併成為歐洲共同體，建立了關稅同盟，制定了共同的農業、漁業政策。有趣的是，早期歐洲共同市場的官方刊物，《歐洲共同體(The European Community)》居然寫道：「歐洲共同體《羅馬條約》中擁護以西結書、但以理書、啟示錄中的解釋，認為這個「末時：的國度，就是新興的羅馬帝國。」（參考書目第四十四）

歐洲聯盟條約

一九八六年二月比利時、丹麥等十二個成員國假盧森堡簽訂「單一歐洲法」。該法案的目標有二：在政治上，落實共同體成員國在未來有關外交政策之協調與合作；在經濟上，期待於一九九二年底前建立一超越國界的「歐洲內部單一市場」，以達到貨幣統一的目的。

一九九二年二月七日，歐洲共同體十二個會員國在荷蘭馬斯垂克，正式簽署歷史性的歐洲聯盟條約，形成一個有單一市場，共同貨幣，並且在世界舞臺上聲音一致的超級集團。從此這個由政治和金融主導的經濟聯盟，可望蛻變為一個足與美國抗衡的世界強權。這份歐洲聯盟條約厚達一百八十九頁，外加三十三項宣言和十七項議定書。期盼最遲在一九九九年將有部份國家採用共同貨幣，各國將奉行共同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加強各國的外交與國防關係等。

歐元的誕生

歐洲共同體又與擁有七個會員國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於九二年二月十四日在布魯塞爾簽署「歐洲經濟區」協議，成立一個包括十八或十九個國家組成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涵蓋自冰島至地中海這片廣大的地區。隨後歐盟庫寥中央銀行後，歐洲單一歐元又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誕生。

歐元的啟用意義重大而深遠，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對美元的霸主地位產生了衝擊。今年元月一日希臘開始正式加入歐元區，成為第十二個歐元區的會員國，明年二〇〇二年一月一日十二個歐元區的會員國正式使用「歐元」為共同法定貨幣。至於歐元日後是否是強勢貨幣或弱勢貨幣，則有待觀察。

歐盟先後進行了四次擴充，由原先只有六國擴大到目前擁有十五國的歐洲聯盟。歐盟在經濟建設領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成就，其經濟實力已可與美國經濟相匹敵，目前其國民生產總值已與美國旗鼓相當，貿易總量已超過美國。一旦歐盟順利整合完成，歐元將可運用於全球性資產，甚至將成為各國主要的準備貨幣，也要普及到中東各國，有人預測於二〇二〇年將普及到亞洲。

尼斯條約

歐盟現有的十五個會員國，對於吸納新會員十分積極，於今年二月廿六日，歐盟外長共同簽署「尼斯條約」：為擴大歐盟奠定法律基礎。所以中、東歐及地中海地區十二個國家可望於二〇〇四年或二〇〇五年加入歐盟，其中有：保加利亞、塞浦路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托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及斯洛維尼亞等國，若加上土耳其則有十三個國家，一旦結盟順利進行，則歐盟會員將計有二十七至二十八個國之多。

步向軍事聯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十二月六日的報導：「由德國及義大利兩國送交一份機密檔給法國，要求在二〇〇四年所要舉辦的歐洲內部跨國會議（簡稱 IGC），討論有關歐洲未來的整合問題；並且要求制定一部歐洲憲法。」(12/06/00 Time) 同時，歐盟也「開始於劃發給每位歐盟公民識別碼（Identity Number）以作為歐盟境內人民自由出入各項信息的管理」(02/05-/01 英國獨立報) 在軍事方面，歐盟也在去年批准成立一支快速因應部隊，至少擁有十萬人員及有關戰備等，以介入地區爭端，預計二〇〇三年之前完成建軍工作。

對於目前以巴的問題，在今年二、三月間就有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陸續向歐盟要求扮演更積極協調角色。二月廿二日耶路撒冷郵報報導，夏隆也將差派外使至歐盟的瑞典及義大利兩地訪談。

這種種訊息，是否意味歐親將在以、巴及在整個中東問題扮演更積極介入角色，我們不敢立刻下斷言，但若是如此，將可能使形勢更加趨向聖經預言的方向發展。

（二）東方聯盟的醞釀

根據聖經啟示錄第九章及十六章、以及詩篇八十三篇來看東方聯盟似可分為兩人聯盟，分別為回教聯盟和非回教聯盟。

回教聯盟的逐漸成形

遠在二十年前，波斯灣地區的六個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達、阿曼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於一九八一年五月成立『波斯灣合作委員會』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根據 BBC NEWS、中國時報去年三十日以及新華社三十一日的綜合報導，六國領袖在去年三十日於『波斯灣合作委員會』的年度高峰會上，討論單一貨幣計畫，並同意在 2005 年實現關稅統一，以便為建立一個價值約五百億美元的經濟市場鋪路。各國領袖目前正努力在 2003 年之前統一各國貨幣，比原先預計的時間還要提前二年。事實上，單一貨幣的討論在二十年前就開始了，預計此舉將強化他們在該區的貿易談判。該組織與他們最大的交易夥伴歐盟之間，有高達十八億美元的貿易赤字。海灣經濟學家都已經意識到，隨著世界上出現更多的有效率的經濟陣營，如果海灣國家現在還不團結起來，其經濟勢必面臨巨大影響。與會代表同時表示，海灣合作委員會鑒於十年前未能協助會員國科威特抵抗伊拉克的侵略，乃決定擴充原有的快速部署部隊，以抵禦未來的外侮。這支號稱「半島之盾」的快速部署部隊早在一九八六年便已成軍，總部設在沙烏地阿拉伯東北部的哈法阿巴登，但一九九〇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該部隊在一開始的數小時內並未插手幹預。「半島之盾」目前有五千兵員，據稱，該部隊規模將增加四至五倍，成為二萬二千人，期盼在各會員國其它軍隊抵達前，先行派赴戰區。此外，他們也考慮建立飛彈提前警示系統，以防止伊拉克或伊朗發射飛彈。不過，這套系統預計要花費七千萬美元，預計成立的聯絡網也要花八千萬美元。

支持巴人建國

「波斯灣合作委員會」的各國對於以巴衝突的立場十分鮮明。沙烏地王儲阿布杜拉一再聲明，他的國家支持巴勒斯坦建國，他認為在耶路撒冷和其它聖地的議題上，不應該和以色列有任何妥協或討價還價。合委會首腦會議也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為反對以色列的佔領和鎮壓，爭取恢復合法的民族權利，並呼籲國際社會向巴勒斯坦人民伸出援手。他們認為只有以色列完全撤出其所占領土，讓巴勒斯坦人得以獨立建國並定都於耶路撒冷，中東地區才有全面的和平。

與伊拉克修好

波斯灣六國同時呼籲伊拉克對『波斯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特別是科威特，表現出和平誠意，並敦促其尊重主權和獨立，切實執行聯合國安理會關於武器監督的計畫，並解決科威特及其它國家戰俘。這六國還期盼伊拉克與聯合國進行全面對話，以便儘快解除持續了十年之久的國際制裁。合委會願在聯合國的框架內向伊拉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以結束伊拉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他們重申應尊重伊拉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反對別國干涉。伊朗一直希望與該組織建立友好關係，但阿聯大公國表示伊朗必須先接受國際仲裁三小島爭議。伊拉克自從上次合委會高峰會後與其它阿拉伯國家關係改善不少，顯然希望加強和海灣國家的連系。

顯而易見地，一旦未來伊拉克與阿拉伯國家重修舊好，並且將現有分別與埃及、敘利亞、約旦、突尼斯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波灣合作委員會」整合後，再加上巴勒斯坦及黎巴嫩，還有伊朗，將形成「西亞經濟共同體」或類似的組織，如此一來，更加名符其實地吻合了詩篇八十三篇所述的聯盟成員名單：「就是住帳棚的以東人和以實瑪利人，摩押和夏甲人，迦巴勒、亞捫，和亞瑪力、非利士並推羅的居民，亞述也與他們連合；他們作羅得子孫的幫手。」(詩八十三 6-8)。奇妙的是，這個名單幾乎涵蓋了當今聯合國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的十三個成員國：黎巴嫩、埃及、伊拉克、敘利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約旦、葉門、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附錄六) 根據最新消息，在今年五月十日，這十三國中已有黎巴嫩、埃及等八國在該委員會第 21 屆會議上，共同簽署了一項合作修建公路的協定，在未來幾年內在該地區合作興建一個總長度達 3.14 萬公里設有二十三個中間轉運站的跨國公路網，以便促進多邊經貿往來。據悉，其餘五國：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爾、和沙烏地阿拉伯不久也將在該協議上簽字。(05/11/01 CCTV) 不僅如此，同樣在今年五月七日，十個阿拉伯國家在摩洛哥召開「阿拉伯—地中海區域」會議，討論設立「自由貿易區」，這項貿易區域，試圖涵蓋阿拉伯及北非區域的國家。與會的國家包括：茅利塔尼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利比亞、埃及、約旦、巴勒斯坦、敘利亞、及黎巴嫩 (05/07/01 Arabic News)。不論是「波斯灣合作委員會」抑或「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還是「阿拉伯國家自由貿易區」都一再顯出這塊區域，正快馬加鞭、如火如荼的往經濟、貿易聯盟的方向前進。這樣的整合趨勢，果然為阿拉伯世界的力量結合鋪上一條強而有力的路。他們異口同聲說：「要得神的住處，作為自己的產業。」

其實從去年以巴衝突至今，便可觀察到既使他們尚未完全結合成一個正式聯盟，但是共同的宗教加上共同敵人，驅使他們團結一致。前些時候英美轟炸伊拉克反而刺激了阿拉伯國家再結合一起的趨勢，所以這一區域未來的動向值得進一步觀察。

另外，發展中的八個回教國家，也在一九九七年組成了八國集團，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表開羅宣言，促進會員間經貿、技術、金融合作，以因應全球化的挑戰。成員包括孟加拉國、巴基斯坦、伊朗、埃及、尼日利亞、印度、土耳其。(02/25/01 多維新聞網)

新恐怖主義

根據聖經啟示錄第九章的預言，在哈米吉多頓前夕，在幼發拉底河一帶，有四位受捆綁的使者要被釋放：「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預備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要殺人的二分之一。」(啟九 15) 這裡的四個使者是指墮落的天使也就是魔鬼，他們的專責就是要殺人，為殺人而殺人，當他們將如此兇殺的靈注入人心，就形成了一種新的恐怖主義，與舊的恐怖主義有別。所謂舊的恐怖主義只攻擊假想敵的軍事基地及其設施，很少涉及平民無辜。奉行新恐怖主義者為達到其專一目的，不惜摧毀善良無辜。例如以炸彈引爆民航機或在地下鐵道施放毒氣等令人髮指的行為。幾年前日本歐姆教派在地鐵施放毒氣的事件雖已沉寂許久，如今思想起依然不寒而慄。在去年年底，太平洋度假勝地關島就接獲一封來自恐怖份子的恐嚇信件，內中指出「將在聖誕夜使用攻擊 VX 神經毒氣和其它危險的生化武器攻擊關島，主要攻擊目標為旅館、餐廳及公共場所」，(12/21/00 CCTV) 這封信顯然針對當時聯合國決議向恐怖主義擴大制裁有關。另外在今年多倫多市內的政府大樓一日內發生三次的神經毒劑的恐嚇事件，造成警方及急救單位的疲於奔命。(03/22/01 中央社) 凡此種種，無不使人提心吊膽，且問哪年？

哪月？哪日？哪時？忽然禍從天降；大難臨頭？

致命的武器

在今年的元月份，洛克斐勒大學細菌學主任費斯克提就指出：假若有人要把生物病菌（如天花病毒）的試管放在地鐵或公共大樓，根本是輕而易舉的事，甚至利用飛機從空中灑下病毒……。他甚至認為情節重大的生物恐怖活動「極可能」即將發生。但令人苦惱的是這種病毒無法用金屬探測器找出來，因此不容易採取預防措施。尤其可怕的是不知那些流氓國家或那些恐怖分子藏有這些的致命毒物。美國政府已投注了大筆經費研究解藥，看來新恐怖主義早已不是科幻小說裡的虛構情節。百分之六十五的「基因工程新聞」讀者相信這種攻擊行動可能在十年內發生。(01/26/01 自由時報) 在稍早，美國情報顯示，某些國家秘密藏有天花病毒，準備用作軍事用途，而美國當局就表明：「生化武器帶來的威脅，越來越惹人關注。」(01/12/01 明報)

根據聯合國資料，波斯灣戰爭結束前，伊拉克的細菌武器計畫包括八千五百公升的炭疽熱菌、一萬九千公升的臘腸桿菌及二千五百公升的黃曲毒素，理論上威力足以毀滅地球上所有人類。戰前伊拉克已將這些細菌武器化，製成炸彈和彈頭，戰後伊拉克聲稱已將其摧毀、但未提供證據。聯合國武檢人員認為伊拉克在 1997 年底拒絕聯合國檢查，就是因為武檢人員已迫近這些武器藏匿地點。(11/14/97 世界日報)

伊拉克在波斯灣戰爭之前曾大量生產芥子氣、神經毒氣、致命的 VX 毒劑，並成功發展出類似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填載大炮、火箭和炸彈。一九九一年至九七年間，來自四十個國家的一百零五位聯合國武器檢查人員共銷毀了兩萬八千件化學武器，四十八萬公升直接供生產化武之用的化學品，以及一百八十萬公升在混合後可供生產化武之用的化學品，但聯合國武檢人員判斷截至 1997 年底為止，伊拉克手中仍握有四千五百噸用來製造毒氣的化學藥劑。只要武檢人員一離開，伊拉克轉身立刻就可以重新泡制。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蓋滋說：「海珊的軍隊已經潰不成軍，只要聯合國繼續對伊拉克實施制裁，伊拉克軍隊就很難翻身。」但他指出，真正危險的是伊拉克的非傳統武器，他說：「下次海珊發動侵略時，他就不會使用傳統武器了。」(11/14/97 世界日報)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指州，最近的聯合國武器檢查署的一份報告說到：伊拉克可能仍擁有多達七百多枚的芥子氣彈未被曝光、及數千公升的炭疽熱菌與能發射它們的長程火箭等等致命武器。(03/03/01 香港新報綜合外電)，這也就是為何美國堅持仍不排除用武力制裁伊拉克的原因。

隨著基因圖譜在科學上的突破，有人提出警告五至十年內便很有可能出現旨在消滅特定種族的『基因武器』。更可怕的是，基因武器壓制人體的某種抗體，提升他們接觸病菌的機會，是一種殺人於無形的武器，不但難以察覺，發現時可能已瀕臨滅絕邊緣。(02/23/01 中國時報) 英國科學權威期刊《大自然 Nature》雜誌於今年五月中旬提出警告，基因工程專家已有能力為恐怖份子與流氓國家研製出一種致命生化武器。五月份《大自然》雜誌一篇文章中指出，對人耳熟能詳的細菌與病毒 DNA（去氧核糖核酸）稍動手腳，即可將這些細菌與病毒因數轉變成具有大規模殺傷力的生化武器。該雜誌說，對現有病原體進行細微的某因改造，以增強其毒性或面對環境的耐性，可以使其更難被偵測、也可以使其接受藥物醫療，這已是時下科技之能力所及。該雜誌又說，由於現在為病原體的整個基因組解碼已是家常便飯之事，以及基因轉移技術的不斷進步，若干研究人員認為生物科技犯罪的潛力已不容忽視。(05/16/01

法新社)

恐怖的陰影

十年以來，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急遽擴張，恐怖分子的行動更加隱蔽、靈活，恐怖活動的戰術和目標也發生了變化，威脅越來越大，造成的死亡也越來越多。美國更直稱亞洲某些國家為恐怖主義的中心。(04/30/00 BBCNEWS)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分析，他們訓練的戰士有五千多，並且分別在五十多個國家建立了基層組織。他們的化學武器，包括神經毒氣在內，足以遂行其恐怖計畫。美國國安局在接受哥倫比亞電視六十分鐘訪談節目時，透露這個恐怖組織的通訊產業總值高達三兆美元。(02/13/01 大洋網訊、01/19/01 中時電子報) 為了反制這類恐怖活動，2004 年的希臘雅典奧運會，早就投入六億美元組成反恐部隊以防範于未然。(02/08/01 新華社)

過去，紐約世貿中心的爆炸案、1998 年東非兩處美國大使館爆炸案、美國在索馬利亞的駐軍慘遭殺害等等，都是他們的傑作。在去年以巴衝突白熱化之際，美國驅逐艦「戈爾號」就在葉門遭自殺小艇裝置的引爆炸彈的制擊，共造成十七名美軍喪生。目前美國已注意到恐怖組織試圖在歐洲購買濃縮鈾，並且試著與伊朗和黎巴嫩什葉派真主黨建成統一陣線，最近也把攻擊目標轉向以色列。

根據法新社今年五月十一日的報導，美國國務院十日表示，他們接獲可靠消息，國際恐怖分子可能鎖定美國老百姓進行恐怖活動。國務院在一項標示「全球警告」的聲明中指出：「根據過去經驗，這些恐怖份子的攻擊物件不分美國官員或平民。」國務院表示，華盛頓「嚴肅」看待這項情報，美國在海外的大使館與政府辦公大樓已保持「高度警戒狀態」。國務院要求美國公民提高安全戒備，像是改變旅遊行程、行事低調。國務院十一日發出的這項聲明將取代今年一月五日發出的警告。當時國務院「關切恐怖份子採取行動、威脅全球美國公民與利益的可能性：

東亞經濟共同體呼之欲出

遠在一九六七年東南亞國協 (Associate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簡稱東協 ASEAN) 的成立系為防止共產主義蔓延。一九八九年東歐共產國家陸續解體，東協才由過去針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轉為注重區域經濟合作，因此越南才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加入東協。目前東協共有十個會員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汶萊、越南、柬埔寨以及緬甸、寮國。(附錄九) 在九十年代持續的高度經濟成長，帶動整體區域的繁榮，甚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東協自由貿易區」構想，實施共同優惠關稅，期待於二〇〇三年正式付諸實施；但物換星移，隨著一九九七年下半年金融風暴及中國大陸經濟及市場的開放，經濟重心逐漸由東南亞移轉至東北亞，而東南亞因印尼的暴動，泰幣的貶值等因素，已為前景蒙上陰影。

東亞自由貿易區

然而中國、韓國及日本在去年東協會議，及亞洲地區論壇會議，積極的對話，充滿了團結的氣氛。(7/28/00 BBC NEWS) 「東北亞集團」的成形，甚至「東協加三」的體制，儼然已成為東亞經濟整合的構想，中國更是積極宣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這個擁有四點七億人口規模的「東協十國體制」，將形成一個「大東亞」的經濟圈，當然如果再加入日、韓與中國形成的「東亞自由貿易區」，就包括二十億人口的經濟區域 (附錄十)。(11/27/00 中國時報) 印尼甚至建議應該讓「台、港」以經濟體的名義參加，也應該考慮接受澳州、紐西蘭為成員而成立一個「東亞經濟核心論壇」(01/06/00 中央社)。

跨國鐵路網

不僅如此，由馬來西亞總理提出興建泛亞鐵路的構想，獲得中國及東協的支援，這條鐵路名為「泛亞鐵路」其規劃是連結越南湄公河沿岸的六國，從雲南昆明至越南河內和胡志明市、柬埔寨金邊、泰國曼谷、馬來西亞吉隆坡、到新加坡，預計二〇〇六年完成。經由這條鐵路，接中國內陸，進一步再連上俄羅斯橫跨歐亞的西伯利亞鐵路，貫穿至歐洲。另外，南北韓的京義鐵路已經動工，勢必跨過鴨綠江與中國大陸鐵路接壤。而北韓在訪問中國後，將共同攜手開發圖們江，圖們江開發臨近日、南韓，而且經由西伯利亞鐵路可通往歐洲，因此可望成為東北亞與歐洲之間的轉運中心，而中國內陸在未來五年的「十五大計畫」中興建北京到上海的京滬高速鐵路以及包括青海至拉薩的青藏鐵路，屆時中國經濟各方面有了全面的改觀。(11/27/00, 12/17/00 中國時報、11/26/00 工商時報、01/26/01 中國日報)

北京擴權波斯灣

根據今年華盛頓時報五月三十一日報導，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已達成交易，北京將協助巴基斯坦在西岸開發深海商港，這項計畫可能使北京的影響力伸入進出波斯灣的全球最繁忙海運線。在巴基斯坦西岸偏僻漁村瓜達爾興建深海港的計畫已談了很久，此舉將開起巴基斯坦與宿敵印度的新戰線，也是北京在南海大舉增派海軍以擴張勢力的另一行動。這座港口預計在六年內完成，中國估計將投入十億美元資金。瓜達爾建港計畫也使得印度、中國大陸和巴基斯坦在此地區的權力競賽升高。巴基斯坦軍方早就注意到瓜達爾的商業和軍事價值，該地接近阿曼灣的出口，距巴國與伊朗邊界八十公里。據巴國媒體報導，這項「大型開發計畫」包括一個深水港、向東連結喀拉蚩、向西北連接土庫曼的公路網。

亞歐會議

在貨幣政策方面，亞洲與歐盟國家將共組一聯合研究小組，研究如何在東亞地區設立經濟區，並通行和歐元類似的單一貨幣，這項由日本推動成立的會議，將在明年(二〇〇二年)元月間在神戶舉辦亞歐會議(ASEM)，成員為日本、中國、南韓及東協十國；還有歐洲聯盟國家，估計共有三十五個國家與會。內容規劃亞洲金融系統、資金市場、貨幣匯率和貿易標準化的藍圖，最後達成設定亞洲單一貨幣、經濟區域的目標。(12/23/00 中國日報)

邁向軍事聯盟

在哈米吉多頓的前夕，這個東亞經濟共同體也許要轉化成軍事聯盟，大概兩萬萬馬兵就是出自這個區域。前幾年在美國的世界日報有過一段的記載，說到中國的鐵路可以一路通到伊朗，從中國東部的大連，一直連到伊朗。這樣看來，兩萬萬馬兵在運輸上應該是沒有困難，可以從中國一直到幼發拉底河畔。馬兵的行軍途中，馬口中所出的「火、與煙、並硫磺」三樣災殺了人的三分之一，其中應該包括了核子武器。今日全世界的核子俱樂部沒有幾個成員國，東亞國家就占了三個：中國、印度、和巴基斯坦“可歎的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不顧人民貧困交加，卻依然窮兵黷武。

(三) 北主聯盟的胚形

蘇聯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旬正式解體後，由十二個「獨立國家國協」或稱「獨聯體」取而代之，而十二個國家都把本國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每年舉行兩次的獨聯體國家元首會議，除土庫曼斯奉行中立政策外，其它十國分裂成兩大組織：

獨立國家國協

其一、由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五國組成『俄、白、哈、吉、塔』五國關稅聯盟，於去年（二千年）十月改組成歐亞經濟共同體（或稱中亞經濟共同體），另與亞美尼亞共組「獨聯體軍事集體安全聯防條約」

另一是由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格魯吉亞、阿塞拜然和莫爾達瓦五國在一九九九年夏天組成『古阿姆』的地區組織，與美國關係較為密切。

由於兩大組織成員為了保護自己的民族利益，因此許多合作均未能付諸實施。近來因北約東擴的目標轉向波羅的海三國外，加上高加索、烏克蘭等地也成為其目標。俄羅斯總統普亭，頻頻出訪獨聯體各國，以轉為有效鞏固獨聯體各國的地位。(01/11/01、01/12/01 CCTV)

目前，在「歐亞經濟共同體」內，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雙方已就單一貨幣進行協商，預計二〇〇五年實行。目前對於發行銀行存有歧見，尚未達成協議。(02/28/01 多維新聞網) 烏克蘭總統已於二月二十五日表示，支持在十國獨聯體內成立自由貿易區，以聯合力量來面對世界經濟全球化。(01/26/01 CCTV)

黑海經濟合作聯盟

但在獨聯體之外，另一些*鄰近地區大國也紛紛結盟：土耳其和伊朗本是競爭對手，然而黑海油田的利益使他們竟然攜手合作，在黑海岸周邊成立了「黑海經濟合作聯盟」，把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和羅馬尼亞等巴爾幹半島上的一些國家都收攏進去。(附錄七) 在這聯盟中令人費解的是竟然存在不少相互對立的國家；例如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長期處於交戰狀態，希臘與土耳其為賽普勒斯島的主權而爭執不斷，俄羅斯與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雙方觀系曖昧不明。雖然如此，這些國家都願意為黑海利益捐棄前嫌、試圖展開合作。

裡海經濟合作區

自從蘇聯解體後，裡海的戰略地位大為提高。中亞戰略資源豐富，擁有石油、天然氣、鈾礦等等。靠近裡海的中亞五國也在德黑蘭舉行的「中西亞經濟合作會議」上，宣佈由伊朗、亞塞拜然、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和土庫曼斯坦組成「裡海經濟合作區」，總部設在德黑蘭，以處理開發裡海資源問題（附錄八）。在合作的當時他們把土耳其排擠在外，引起土耳其不滿。事實上，在蘇聯解體後，土耳其在這裡試圖為突厥族構築「大突厥聯盟」。不甘示弱的伊朗則將此區域的回教徒整合在「伊斯蘭聯盟」的框架上。顯然中亞在蘇聯解體以後，成為列強各編美夢的地區。

一九九二年第四期展望雜誌中刊載，日本經濟學家預言一個橫跨獨聯體、中東、東歐的能源交易圈呼之欲出，它將在二十一世紀掌握世界能源主導權。哈薩克、烏茲別克的石油儲量堪與科威特、伊拉克匹敵，到二〇一〇年哈薩克可望與伊朗成為日產三五〇萬桶的產油大國。中亞成為能源大國，首先必須改變單一原料型的產業配置，建立合理的經濟結構。當然，還是會受到許多政治、民族、宗教等問題的衝擊。因此往後裡海、黑海的聯盟是否再進一步與獨聯體內部的共同體結合，有待觀察。

黑海——裡海經濟共同體的成形

在建軍方面，目前傳出由土耳其、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六個黑海國家將建立一個聯合海軍部隊（或稱黑海部隊）(12/27/00) 中、國日報，確保油輪運輸安全。美國、希臘亦有興趣參加。

俄羅斯的普亭當政後透過雷厲風行的改革，要恢復俄羅斯昔日的榮耀：打擊恐怖主義，推行市場經濟改革，與歐盟談論經濟合作，內部加強中央權力，以四千萬美元重建彼得大帝一座十八世紀的宮殿，並且決心重建蘇聯時代的國家安全機構。另一面又與聯獨體國家密切協商，謀求穩定高加索地區，與亞塞拜然達成裡海油田協議，積極拓展外交與中國、越南、北韓又緊密接觸，昔日的太平洋艦隊戰艦蟄伏五年後重新出動，甚至在去年以、巴衝突中，介入中東問題的調停。以上種種跡象，顯示以俄羅斯為首的黑海—裡海經濟共同體正在逐漸形成中。以上各方的聯盟，不外乎因經貿因素結合，以面對經濟全球化的來臨，抵抗金融危機，其中有的聯盟均有形成單一貨幣的推動計畫，但伴隨的是軍事化的加強及整合。但聖經已預言到這些整合不僅是經貿上、也同時是政治與軍事上，最終形成了哈米吉多頓的三大軍事聯盟。

五、結論

根據聖經顯然整個世界的大趨勢是往一個既定的方向推進。由於敵基督最後要主宰全世界在經濟、政治、和宗教上大一統的局面，上述三大聯盟的前身，各大經濟共同體之間的互動必定非常頻繁而且微妙。根據聯合報 I&今年六月一日的報導：「在北京與華府在亞洲相互抗衡之際，中國大陸外交官員透露，北京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五國成立的「上海五國」機制，將朝區域組織發展，而烏茲別克可望成為新成員，將在國際社會產生重要影響力」。這幾國的元首將於六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上海五國」元首第六次峰會。在這次峰會中，與會元首將廣泛深入討論「上海五國」機制建設和發展問題，並就當前重大國際問題交換意見，簽署一系列重要檔。其間，並將同時舉行「上海五國」國防部長會議。據分析，「上海五國」機制是冷戰結束後，歐亞大陸出現的新型合作機制；不但是中國大陸與鄰國關係史上的新頁也增進了彼此睦鄰互信，有利推動廣泛的合作關係。參加今年「上海五國」峰會的烏茲別克總統卡裡莫夫在五月十一日表示，「上海五國」已由過去解決邊界問題，擴大成穩定局勢、政治和經濟合作，特別是保障中亞地區的安全。「上海五國」峰會是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成立。過去五年間，五國共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以及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等多項協議及聯合聲明。除了東亞與中亞地區之間的互動之外，我們也曾討論到歐盟與西亞之間怎樣眉來眼去，還有明年在神戶舉辦的亞歐會議，替歐盟與東亞牽線，而這一類的故事還會發展下去，直到三大聯盟逐漸成形。

根據啟示錄、約珥書、以西結書以及撒迦利亞書的預言：最後全世界三大聯盟從西、從北、和從東向耶路撒冷進軍。當兩萬萬馬兵如同蝗蟲壓境，真是千鈞一髮、四面楚歌的時候，主耶穌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屆時將發生大地震，橄欖山裂成兩半一部份往北，一部份往南。然後以色列人就要從裂開的山谷中逃跑，這時以色列人才發現原來當初他們說「釘祂十字架！釘祂十字架」的那位主耶穌，就是如今拯救他們的救主。於是他們就痛哭懊悔，相信耶穌作他們各人的救主，然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到了這個時候，彌賽亞要正式在耶路撒冷登基，耶路撒冷的眾城門都要抬起頭來。「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詩二十四 7-8）榮耀的王是誰呢？「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啟十九 16）回首望去，原來以色列復興的四部曲竟是為了這榮耀無比的一刻，從複國到回鄉到聖城回歸到聖殿重建，無一不是為這時辰做先驅

的工作。這些都應驗了主耶穌在地上說過有關無花果樹的預言：「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太二十四 32-35)果然，「一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太二十四 35)，這是主耶穌親口說的。

參考書目

1. 胡里昂著《聖經與末世事件》，天道書樓，1985。
2. 陸維信著《末世預言綜覽》，天道書樓，1988。
3. 倪柝聲著《啟示錄釋義》，天聲出版社，1985。
4. 江守道著《耶穌基督的啟示——啟示錄透視》，活道出版社，1991。
5. 陳希曾著《聖經預言與世界風雲》，活道出版社，1995。
6. 丹·康·沙塞保 (Dan Cohn-Sherbok) 著、傅湘雯譯《猶太教的世界》，貓頭鷹出版社，1999。
7. 邢廣程著《崛起的中亞》，五南圖書出版，1993。
8. 韓叢耀、高金虎編著《百年戰事檔案》，世潮出版社，2001。
9. 翦伯贊著《先秦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0. 黃仁宇著《中國大歷史》，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
11. 譚其驪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
12. J. I. Packer, Merrill C, Tenney and William White, Jr.,《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Bible Facts), Halo Press, Baltimore, 1995
13. Raphael Posner. (Junior Judaica), Encyclopedia Judaica, 1994.
14.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World of the Jew), Moody Press, Chicago, 1988.
15. H. L. Willmington and Ray Pritz, (Israel at Forty),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Wheaton, 1987
16. Samuel Heilman, (Defenders of the Faith : Inside Ultra-Orthodox Jewry), il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2.
17. Eli Bamavi, 《A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Jewish People》,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1992.
18. Correspondents of The New York Times, 《Israel, The Historical Atlas》, Macmillan, USA, 1997.
19. Reader Digest, ((Great People of the Bible and How They L.lved》, The Reader Digest Association, Inc., New York, 1974.
20. F. N1 gel Hepper, 《Baker Encyclopedia of Bible Plants》, Baker Book House, Grand Rapids, 1992.
21. J. Barton Payne.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Hodder and Stoughton, London, 1973
22. John F. Walvoord, (Major Bible Prophecie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Grand Rapids, 1991.
23. John F. Walvoord, 《The Prophecy Knowledge Handbook》, Victor Books, USA, 1994.
24. G. H. Pember, 《The Great Prophecies, Vol. I-Vol. IV》, Conley & Schoettle Publishing Co., Inc., Miami Springs

25.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Future: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Bible Prophecy) , Loizeaux Brothers, New Jersey, 1992.
26. Thomas Newton, 《Dissertations on the Prophecies》 , Scott, Webster and Geary, London.
27. Wilbur M. Smith, 《World Crises and the Prophetic Scriptures》 , Moody Press,Chicago,1952.
- 28 · John Urquhart , 《The Wonders of prophecy》 ,christian Publications, Harrisburg,
29. Lance Lambert, 《Till the Day Dawns》 , Kingsway Publications, Eastbourne,1983.
30. Robert Govett, 《The Prophecy on Olivet》 , Conley & Schoettle Publishing Co., Inc., Miami Springs.
31. Arthur W. Kac, (The Rebirth of the State of Israel), Moody Press, Chicago, 1958.
32. Murray Dixon, 《The Birth and Restoration of Israel》 , Sovereign World, England, 1988.
33. Walter K. Price, (Next Year in Jerusalem), Moody Press,
Chicago 1975
34. Wilbur M. Smith, 《Israel/Arab Conflict···and the Bible》 , Regal Books. California, 1967.
35. Richard Wolff, 《Israel Act III: The Bible and the Miaeast》 , Tvndale House Publishers, Wheaton, 1967.
36. S. Maxwell Coder, 《Israel Destiny》 , Moody Press, Chicago,
- 37.Louis Goldberg, 《Turbulence Over the Middle East》 , Loizeaux Brothers, New Jersey, 1982.
38. David Dolan, 《Holy War for the Promised Land 》 , Thimas Nelson Publishers, Nashville, 1991.
- 39.Lance Lambert, 《Battle for Israel》 , Kingsway Publications,Eastbourne, 1991.
40. Randall Price, (The Coming Last Days Temple》 ,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Oregon, 1999.
- 41.Randall Price,(In Search of Temple Treasures),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Oregon, 1994.
- 42.Randall Price,(Jerusalem in Prophecy) ,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Oregon, 1998.
43. Charles H. Dyer, 《The Rise of Babylon: Sign of the End Times》 ,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Wheaton, 1991
44. John Wesley White, 《The Coming World Dictator), Bethany Fellowship, Inc., Minneapolis, 1981. 45.
- Grant R. Jeffrey, (Final Warning: Economic Collapse and the Coming World Government》 ,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Eugene, 1996
46. Grant R. Jeffrey, (Armageddon: Appointment with Destiny), Frontier Research Publications, Toronto, 1988.
47. Charles R. Swindoll, John F. Walvoord, J. Dwight Pentecost, (The Road to Armageddon), Word Publishing,
1999.
48. John F. Walvoord, Charles R. Swindoll (Editor), (End Times: Understanding Today World Events in
Biblical Prophecy), Word Publishing ,1998.
49. G. H. Lang, (Coming Events: An Outline of Bible Prophecy), Schoettle Publishing Co. Inc., Miami Springs,
1988.
50. G. H. Lang, (The Histories and Prophecies of Daniel), Conley & Schoettle Publishing Co., Inc., Miami
Springs.
51. G. H. Lang,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Conley & Schoettle Publishing Co , Inc., Miami Springs.

52. Robert Govett, (Govett on Revelation, Vol.I-Vol.II) , Conley & Schoettle Publishing Co., Inc., Miami Springs.
53. Tudor Parfitt,(Journey to the Vanished City: The Search for a Lost Tribe of Israel),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99
54. T. Torrance,(China' s First Missionaries : Ancient "Israelites") , Daniel Shaw Co., Chicago, 1988
55. David Crockett Graham,(The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the Chsang [羌族]) ,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58.
56. Michael Pollak,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 ,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Philadelphia, 1980.
57. Simcha Jacobovici,(Quest for the Lost Tribes: An Epic Search for the Truth Behind One of the Bible's Greatest Prophecies) , AandE.com Video, 1998
58. Olaf Caroe, (The Pathans, 550 BC-AD 1957) , Macmillan, New York, 1965.
59. James W. Spain, (The Way of the Pathan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60. Chaim Richman,(The Holy Temple of Jerusalem)), The Temple Institute, Jerusalem, 1997.
61. Issac Herzog, (The Royal Purple and the Biblical Blue, Argaman and Tekhelet: The Study of Chief Rabbi Dr. Issac Herzog on the Dye Industries in Ancient Israel and Recent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Keter Publishing House, Jerusalem, 1989.
62. Baruch Stermán , (Tekhelet: Renaissance of a Mitzvah) , Yeshiva University Press, 1996.
63. Benjamin Mazar, (The Mount of the Lord), 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5
64. Leen and Kathleen Ritmeyer, (Secrets of Jerusalem Temple Mount),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Washington, DC, 1998.
65. Martin Gilbert, (Jerusalem: Illustrated History Atlas), Vallentine Mitchell; London, 1994.
66. Anthony Cordesman, (Arms Control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01.
67. Charles H. Dyer, (World News and Bible Prophecy) ,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Wheaton, 1999

附錄（一）耶路撒冷與聖殿山簡史

紀元年	耶路撒冷城	聖殿山
西元前 2000 年	撒冷王麥基洗德迎接亞伯拉罕，撒冷即耶路撒冷。(創十四 14-20；來六 20 至七 22)	
西元前 2000	亞伯拉罕按照神的吩咐從別是巴走了三	摩利亞山即是現今的聖殿山所

年	天的路程到耶路撒冷的摩利亞山，把以撒獻為燼祭，因著亞伯拉罕遵照神的指示而行，神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並預備一隻公羊替他兒子。(創廿二章，來十一6-19)	座落之處。
西元前 1425 年	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困，為猶大人所攻陷。〔士一 8〕	
西元前 1000 年	耶路撒冷第二次被困。大衛攻取耶布斯人所在的錫安的保障，在聖殿山南端起名為大衛的城。大衛在希伯侖作王七年後，在耶路撒冷作王 33 年。(撒下五 1-15)	大衛將約櫃運到耶路撒冷，並且放置在摩西所搭的帳幕內 (撒下六 1-18，代上十五 1 至十六 43 大衛定意為神建造聖殿，但不被神允許。(撒下七 1-17)
西元前 950 年	所羅門王在推羅王希蘭及 183,600 工匠協助下，鑿出當地的石頭，並從黎巴嫩運來所需要的香柏木及松木、加上無數的金銀建造第一座聖殿。(王上五至九章，代下二章)	所羅門王在推羅王希蘭及 183,600 工匠協助下，鑿出當地的石頭，並從黎巴嫩運來所需要的香柏木及松木、加上無數的金銀建造第一座聖殿。(王上五至九章，代下二章)
西元前 910 年	羅波安年間，埃及王示撒上來攻取耶路撒冷，是為第三次被困。(代下十二 9) 以色列國分裂成南北兩國，北國十個支派，南國二個支派。	埃及法老王示撒奪取聖殿中的寶物 (王上十四 25-28；代下十二 1-11)
西元前 887 年	耶路撒冷第四次被困。非利士人和亞拉伯人上來攻擊約蘭。(代下二十一 16-17)	
西元前 835 年	猶大主約阿施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	約阿施重修聖殿，建立修殿基金，並且帶進南國的恢復與振興。(王下十二 5 節起)
西元前 826 年	耶路撒冷第五次被困。猶大王亞瑪謝年間，以色列王約阿施來到耶路撒冷，拆毀耶路撒冷的城牆，從以法蓮門直到角門。共四百肘。(王下十四 13-14)	耶路撒冷被困期間，約阿施將耶和華殿裡所有的金銀和器皿都拿了去。〔王下十四 13-14〕
西元前 720 年	耶路撒冷第六次被困。猶大王亞哈斯	亞哈斯王擅自遷移殿中的銅海、

	年間，亞述王兵臨城下。(代下二十八章)	打掉盆座的心子，又為亞述王的緣故，擅改聖殿廊子。(王下十六1-20，代下二十八章)
西元前 715-711 年	耶路撒冷第七次被困。希西家在耶路撒冷登基，在先知以賽亞的幫助下，抵抗亞述王西拿基立入侵耶路撒冷。(代下三十二章)	希西家重新整修聖殿，帶進當時南國的復興。(代下二十九至三十一章) 之後卻將聖殿門上的金子及櫃上的金子刮下來送給亞述王拉伯沙基。(代下十八至十九章)
西元前 622 年		約西亞王整修聖殿並且恢復國中對事奉。(代下三十四至三十五章)
西元前 605 年	耶路撒冷第八次被困。約雅敬年間尼布甲尼找土來襲。(代下三十六七節)	殿裡器皿被擄去巴比倫。(代下三十六七節)
西元前 597 年	耶路撒冷第九次被困。約雅斤年間巴比倫軍再度來襲。(代下三十六十節)	殿裡貴重器皿被擄去巴比倫。(代下三十六十節)
西元前 58 年	耶路撒冷第十次被困，尼布甲尼撒王率兵圍攻耶路撒冷，焚燒聖城，擄掠遺民成為巴比倫囚奴。(王下二十四至二十五章，代下三十六章)	聖殿遭焚毀，聖殿內分別為聖的器皿都被奪取擄至巴比倫，並且淪為巴比倫伯沙撒王飲酒宴樂之用。(但五章)
西元前 573 年	先知耶利米預言被擄到巴比倫滿七十年才能歸回。(耶廿九章 1-14)	先知以西結見到異象，描繪在未來彌賽亞的日子，和千禧年聖殿的種種。(結四十至四十八章)
西元前 541 年	被擄七十年後極少數猶太人從巴比倫歸回重建聖城及聖殿。(但九章，該二 18-19)	第二座聖殿，在百般挫折的情況下，終於在西元前五一五年在原址重建完成。
西元前 332 年	耶路撒冷第十一次被困。猶太祭司迎見入侵耶路撒冷的亞歷山大，出示聖經有關亞歷山大興起的預言，並勸阻他下手毀滅耶路撒冷。在亞歷山大死後，敘利亞與埃及不時交鋒，使夾在其中的以色列地屢次慘遭塗炭。(但九 24-27，十一 1-35，亞九 1-10)	亞歷山大攻下耶路撒冷卻寬容聖殿。

西元前 320 年	耶路撒冷第十二次被困。埃及王索德 ptolemy Soter 入侵，擄去十萬人。	
西元前 203 年	耶路撒冷第十三次被困。敘利亞王安提阿哥三世大帝入侵。	
西元前 199 年	耶路撒冷第十四次被困，亞歷山大手下將軍之一斯克浦思 Scopus 入侵。	
西元前 175-163 年	耶路撒冷第十五、十六次被困。但以理書八章 9 節預瀉的「小角」長出，即敘利亞王安提阿哥四世。兩度攻下耶路撒冷，強迫猶太人希臘化。(但十一 21-35)	安提阿哥污染聖殿、廢止劑禮，掠奪寶物，除掉獻獻祭改獻堵給希臘神祇，這事發生在西元前 167 年 12 月 15 日。
西元前 170 年	在馬喀比的父親馬他提亞的率領下，誓死不屈的猶太人群起抗爭。西元前 162 年，安提阿哥四世又兵臨城下，耶路撒冷第十七次被困。	聖殿在西元前 164 年被潔淨並恢復敬拜及獻祭。
西元前 135 年	耶路撒冷第十八次被困。敘利亞王安提阿哥七世兵臨城下。	
西元前 65 年	耶路撒冷第十九次被困。羅馬將軍龐培 Pompey 手下斯卡路思 Scaurus 兵臨城下。	
西元前 63 年	耶路撒冷第二十次被困。羅馬將軍龐培 Pompey 入侵。	龐培擅自闖入至聖所發現裡面是空的。
西元前 40-20 年	耶路撒冷第二十一次被困。於西元前 39 年大希律王率同羅馬大軍兵臨城下，圍困五個月。希律生性殘暴多疑、而又專制獨裁曾下令殺害伯利憶兩歲以內的小孩，但對猶太人採取懷柔政策，修建耶利哥、希伯侖以及該撒利亞等地的設施及建築工程。	聖殿廣場及聖所希律王手中被擴大及美化，直到西元前說十四年才完成，共計花了 46 年的時間。
西元 70 年	耶路撒冷第二十二次被困。羅馬總督提多揮軍進攻耶路撒冷，焚毀聖殿，大肆破壞，屠殺並擄掠猶太百姓。	提多火燒聖殿，包括寶物並敲開第一塊殿石，刮走熔入石縫中的金銀。
西元 136 年	耶路撒冷第二十三次被困。羅馬軍兵	哈德良皇帝在聖殿遺址與建一座

	再度兵臨城下。先是耶路撒冷被改建成一座典型的羅馬城，巴爾，科西巴領導猶太人起而抗爭，但結果失敗。	供奉邱比特的羅馬神殿，猶太人試圖建造第三座聖殿，但結果失敗。
西元 330-640 年	拜占庭時期，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並且建造聖墓大教堂，在西元 614 年約 37000 名基督徒被流放到波斯，之後猶太人也從耶路撒冷遭到馬逐。拜占庭帝國在西元 629 年奪回耶路撒冷。	
西元 363 年		羅馬皇帝朱利安諾斯(Claudius Julianus) 為反對基督教而協助猶太人重建聖殿，工程因地震從地面冒出火焰而宣告停工。
西元 559-614 年	耶路撒冷第二十四次被，波斯人卓斯駱 Chosroes 肆虐。	猶太人得寵，乃重燃建殿希望。
西元 637 年	耶路撒冷第二十五次被困。回教國王奧瑪 Caliph Omar 入侵成功，從此落入土耳其人手中。	相傳西元 638 年回教國王奧瑪 Caliph Omar 清理山上瓦礫後在那裡禱告。
西元 685-705 年	土耳其人擴展耶路撒冷城以及重城牆及道路。	原為木造的艾喀薩清真寺建於西元 700 年，岩圓頂寺 (Dome of rock) 則建造於西元 684-690 年間。
西元 868 年	巴勒斯坦地由埃及併吞	西元 831 年完成岩圓頂活成寺的修得工程。
西元 1098 年	耶路撒冷第二十六次被困，回教國王阿弗道 Afdal 揮兵城下。	
西元 1099-1187 年	耶路撒冷第二十七次被困。十字軍以羅馬教的名義號召遠征聖地，攻取耶路撒冷，許多猶太人與回教徒參遭殺害，猶太人被擄為奴，或被放逐。	十字軍將岩圓頂清真寺改為教堂，艾喀薩清真寺改為聖堂武士團總部。
西元 1033 年		地震損及艾喀薩清真寺

西元 1165 年		西班牙猶太大師拉比邁蒙尼德（Maimonides）拜訪耶路撒冷並且到聖殿山祈禱。
西元 1187 年	耶路撒冷第二十八次被困。在沙拉丁將軍 Saladin 統領下，圍困耶路撒冷七周，終於再度落入回教徒手裡，十字軍遭受挫敗。	岩圓頂清真寺及艾喀薩清真寺回歸伊斯蘭教，偶像全被拆除，在西元 1190 年，寺牆以刻有阿拉伯文的大理石包飾。
西元 1229 年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於三月十八日在聖基大教堂自行加冕為耶路撒冷王。	
西元 1244-1517 年	耶路撒冷第二十九次被困。韃靼人，蒙古人等入侵成功，乃共治耶路撒冷。	1467 年岩圓頂寺加上銅門。
西元 1517 年	由土耳其人統治	
西元 1917 年 12 月	耶路撒冷第三十次被困。英國擊敗土耳其從其手中接管該城。	聖殿山第一次向歐洲人開放。
西元 1921-1947 年	由英國正府託管,而後在 1947 年 11 月聯合國也加入託管行列。猶太人迫於種種困境，形成歸鄉浪潮。	
西元 1948 年	以色列於五月十四日復國。耶路撒冷第三十一次被困。埃及、伊拉克、約旦和敘利亞等國兵臨城下達四周之久。1949 年 12 月耶路撒冷城成為以色列首都。	以色列雖然得國，哭牆及聖殿山之路依舊不通。獨立戰爭中兩清真寺愛損。
西元 1951 年		約旦阿布都拉國王於七月二十日在艾喀薩清真寺門口遇刺。
西元 1955-1965 年	耶路撒冷分割成兩半約旦統治舊城區。	埃及、約旦沙地阿拉伯協力強化岩圓頂寺之建築並例之電氣化。
西元 1967 年 6 月	耶路撒冷第三十二次被困。經過六日戰爭終於到以色列懷抱。	以色列國旗暫時飄揚在聖殿山，經過一個月戴揚將軍將聖殿山自治權交由回教當局 Waqf。

附錄〔二〕以色列地理一瞥

一、地理位置：

以色列位居歐、亞、非三大洲的中樞，以地理區域劃分，歸屬於亞洲大陸。西邊面臨地中海，北邊與黎巴嫩和敘利亞：界，東邊與約旦為鄰，南邊臨近紅海與埃及。整個版圖輪

呈現南北軸縱長、東西向窄小的樣貌。南北長達 290 公尺(470 公里)，東西橫跨 35 公尺（135 公里），總面積 221 平方公里，其中實質的地面區域為 21671 平方公里。

二、地理區域：乾燥地區 45%，溪谷與平原 25%，

山地 16%，峽穀 9%，沿海地區 5%

三、各種地形的海拔高度

黑門山〔戈蘭高地〕

Mt. Hermon, Golan 9,220 英尺 2,810 公尺

梅隆山〔上加利利 3,964 英尺 1,208 公尺

Mt. Meron, Upper Galilee

拉蒙山〔南地〕 3,396 英尺 1,035 公尺

Mt. Meron, Negev

橄欖山〔耶路撒冷〕。

Mt. of Olives, Jerusalem 2,739 英尺 835 公尺

他泊山〔下加利利〕

Mt. Tabor, lower Galilee 1,930 英尺 588 公尺

迦密山〔海法〕

Mt. Carmel, Haifa 1,792 英尺 546 公尺

死海（全球最低點）

Dead Sea-lowest point on earth 1,300 英尺 400 公尺



附錄〔三〕今日以色列小統計

〔以下資料是參考《以色列統計摘要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期刊第 51 期，2000〕

一、人民

	1980	1990	1999
人口	3,921,700	4,821,700	6,209,100
勞動人口	1,318,100	1,649,900	2,345,100
在以色列的猶太人 占全世界猶太人的比例	25	30	37
平均年齡			
·女性	75.7	78.4	80.3
·男性	72.1	75.7	76.1
嬰孩死亡率 〔每 1000 個嬰孩〕	15.6	9.9	5.8
受教育人數	1,200,700	1,451,300	1,875,600
成人教育人口比例 (13 歲以上)	20.8	28.2	40.4

宗教人口比例	住區人口分佈
猶太教	都市人口比
78.5%	91.4%
回教	鄉村人口比
1.50%	8.6%
基督教	其中：
2.1%	半私有集體農場
德魯茲教派	公社式屯墾區
1.6%	3.3%
其它	1.9%
2.7%	

從世界各地返鄉移民人數	按年統計返鄉移民人數
-------------	------------

1948-1999	1948-51
歐洲	688,000
1,670,607	1952-59
非洲	272,000
473,605	1960-69
亞洲	374,000
403,123	1970-79
美洲及大洋洲	346,000
211,221	11980-89
其它（不詳）	154,000
31,545	11990-99
	956,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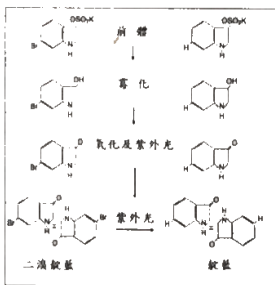
二、經濟

2000 年國家預算：2274 億國內 生產毛額 （以 1995 的物價水準——以百 萬計）	1980	1999	1999
--總額	138,975	197,644	302,206
--平均國民收入	36,005	42,411	49,359
出口淨值 （以美金百萬計）	5,291.9	11,603.1	23,554.7
工業產值 （鑽石產業不計入）農業產值	3,3440.4 555,7	7,696.8 657,2	16,424.8 782.3
進口淨值 （以美金百萬計）	7,845.7	15,107.1	30,629.7
入境遊客	1,065,800	1,131,700	2,312,300
搭乘飛機旅客 （每年）	2,847,000	3,720,000	8,734,000
航空貨運 （每年以噸計）	105,800	194,160	297,080

附錄〔四〕製造「聖經藍」 Biblical Blu。的化學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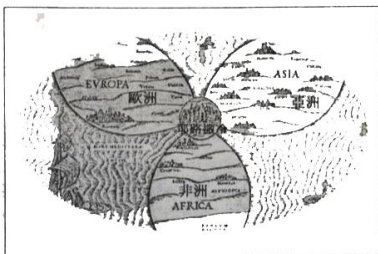
在第十四章我們論到「聖經煎」 Biblical Blue 的海蝸牛情結，題起紳嘉紡織學院（Shankar College of Fibers）以思諾教授（Otto Elsner）的研究。這種學名為 Murex Trunculus 的海蝸牛最奇特的地方在於它所分泌的液體可以同時供應兩種不同顏色的染料。當萬裡無雲、豔陽高照的大晴天，這些在地中海沿岸出沒的蝸牛所分泌的液體呈現藍顏色。但若逢到陰霾的天氣，其液體則呈現紫顏色。

原來的這種海蝸牛體內的鰓下腺(hypobranchial gland)含有這種染料的前體(precursors)和一種名叫 purpurase 的黴，這種黴會將這種染料的前體轉化成二溴靛藍(dibromoindigo。紫色染料)和靛藍(indigo，藍色的染料)的混合劑。由山于 purpurase 極易分解，故此在製作染料時，蝸牛的鰓下腺必須從活的蝸牛身上提取，然後立即將之壓破，擠出汁液來製造紫色和藍色的混合染料。二溴靛藍如果暴露在紫外光下，溴鍵(bromine bonds)就會被破解，二溴靛藍就自然轉化為靛藍。所以，在強烈的陽光下，用這種混合染料漂染羊毛，會染出純藍的顏色來。這種製造「聖經藍」 Biblical Blue 的化學過程，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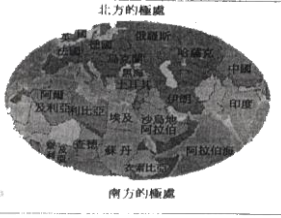


附錄〔五〕從耶路撒冷看天下

一、Heinrich Bunting〔西元 1580 年〕



二、現代地圖



附錄〔六〕中東及西亞地理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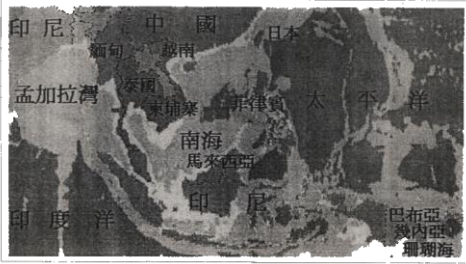
附錄〔七〕黑海區域地理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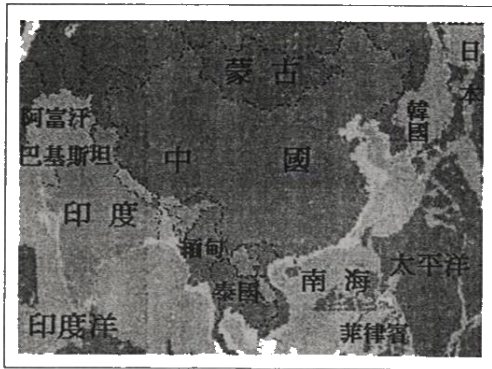
附錄〔八〕中亞地理一瞥



附錄〔九〕東南亞地理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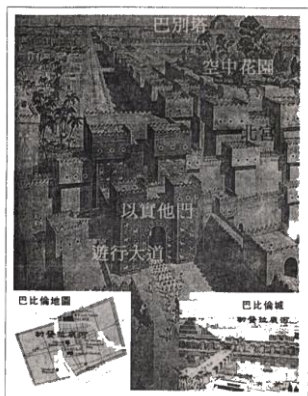
附錄〔十〕東亞地理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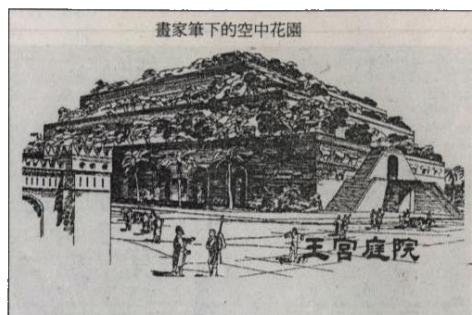
附錄〔十一〕中東各國戰力比較

國家	正規軍	後備軍	坦克	戰機
以色列	173,500	430,000	3,800	459
埃及	450,000	320,000	3,8855	583
約旦	98,650	90,000	1,204	93
伊拉克	382,500	350,000	2,900	353
伊朗	513,000	450,000	1,440	295
敘利亞	316,000	215,000	4,450	589
沙烏地阿拉伯	105,500	70,000	1,307	432

附錄〔十二〕古巴比倫城一瞥



附錄〔十三〕空中花園一瞥



附錄〔十四〕倫巴族輾轉遷徙路線

